有猫的人，
觉得全世界的猫都是自己的。

李青菜 著

当喵星人有了门牌号

豆瓣网

300 000字流浪猫生活日志
60 000多张喵星人日常照片
20 000多位豆瓣友邻热情追捧

高人气流浪猫摄影师**李青菜**七年创作 精选出版
记录北京偏北某社区 猫与人为邻的辛酸又温暖的故事
当你捧起这本书时，请找个隐蔽的地方，换个舒服的姿势，做好穿越到喵国的准备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有猫的人，
觉得全世界的猫都是自己的。

李青菜——著

当喵星人有了门牌号

豆瓣网

300 000字流浪猫生活日志
60 000多张喵星人日常照片
20 000多位豆瓣友邻热情追捧

高人气流浪猫摄影师**李青菜**七年创作 精选出版
记录北京偏北某社区 猫与人为邻的辛酸又温暖的故事
当你捧起这本书时，请找个隐蔽的地方，换个舒服的姿势，做好穿越到喵国的准备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当喵星人有了门牌号

作者:李青菜

ISBN:978750867935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纪念我的奶奶海茹珍（1911—1999）



推荐序

一夜疾风骤雨过去，清晨的小区里铺陈着零散的树枝落叶，空气变得湿润，微风徐徐。一只健硕的黑白花公猫从花池里一跃而出，迈着小碎步朝这边跑来。近身后却也不叫，像个熟人那样坐在我脚边，一起沉浸在眼前片刻的宁静里。有时候默契关乎对象而不分物种。

也记不清黑白花是第几个与我交好的喵星人，他们像人生旅程里的朋友和旅伴，多到数不过来。偶有像挚友与闺密一般的缘分，我们最终得以走进彼此的生命。大部分则来来去去，相伴一程在路口道别。像很多人一样，我表面热情开朗，内心却并不热衷社交。与喵星人相处时倒能卸下防备，神经松绑，不怕没话冷场，还分分钟被治愈，更不用纠结是否利益相关，有时大家温柔对望，有时则各自去忙……其他人如何认定人与猫的关系我不确定，但猫之于我，是朋友一样的存在，我们恪守平等而开放的原则，彼此都有独立而闪亮的灵魂，友情至此，还能要求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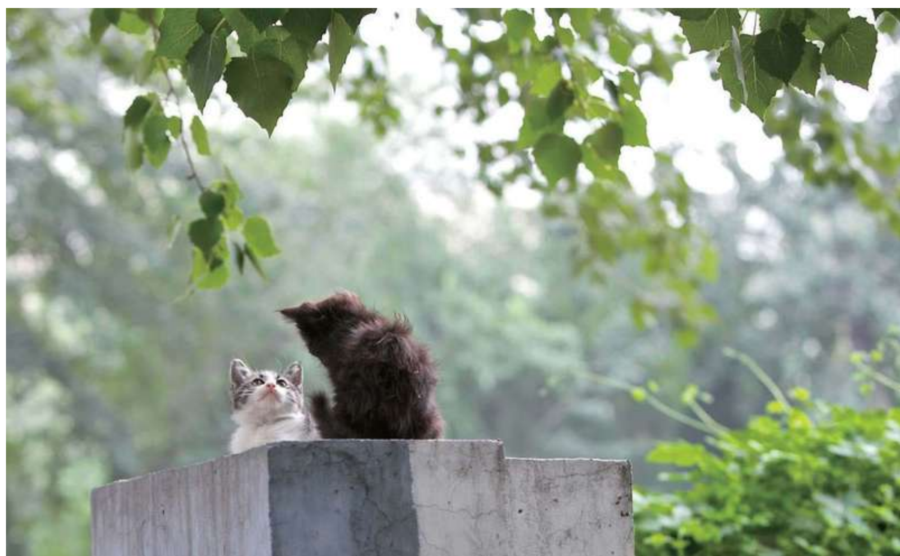
对喵星人而言，复杂纷繁的世界相对简单，但自有一套规则，捍卫领地、狩猎、社交、冒险都必不可少。据我观察，我的朋友李青菜深谙此道，她在豆瓣网建立流浪猫相册，书写数十万字的流浪猫日记，去世界各地旅行、与猫邂逅。她关注与猫有关的信息，购买了价值不菲的摄影器材，干起义务“流浪猫摄影师”的工作。大部分时日她将目标锁定在帝都某角落里小小的“喵国”，她记得那个国度里所有喵星人的门牌号码，了解他们的生存之道和语言，甚至对一些八卦逸事、家长里短也很熟稔。喵星人的呆美俊萌、七情六欲、吃喝拉撒、亲嘴掐架都没逃过她的镜头。但是她几乎顾不上拍人，可能也嫌拍人浪费快门。看过她那些在樱花树下、二月兰丛中、雪地里、艳阳天拍的那许多喵族后，我也承认，她如果把镜头对准我，还真是挺浪费的。但这一切都让我忌妒得发狂。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定期去隔壁小区散步，顺便喂几只生活在户外的自由猫。其中最年长的一只据说已经六岁。除了我大概还有其他人投喂，所以猫们生活不错，与人相处也融洽。有次一只大猫吃完干粮后消失片刻，叼来一只黄毛团放在我脚边，然后瞪着眼睛看我，意思

是：你可以摸摸。都说猫不会让陌生人碰自己的孩子，怎么回事？！那黄毛团小小的，能融化世间任何不快，甚至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不大一会儿，大猫叼走了毛团，原来是向我晒娃的。这突如其来的信任令人措手不及。无论是常年生活在户外的自由猫，还是与人同居于室内的家猫，直到现在我依然常常被他们的尊严、野性和独立所打动，也惊讶于他们的善解人意与似水的温柔。作为独立的个体，每只猫都与众不同，打破常规于他们并非难事。而我了解越多，越是着迷，收获也越多，这也逐渐消磨掉我自诩为生物链顶端的傲慢。

我自己养猫爱猫，但猫缘远没李青菜好，大概只因这爱还有深度与广度的区别。她对猫的爱，是可以跋涉千山万水、挑灯熬夜书写、耗费精力捍卫的。所以当你捧起这本书时，最好找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换个舒服的姿势，做好与她一起穿越到喵国的准备。在那里，你将不受控地百感交集，流泪、微笑、叹息。穿越结束时，也许你会像她一样爱上这些狂野而又温柔的族类，感激喵星人愿意与我们共处一个星球。

桔猪



初夏，杨树叶子绿了，小猫崽的眼膜刚褪。



小黑鱼（右）和猫姥姥，血统明确的亲祖孙。



同吃同住的黄家好兄弟，小黄的耳朵被黄鼠狼咬掉了。



是谁越过三八线？吃我胖拳！



“昌平国”著名小萝莉组合。



飘飘洒洒的，是杨花不是雪花。



冰雪初结时黄袍国的美男子。



白雪皑皑时是保养“皮外套”的最佳时机。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吗？

第一章
我想跟你回家





三脚猫的接盘侠

这是一本关于猫的书，你喜欢猫吗？

我不喜欢，我说的是小时候。

小时候，我家住在城乡接合部，一个有着三四百年历史的小镇。镇里有条河，河上有座明代古桥，青白色大石砌成的三铰拱桥，造型俊美，那桥现在还在，被喷了油漆大字——办证×××。

早前这里的居民大多养狗看家，我家也养，记忆中最早的一只黄狗叫小黄，矮墩墩的没什么姿色。小黄是我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我曾有一条粉裙子，小黄吃了脏东西呕吐，“小黄要死了？”我一急就用裙子去兜，那时候府绸的粉裙子什么价值？用现在的香奈儿来比也不为过。永远也忘不掉的，是小黄死了之后家里养的一头有血统的狼狗，刚满月就抱回来，眼膜还没褪，叫大汪。大汪和我一块儿长大，是我最好的朋友。小时候的世界观比较单纯，黑白分明，养狗什么的最合适了。那时候的日子也寂寞，小孩儿闲得要命，看蚂蚁搬家能看一下午，也没有任何补习班可上，养只狗解闷儿，大人也省心。

我家门前不远就是一个大土坑，很大很大，夏天有半洼水，蛙声震天，坑边长满了杂草灌木，蝴蝶、蜻蜓、蝙蝠聚居。少年时代的我忧郁而自闭，是有名的“泪包儿”。夏天的傍晚，我最喜欢带着大汪去土坑边散步，我用粗皮绳拉着他，他的力气大，跑起来的时候我就得像滑水一样，身体完全后仰才能拉住他。周围没人时，我就把皮带松开，他自己钻到草丛里，窸窸窣窣地查看老鼠和蛇的痕迹。我就假模假式地吹着口哨，双手插在兜里，看天边的晚霞浓上来又暗下去……一边溜达一边惦记三浦友和。当时的我心情特别美好，就算老师刁难、没帮没派、考试再难，也无所谓了！我心里特阴暗地想，谁敢欺负我——李老师？王支书？还是学习委员？敢从我家门口过吗？——看我放狗咬他！

大汪打遍全村无敌手，但他唯独怕奶奶养的猫，每次和猫狭路相逢，必然装作没事似的躲开，让我特没面子，恨不得把那猫按趴在他脚下，锄奸惩恶弘扬正义舍我其谁？！都说猫是奸臣，狗是忠臣，那时我正在听刘兰芳大师的《岳飞传》，对奸臣切齿痛恨。奶奶养的这只猫是

女猫，白肚子黑黄三花，俩绿眼珠子，对人爱答不理，吃家里喝家里，走窗户上的猫洞，独来独往；有时一走走三天，回来就睡觉；在衣柜里生了小猫，一家子老少都不许碰，一碰就四个血道子，奸臣奸臣奸臣！

她对奶奶还算客气，脚前脚后地蹭腿让给她倒碗米汤，有时候求奶奶给她抓抓小跳蚤，多数时候就卧在窗台上，脸朝外观望，脸色半阴半晴的，一肚子鬼心眼儿。奶奶护着她："三色（晒儿）猫，灭三里地的鼠，在论的注……"什么叫"在论的"，《论语》上有写吗？没有！但是这只猫经常被借去逮耗子，还挺有面儿的。奶奶管她叫"欢儿"，农村的猫没名字，大人唤猫回家，都叫"欢儿"，这是和咪咪一样的统称，为什么叫"欢儿"呢？大概老百姓都希望家里的猫欢实健康。

奶奶1911年出生，1999年去世，满族人，镶白旗。她老人家一辈子梳纂儿，穿中式偏襟褂子，夏天穿白的，冬天穿灰的，只有一个款式。她身量矮小又驼背，晚年长时间坐在炕上，揣着两手，眯着眼睛养神。那猫也揣着手，眯着眼睛养神，特别搭调。有时候猫出去逛几天，老太太就坐在窗户下面的台阶上晒太阳等猫，进屋前冲房顶上喊："欢儿，欢儿，回来……"那猫有时候飞檐走壁而来，有时候毛也见不到一根。有一天回来了，悠闲猫步变成了兔子蹦，形销骨立，一条前腿被老鼠夹子夹断了，下半截已经坏死，不知道怎么挣扎回来的。我叔叔带她去卫生所打麻药截肢，养好伤后，抓伤人的概率减少了50%。她夜里照样出门，白天继续卧在炕头上装祖宗。

"三脚猫的功夫"在武侠小说里算是谦虚或者贬损，但这只三脚猫仍不臣服于村霸大汪。有天傍晚，大汪多看了"欢儿"几眼，就引发了一场恶战。三脚猫跳上墙头，大汪站起来要扑——大汪站起来有一米六七呢，只见白光一闪，三脚猫独掌扇出，正扇在大汪的鼻子上，立马见红，大汪嗷的一声跑了，有多远跑多远；那白猫收起炸毛顺着院墙慢慢踱步，尾巴竖着，三条腿走出了四条腿的潇洒。那时候，我还不会写"潇洒"俩字，记得当时又惊又恨，抄起一根竹竿去追"潇洒"，她连头都不回，对我的咆哮满不在乎，转眼间，已蹲在高高的房脊上眯眼打盹儿了。后来看《聊斋》的时候，我就老想起这猫，跟狐狸精似的妖里妖气，净放毒招。

大汪的鼻子上留下了两道疤——村霸破相了，气势低了；我心里留了一道疤，讨厌猫，不愿意看见猫。

我怎么会喜欢猫呢？这辈子都不可能。

从小喜欢狗，长大了就有点讲义气，头脑容易发热，两肋容易插刀，这可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家为啥有了一只三脚猫？唯一的原因就是帮朋友。朋友桔猪桔大善人，经常帮助受伤的流浪猫狗。认识她之前，我并不知道有“流浪猫”这个物种的存在，猫不是很稀有吗？在我的认知里，想养猫得四处找熟人去要，谁家母猫生了小猫要去预订，更不知道猫有绝育这档子事。2003年非典之后，街头巷尾的流浪猫突然多了起来，那是“宠物会传染SARS病毒”的谣言造成的，大量家猫被遗弃，在野外迅速繁殖；近年来，以讹传讹的生育知识频繁警告孕妇不能养猫，再赶上城区改造大拆迁，很多家猫不幸没能跟主人一起搬进楼房新居，因此猫族“丐帮”成员与日俱增……

2009年春天，桔大善人救助了一只被遗弃的黄白猫，四五岁大，猫的左前腿断了，据说是被人打伤的，大夫诊断他将终生残疾，继续流浪的话必死，给黄白猫治腿加绝育花了2000多元，未来还不知道要花多少。桔大善人在寒风中淌眼抹泪。拯救贫困大龄女青年人人有责，我胸脯一拍成了接盘侠。当时跟桔猪是这么约定的：管吃管住，不摸不抱，当植物养；餐标每月60元，不可能买罐头；不可以上沙发，更不能上床，没事别起腻，就是帮她个忙……

这个忙帮得真乱，一瘸一拐的黄白猫，后来叫黄大咪，一到我家就来了个剧情大反转。半个月后，麦粒买来种下当猫草，进口玩具也置办下；一个月后，每周备俩罐头，鸡肉大虾煮了给他补身子；两个月后养了热带鱼给他取乐儿，跪在地上给他剪指甲，一天铲两遍屎，并对屎进行医学观察；半年后怕他寂寞又领养了一只警长猫，取名小黑给他做童仆；甚至，跑到外面照顾他的同类……

---

1. 在论的：北京方言，指前人总结过的经验。——编者注

黄刚烈绝食及退养未遂

“要养猫”这个消息扩散后，亲友团都不看好。南久阿姨说养活物太麻烦，担心我脾气急养不好；田小贝说自己从小怕猫，以后来往会少了；死党老千和我妈的想法一致，说养猫没用，浪费粮食。我爸倒是很支持，他老人家喜欢猫，遗传自我奶奶的基因。

人生总有第一次。第一次养猫，各种崩溃，我家处女座男主人比我更崩溃。他从来没有养小动物的经验，听说猫可以当植物养就同意了，想象窗台下一盆“绿萝”慢慢挪动到食盆前吃饭喝水，上完厕所又挪回到窗台下，一动不动，没什么麻烦的。

黄大咪真身驾到，模样挺丑，额头上有两块毛很稀，脖子后缺了铜钱大的一块毛，左前腿不能打弯，腿毛因为手术被剃光光，瘦骨嶙峋，右眼泪腺堵塞，吃完饭就哗哗地流泪，苦情戏倍儿足。以上毛病处女座除了左腿的都不知道——他弄猫回窝的时候，从不敢细看，胳膊支着举着猫，唯恐蹭上毛。我对猫的长相不挑剔，只要乖，别把花盆、瓷器给祸害了，对沙发窗帘爪下留情就行啦。我不过是铁肩担道义，给流浪猫一口饭吃而已。

谁知道，黄大咪对我有超强烈的情感需求，他直接要求跟我睡！这要求无论如何无法满足，收拾那么巨型的屎橛我都忍了，跟我睡我受不了。

处女座对猫毛受不了，整天惨叫：“我就不能在自己家穿裤衩吗？我就不能在自己家穿裤衩坐沙发吗？到处都是毛……到处都是猫砂……”

黄大咪不仅比他嗓门大，内力还绵长，能从晚上六点叫到早上六点。因为白天睡爽了，食水也顺口，吃饱了就寂寞了，晚上整夜嚎叫要我梳毛毛挠痒痒讲故事。初来的几天叫，我想，熟了就好了，哪知道他会跑卧室门口咔咔咔地挠门，边挠边嚎，那叫一个悲情和煽情！就因为之前我陪他玩了五分钟，上脸了。

处女座一边玩游戏一边冷笑：“开门去，你的情人来了……”

为什么陪他玩五分钟？因为想把他退给桔猪而心怀愧疚。前几天我出差，处女座哭着打电话来说：“你要猫还是要我？这猫现在跟我斗智斗勇，撒猫砂、抓沙发，我给他找了俩下家，你回来就送走，要不然我现在就送走！”其实，我很讨厌处女座这类人，他们总是放大别人的缺点，十分关注社会阴暗面，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缺点和阴暗面更多更明显。就像怕他失望似的，黄大咪貌似故意得罪他，抓沙发、把猫砂到处撒、变本加厉地掉毛、整夜无休无止地嚎叫，都给他预备齐了。真想不明白，黄大咪有那么豪华宽敞、严密还带盖儿的猫砂盆，为什么还能溅一地猫砂？看这架势，是要把处女座赶走，跟我单过的劲头。

处女座刀子嘴豆腐心，收拾猫砂、擦地板之类的事都是他做。为了第一时间知道猫拉了，处女座每次清完猫砂盆都用铲子把猫砂仔细抹平，说：“不平就是拉了，我就来弄，省得有味儿。”有回我在厕所里忙着，看见黄大咪拐进来，跳进盆里搅和半天，什么都没干又溜出去了，还回头冷冷地瞟了我一眼，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养的那只猫——三脚猫还魂了！

再一想到处女座撅着屁股在砂盆里扒拉猫屎，久久未果，满脸狐疑，我就为他抱不平。退养的念头开始萌生。

除了耍心眼儿，黄大咪还开始挑食，连着吃了几个罐头后，就拒吃“嘎嘣嘎嘣”，我买的猫粮都是牌子货，相当于猫粮里的“美特斯邦威”，他竟然不吃！有时饿得忍不住了吃两口，然后就用小爪子往外扒拉，扒拉得到处都是，远远地都能听见他把瓷碗撞在砖地上的刺啦声。糟蹋食物、摔盆打碗，更有甚者，因为给他洗澡时下手重了，他就在脚垫上尿尿报复我。

黄大咪来我家不到三个月就发胖了，为了让他健康有型，不打算给他吃罐头了，也是为省钱，他三个罐头就值一斤肋排。那天，我给他炖了一锅鲅鱼牛肉，用小砂锅炖了两个多小时，没油盐没料酒没葱姜，结果，家里那叫一个奇腥绕梁！处女座夜里回家，求饶说：“还是买罐头吧！买罐头吧！”

难道鲅鱼和牛肉是相克的？鲅鱼牛肉双拼就那么腥？不能用砂锅？一切皆有可能。更大的悲剧是，拐子对鲅鱼牛肉双拼完全不感兴趣，站在盘子前，闻了一闻，就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像面对活老鼠似的。我当时就怒了，把他的头揽过来往盘子里按，我按我按我按按按，竟然没把

这头“十斤黄”的嘴按在肉汁上！他挣脱开来逃了，差点挠上我。

对付这种猫，我最有办法了——让他饿着！流浪猫出身的你很金贵吗？蔑视我的手艺？浪费我的钱？！你可以说我不聪明不美丽不苗条没文化，但是，你不能说我炖肉二把刀！

这道人猫共愤的暗黑料理，晾凉之后味道尚可，田小贝来我家蹭饭，认真鉴定过——有饭蹭，她就不怕猫了。大咪已经饿了十五个小时，胡子耷拉着，肚皮瘪着，嗷嗷地在屋里转磨，很明显他饿得很。一般来说，黄大咪只要肚子里有食儿，都是睡着的。我们吃麻辣香锅的时候，大咪跳起来想把脑袋伸进田小贝的饭碗里，没算准距离却一嘴撞在了她的咪咪上，然后只听见“靠”的一声，黄大咪滚了出来，把田小贝惊得筷子都脱手了：“这猫啥情况？”

黄大咪回到客厅里溜达，一边溜达一边骂骂咧咧的，我们俩假装听不懂。田小贝问绝食的猫能活多久？我说不知道，死了也活该。田小贝乐不可支：“蔫了就让桔猪来人工呼吸吧，顺便找咱们玩耍。”我们都很想念桔猪，那妇女贫嘴瓜舌，讲起八卦来是一把好手。

田小贝对黄大咪的死活特别关心，夜里还在QQ上问：“黄刚烈吃了没？”我看看猫碗：“没！”然后气不打一处来，薅过他来把肉丝往嘴里塞，他死死地闭着眼睛和嘴，好容易塞进去的肉丝被他吐在地上，然后跑到窝里洗嘴、洗脸、洗爪、洗大腿根、洗屁股、全皮大清洗，洗了一个时辰，才疲倦地迈着猫步，喝了点儿水，挺尸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饭碗空了一点儿，肉块干了，看得出少了一点尖儿。我很满意，给他的水碗添了点儿水：“大咪同学我和你摽上了，吃完再续——牛鲅双拼加量不加价。”

“咚咚咚”，田小贝又在网上问：“黄刚烈进食否？”这殷切的关怀让我很意外，我说少少地进了一点儿，死不了了。

田小贝有点儿失落，她盼着桔猪来探班盼得很迫切，随便编个由头吧，我拿起电话跟桔猪说：“唉，有个事儿，你来我家一趟。”语气故意装得很严肃，桔猪在电话里一下子就蒙了：“要、要退养吗？黄大咪待不下去了吗？哎哟我可怎么办呀——”我使劲忍着笑，肯定地说“是”，桔猪在那边一下子就哭了，呜呜呜，呜呜呜……

所以，黄大咪——黄刚烈就没退成。



服食牛鲅双拼之后的愁容王子。

当我跑步时，我在忙活什么

黄大咪驾到时，我家早已经从北五环搬到离市中心更遥远的昌平区，邻居们都自称“昌平国”人。上下班的时间更长，房子宽敞了，小区环境好了一些。八九年的时间里，小区里的树木长成，梧桐树、大杨树枝叶密实，楼与楼之间留着绿油油的草坪，夜里遛弯儿儿跑步都是极好的。那时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正畅销，跑步忽然成了很洋气的事儿。我可不想错过这拨“洋气”，穿上运动鞋，妄想突破八分钟八百米长跑的个人纪录，装模作样地拉伸完，下楼跑步，那时候正好是晚秋，运动鞋踏在落叶上脚感可舒服了。

跑了半个月就不能跑了，因为自行车棚那边有两只猫，杨树院墙下有三只猫，停车场的某辆车上卧着四只猫，冬青树丛里也总会冒出一只猫，在每个节点都和他们打个招呼的话，跑不了两分钟就得停下来。一个月之后，更跑不起来了，因为兜里要装一大把猫粮，还有一瓶水。这水不是我喝，是给猫喝的。

养狗和养猫完全不同，养狗的人觉得自己的狗是全世界；养猫的人，觉得全世界的猫都是自己的。他们甚至不好意思说“养猫”，而说家里“有”猫。家里有猫，我就不能看别的猫受苦，外面的猫比我家大咪聪明，惹人怜爱，对我的态度也热情。尤其是住在自行车棚里的俩猫，一唱一和可神道了。令人唏嘘的是，他俩出尽百宝卖弄风情博人眼球，却是在搭伴儿讨饭。

这时候，我认识了给小区里流浪猫送饭的丁大姐和黑猫妹，她俩悄悄告诉我猫大概住在什么地方，饭碗和水碗放在什么地方，那些碗都要在树窠里隐蔽好了，要不然保洁员会给扔掉。

车棚里那俩猫，一只是长毛狸花，一只是长毛黑白猫，丁大姐久经猫场，说：“这个，和这个，都是绝育的公猫，估计是谁家扔出来的，在小区里混，饥一顿饱一顿，怪可怜的，眼看要入冬了，要遭的罪还多着呢……”我有点文艺，既然摸了头，捏了下巴，顺便就给他俩取了名字，花大衣的个子特壮实，有点像邻国某元首“三胖儿”，就叫“胖三儿”吧；黑白大衣的那位面目憨厚，白脸膛顶着锅盖一样的黑毛，干脆叫他“老

锅”。老锅每晚绕着腿想吃口饱饭，胖三儿呢，心思深沉，欲求更多。

有时候，妙鲜包倒在碗里，胖三儿闻闻竟然不吃，躲到一边看老锅吃。世界上没有流浪猫能拒绝妙鲜包，对吧？！老锅把脸杵在碗里呼哧呼哧地，胖三儿却默默地蹲在一边，又让又躲的，他和老锅向来有饭同吃不分彼此，我有点紧张，莫不是病了？大胆摸摸他的毛和鼻尖，不热也不干。难道是秋季抑郁症？看他没事儿我就走了，夜里有点冷。忽然，胖三儿从后面追上来了，在我脚下绕来绕去，我快走，他就开始追；我去看垃圾桶，他跟着；我走到楼道门口，他跟着；我绕回大路，他还跟着；我在小道上跑，他也跟着跑。我可从来没被一只猫这么追着，从来没有。

然后我把他往回送，带他回车棚里去！他半路停下，坐在一堆树叶上，我穿得少，不能跟他耗，一路央告他："你是个帅咪，好咪，大靓咪，但是你不能跟我回家，因为你不能跟我回家……"好话说尽他还是跟着，周旋了十分钟吧，我一狠心跑进单元门，大门关得铁紧。好了，胖三儿一屁股坐在门口扯着嗓子嚎开了，我不忍心听，快速跑上楼。

洗干净手换上睡裤把胖三儿追我的事讲给处女座听。他一听就鄙夷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跑步，要是每天跑这么长时间，你早就瘦成竿儿了！猫追你？你把黄大咪的照片给他看，还有小黑的！"这时候，家里已经有两盆"绿萝"了，又吃又喝的，还得省一点儿罐头给外面的猫朋友补充营养。

除了追人回家这个毛病，丁大姐也奇怪胖三儿不爱吃东西，吃几口就躲开，别的猫都跟小狼似的。"我吃得少，带我回家吧！"是这个信号吗？我怀疑胖三儿得了"找家型抑郁症"，他太想有个家了，多次被拒绝后，谁能不抑郁呢？那晚，胖三儿第一次追我到家门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门外的干号声我怎么也忘不掉，从此就惦记着帮他找个家。我的朋友本来就少，喜欢猫又没养猫的更少了，好容易有个想养猫的，比如老千，也想从小奶猫养起，嫌胖三儿年纪太大。

为了帮胖三儿拍照放到网上找领养，也为了好玩，我就更没法跑步了——拿着相机怎么跑呢？其实我根本不爱跑步，就算村上春树打电话来让我跑，我也不跑。

拍猫的机位必须得特低，穿上旧的长羽绒服，可以坐，可以跪，可

以蹲，还可以趴着。有一天，我半趴在大砖地上，四五只猫围着我，小猫彪哥竟然爬到我的背上用小爪子拉我头发，阳光照着，满地黄叶，那叫一个美呀。

群猫中胖三儿是最难拍的，因为他总是离你太近，趁他不注意走开几步，他回头看见马上追过来，长焦镜头根本用不上，得不停地蹲下、站起来，把他扒拉开，再蹲下再站起来。摸着他的头跟他讲道理也没用，胖三儿就那么黏着我，寸步不离。我往停车场里边走，继续拍别的猫咪。胖三儿似乎很放心，在入口等我。

其实，过了一会儿，我就从另一座楼后面绕回家了。从阳台上瞭望，他还蹲着，一边蹲着一边提防路过的狗。半小时后，我下楼上班去，躲在墙后观望，胖三儿还在，得需要多大的意志才能蹲在遛狗人必经的路口呀？我只好从另一条路绕过去，毫无心肝地开车跑了——周围的朋友已经一一问过，没人愿意收养这只大花猫。



回家，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

月黑高飞的一对猫崽子

邻居丁大姐每晚都拎着粮桶在小区里转悠，给藏在角落里的碗倒上猫粮和水，风雨无阻。慢慢熟悉后，我跟她商量如何一批一批地送猫去绝育，免得猫越来越多。除了饲喂，诱捕、绝育、放归是全世界通行的流浪猫群护功课，简称TNR注。我已经在网上查好了，还从幸运土猫注网站申请到免费的绝育单。丁大姐当然赞成，说早开始绝育就好了，我俩就商量着怎么抓猫，先对哪只女猫下手，几次失败之后，只能跟朋友借诱捕笼，但是，育龄女猫一只没抓到，平时本来可以摸的大猫，一见笼子就飞也似的跑了，只有小猫贪嘴，闻到妙鲜包的味道就钻进笼子，拉都拉不出来。

诱捕名单上第一“怀孕狂花”是“黑猫大娘”，她是猫姥姥的大闺女。

先说猫姥姥，最初我在7号楼的海棠小院遇到她，以为她是男的，她长了一撇希特勒式的胡子，个头也大。后来丁大姐告诉我她是女猫，几年前被邻居老康同志带去绝育了，但是她的女儿们还在不断地生生生！黑猫大娘春天生的小奶猫四个月大了，早就断奶，每天在停车场玩耍，一只毛色半黑半白，嘴上有块黑色的鱼形斑，叫小黑鱼；一只标准狸花猫，四蹄踏雪，叫彪哥。就是他俩钻进诱捕笼，吃光了诱饵，蹲在笼子里互相舔毛呢。

男猫绝育很简单，术后只需要观察一下，吃点营养餐就好了。麻药劲儿没过呢，我把俩软软的小毛球放在纸箱里，接到自家的阳台上，过一会儿去看一眼。阳台堆着一些杂物，他俩麻醉醒过来之后就藏起来了，猫粮和水如期消失，砂盆里屎尿俱全，他俩白天藏着，晚上蹲在窗台上苦苦地望着窗外，好像等妈妈呢。兄弟俩并肩而坐的剪影，特别温馨，特别神秘。有时一块儿伸个懒腰，好像胸有成竹了，只是一听见屋里的动静，就跳开藏起来。

丁大姐问我啥时把小猫放归？说猫妈找他们呢，满院子叫。我说不急，先在我家定定神儿，吃点好的——其实是抓不到了。

然而两天后的晚上出事了。我一进门先看他们的食水是否充足，到

阳台低头看俩碗——空了！空了好！抬头，我觉得我的眼睛花了，窗外有团毛毛影子，定睛一看，是只猫！窗外怎么会有猫？我找猫找疯了？哎哟喂，是小黑鱼！他把纱窗挠了个大洞，逃到窗外去了。我们家是三楼！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不敢高声叫，我压低了嗓子央告："回来，回来，你回来吃罐头！"

小黑鱼看见我的脸马上沿着窄窄的窗沿向东爬行，貌似有八条腿那么快。我凑到窗前想拉他，拉个屁！刚凑到窗前，他的半个身子就掉下去了，两只小爪子死死地扒着窗沿。

我想这回完蛋了，这猫崽子要升天了。等不得开窗户拉他，他一定吓得掉下去。没等开窗，小黑鱼深深地瞧了我一眼，在夜幕中"嗡"的一声就向楼下飞去了。

我的头皮发麻，自责得几乎瘫软在地。猫崽子，俺们咔嚓你的命根子不是要咔嚓你的命！三楼啊，外面是水泥地没有一根草，小猫崽子摔不死你的。

猫崽子落地有声，能听见脊椎骨落地的啪叽声，捂耳朵！捂脸！捂胸口！我手都不够使的！大着胆子向窗外看，七窍流血？猫毛乱飞？然而并没有，在落地的同时，小黑鱼像一支白毛箭一样向远处的树丛射去。这崽子嫌弃我家吗？死尸都不肯躺在我家楼下？

浑蛋！你们天天吃得盆干碗净，你们生命中的第一个黑罐头就是我买的，你们太没良心了。

另一只猫崽子呢？白手套彪哥呢？不知藏在阳台上还是已经先"飞"一步？

我蹒跚着下楼去报信，正直善良浓眉大眼心直口快的丁大姐，怎么跟她交代呀？！丁大姐正在停车场给猫开饭，我说："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大姐眉开眼笑："你把小猫放了呀，这儿跟他妈吃晚饭呢！"我一低头，看见树影里小狸花彪哥嘎嘣嘎嘣地吃着，白手套扒着饭碗，并未抬头看我一眼。

只能跟丁大姐说实话："这个坏蛋是跳下来的，还有一个坏蛋跳下来往东去了，不知是死是伤。"大姐说："哦，我带着他妈妈去找，跑不远，甭担心！"嗯，然后第二天早上，那母子三猫就在停车场的草丛里追

跑打闹，阳光晴好，照耀着猫毛，闪闪发亮，我默默地走过去，觉得自己特不上道儿。



他的鼻子上自带鱼形斑，名叫小黑鱼，此时三个月大。



冬天来了，小黑鱼长成轩昂少年。

---

1. TNR（Trap Neuter Release），对流浪猫和流浪犬进行诱捕、结扎后放回原处，是一种取代安乐死的人道管理方式，也是减少流浪犬猫数量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减少流浪动物因为发情造成的扰民行为，有效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提高流浪动物，尤其是雌性动物的生存质量。——编者注

2. 幸运土猫（Lucky Cats），成立于2001年，是致力于流浪猫救助的非营利性志愿者

团体，宣传专业而科学的伴侣动物生活观念，鼓励人们以实际行动救助流浪猫。——编者注

黄保安、白保安、美保安

绝育后三个月，入冬没几天，小狸花彪哥就死在停车场了，几位邻居并没有多想，以为是好心办的坏事——有人把鸡架子、冻鱼扔在喂食点，猜测彪哥是被鱼刺卡死了，我打印了几张A4纸：“保持卫生，请勿投喂”，人家还以为是物业贴的。

黑猫妹用几个泡沫箱子做了简易猫窝，铺垫好放在院墙下的夹道里。一条红围巾被风吹出来，挂在栅栏上，也许是用来垫窝的，我把围巾弄下来折好，重新放进小窝。这条围巾八成新，纯毛的，又厚又软，不知道是谁这么舍得。黑猫妹消息灵通，告诉我是邻居张小爽放的，她和男朋友一直喜欢院子里的猫，没事就喂喂逗逗，正在忙着筹备婚礼，说办完婚事就领养一只呢。本来小爽特别中意英俊可爱的彪哥，没想到彪哥突然死掉了。

听到彪哥的死讯，准新娘掉了眼泪，后悔没早点行动，说，那领养他兄弟小黑鱼吧。黑猫妹沉吟了半天说：“不如，黄保安吧！”黄保安是院子里的一只高龄猫，小爽二话不说，就带黄保安去动物医院驱虫、打免疫针，然后带回家去了。我跟黑猫妹说，这样不好吧，黄保安那么老了，你不是说他至少八九岁了吗？合算人类的半百之年，让人家领养那么老的猫，有点儿，有点儿……黑猫妹看着我的眼睛说：“有点儿什么？你要从猫的角度想问题，不要从人的角度想问题。”



停车场的超龄保安员：黄保安。

我得说，这是我上的第一节“送养师”培训课，似懂非懂啊。这时候，和黑猫妹慢慢熟悉了，我才发现她是我以前从没接触过的一种半人半猫的怪女人。说她怪，是因为凡是与猫有关的事情她的感觉都非常灵敏靠谱，猫族都喜欢她。有本漫画书叫《连猫都唤不来》，黑猫妹正好相反——“没有猫唤不来”“唤来就不走”。她家有四只猫，三只纯种猫和一只土猫，都是通过心电感应“唤”来的。黑猫妹这人脸皮也厚，主意多，手腕灵活，经常干出让我张口结舌的事情来，比如黄保安的高龄领养案。

据说黄保安在这个小区入住第二年就开始在停车场当“保安”，有回下大雪他病得快死了，被黑猫妹送到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养好，回到停车场后继续吃百家饭。他并不像胖三儿那样一门心思找饭票，他溜溜达达不动声色，白天见到黑猫妹两口子就翻一个肚皮示好，晚上卧在车顶上，看着黑猫妹家的窗户发呆，一待就是几年。现在，呆子竟然可以进家享福养老了。

谁知黄保安进家的事掀起了家庭大战，小爽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她养猫。“赶紧要小孩儿，养什么猫啊！”“猫多脏啊，别糟蹋了新家具！”“这猫是别家扔的，你倒当宝捡回来？！”“要养猫也可以，咱们买纯种的！”“非养不可吗？敢养就跟你断绝父母关系！”然后，小爽妈去找小区里的狗友静静姐带话儿，警告黑猫妹不要教唆自己闺女养野猫。静静姐

也是喵食堂的“管理员”之一，当然觉得很为难，空有一张巧嘴也不知道怎么劝和，只好跟黑猫妹说看见小爽妈时躲着点儿。黑猫妹还没躲呢，我却见着小爽妈遛狗就心虚，怕被流弹扫中，抱着猫粮第一个跑了，其实这里面也没我什么事儿啊。

小爽本来是看黄保安可怜，没想太多，父母这么反对一下子把她的气性逗上来了，自己马上就要成家立业了，连养个猫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这猫非留不可！

硬的不行来软的，小爽爸妈趁着女儿上班的时候去新房探望，打算把臭猫偷走扔掉，进门一看，黄保安大大方方地坐着，不藏不躲，像电影里从容就义的革命前辈，喵、喵地叫得很温顺，一时不忍心下毒手，老两口就商量说：“猫最怕洗澡，咱们给它洗个澡，要是不让洗，还抓人，咱们扔它就有话头儿了！”

奇怪的是，七八年没洗过热水澡的黄保安一点儿也不怕，乖乖地洗刷刷、洗刷刷，还有几分享受呢，好像就等着这一天。“咋办？”“猫怕吹风机！吹！使劲吹！不让吹就扔！”三下五除二吹干了，黄保安成了白保安、美保安，干干净净、软乎乎，还香喷喷、笑嘻嘻的，蓬蓬松松的像换了个品种似的。爽妈和爽爸大眼瞪小眼，更下不去手了，还顺便帮着打扫了一下卫生，算是主动和解。

从此，黄保安改名叫“黄黄儿”，小爽说自从“黄黄儿”来家里之后，她换了可心的工作，环境好、工资翻倍、领导器重，诸般大事皆顺利；小事呢，比如忘在抽屉里的什么东西却忽然升了值、按电梯不用等、到车站就来车、闷吃闷睡也没长胖，反正好运一来都安在“黄黄儿”头上。小爽妈又跑去跟静静姐说：“养猫好，养了猫股票会涨！”静静姐把这话也转告了黑猫妹，劝她也买买股票，不然白白浪费了猫福星……

胖三儿之死

晚上，下楼给胖三儿他俩送饭。哥儿俩都没在，冬天的水碗里冰结成坨子，用开水浇开，碗里添满粮，四下找一圈，没找着，我就回家了。

两个月以来，夜里只要是我在小区里派饭，胖三儿都跟着我，他喜欢晚一点儿，最好九点以后，等遛狗的都回了家，我也一样。

我俩总是从停车场走到车棚，然后沿着甬路转两圈，我快他就快，我慢他就慢；有时候他跑到头里先等着，有时候落后很远再前爪搭后爪地追过来，这猫很喜欢冲刺感。一般来说他会跟我走到单元门口，我关门时他必定嚎几声。也有的时候他半路闪了，在树窠里找别的猫玩去了，前一晚就是这样。

八点多钟，因为太冷，我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他没跟着我往回走。因为自行车棚来了个新猫，是黄的，挺瘦，胖三儿和老锅不让他吃饭，我就虚踹了他俩两脚，我想胖三儿可能去收拾那个黄猫去了。胖三儿很独——自从初冬搬到陈阿姨家的小院，他就不让别的猫去住、去吃，连门都不让进！黑猫妹和丁大姐很恼火，这个小院是众猫的避风港和重要食堂，不能让他独自霸占着。要是呵斥他呢，他就可怜巴巴地各种蹭，用爪子去拉你裤腿。黑猫妹说，没法子，就是跟人亲，见人就讨好……

除了关照着猫的邻居，上个周末，我竟然看见胖三儿在路边和一个中年男人脚前脚后地黏糊着，那个男的穿着棉服，手里提个大包，像个卖保险的。天快黑了，我担心他把胖三儿装包里带走，站在远处悄悄看着。那个男的不是偷猫的，他摸摸胖三儿的头笑着走了，从背影都能看出来他很开心。又是一个在办公室里憋屈惯了的白领吧，像我一样，每次和胖三儿散步我都乐呵呵的——胖三儿从来不认为我是个"职场笨蛋"，他从没呵斥我、从没瞧不起我、从没扣我的钱——今天就被扣了五天的工资，老子很不爽！

25日早上八点半，我已经出小区上大路拐上立交桥，丁大姐电话打来说邻居在停车场发现有只猫死了，她没在家让我去瞧瞧是谁……又说毛色儿有点像……"像谁啊？像胖三儿！"我在电话里就哭出来啦，实在

忍不住。掉头回小区，进了停车场，找到院墙边杨树底下，胖三儿在那儿静静地趟着，一身毛都裹着土，眼睛没合上。这猫是个大块头，白肚皮，嘴瓣儿上有块花斑，肚子上有个大洞，一看就是攮子或刀捅的，皮肉翻着露着骨头！胖三儿你怎么了？这是谁干的？这是为什么？我蹲下就哭，根本控制不住。

光哭不行，找物业去，黑猫妹也被我吆喝起来，去物业跟我会合。物业经理从来没见过进门问“谁是物业经理”然后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人，他惊疑得连站都不肯站起来。我实在说不出话，嗓子全堵住了，别过脸平静半天才说：“停车场的猫、有只猫、猫死了……被人打死的。”

后来的事不用说大家也知道，物业对这种事毫无办法，物业经理尴尬地笑着，保安队长被叫来问情况，当然，什么情况也没有。保安队长是个小年轻，他说保安们跟这只猫很熟，挺好的一只猫，夜里巡逻，这猫老陪着，一圈一圈地走，实在不知道咋死的……

胖三儿，是一只连保安都说好的猫啊……

黑猫妹和我一再向物业经理保证：“我们不是动物保护的激进分子，只是那些流浪猫太可怜了……”说话间气氛尴尬，仿佛进了粮食局投诉电费乱涨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虐猫杀猫这事，跟物业没关系，跟咱贵国哪个部门都没关系！谁占了我的车位、早操广播声大扰民、路灯晚亮十分钟我都能去找物业理论，唯独这事——流浪猫全死了也不关物业一毛钱的事。

联想到前些天，小狸花彪哥的尸体在停车场被发现，大家都以为是被鱼刺骨头什么的卡死了，这么一想，彪哥兴许也是被打死的，只是他的伤口没在明面儿上而已。彪哥也就八九个月大，人畜无害，从小在停车场生活，跟着哥哥和妈妈。胖三儿更是，有一次，我刚进停车场，胖三儿就跑过来，躺下连翻了三次肚皮。我摸摸他的头就走开了，胖三儿爬起来，脸色沉重，好像在说：“我翻肚皮给你看，你也不喜欢我啊？你们都不喜欢我啊？都不带我回家啊？”每每看着他，我的眼睛就会酸热。在小区里给猫拍了那么多照片，猫们都有多个表情——好奇、忧郁、高傲、沉思、献媚、怀疑、微笑……唯独胖三儿，近百张照片里我从没看到过“沉重”之外的表情。胖三儿，就是不开心，没有家他每天都不开心。

埋掉胖三儿的那天，胖三儿一直在我眼前晃，一想就忍不住掉眼泪。胖三儿和老锅一定是被遗弃的猫，以他俩的智商来说没有走丢的可能，他们都绝育过，都没有剪耳标，都不可思议地亲人，都不是低龄猫。我不是动物保护激进分子，我就是控制不住地为他难过。胖三儿你是个傻子！你被人扔了还那么信任人，谁都不要你，你还那么巴结人，你就这么完蛋了。你看看小区里别的猫，谁像你这么能近身？人家都活着，你陪着人散步、打水、巡逻，倒先死了……

两个月后，我拿到一点儿奖金，用这笔钱做了五十个马克杯，请漫画师、爱猫族“破皮蛋儿”画了胖三儿和老锅的漫画，印在杯子上，一部分在网上卖，筹集老锅的生活费，一部分送给“幸运土猫”，从“幸运土猫”领养猫咪回家的，赠送“胖三儿回家”杯，这样，胖三儿终会跟着被领养的猫咪，回到温暖的家庭，被这个世界和爱猫人纪念。



一杯一念：胖三儿和锅盖头。

和米恺睿·郭布罗对手指

胖三儿死了，他的朋友老锅怎么办？帮老锅找个家成了几位“食堂管理员”的最大心愿。有条件要找，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找。我们那个小区一向太平，这个冬天却连续发生杀猫事件，物业、居委会、派出所都不管。以前天天碰面的猫咪生不见猫死不见尸，少了六七个。冬季猫贩子在北方城市偷猫卖到南方的消息此起彼伏。老锅又是最让人担心的，他太黏人，像个傻子；声音细小，像个姑娘；我一手就能把他装进猫笼子，他在笼子里转个身，还以为我在和他玩。

不怕大家笑话，把他装进笼子后我就哭了，是为他的“好基友”胖三儿哭的，但凡入冬时我们勤快点、执着点，给胖三儿找个家，胖三儿也不会死。胖三儿没了，老锅好像也明白，到处叫，实在令人感慨。送老锅去宠物医院免疫、驱虫，顺便请医生诊断一下年龄，医生敷衍说算成年猫吧，现在诊断不了，实在太忙了。挂号处有四五只流浪猫卧在笼子里，耳朵油黑油黑的，又脏又瘦还带伤，有种劫后余生的呆滞，有只猫肩膀上去了一大块毛，能看到缝合的伤口，我问大夫：“这些猫都是来避孕的？”大夫淡淡地说：“是，绝育的。”我有点窘。

回家后看《新京报》，才知道那是从沙河镇来的猫。沙河镇某小区的猫被严重迫害，血流成河，“幸运土猫”帮忙分散了一部分，正在那家医院治疗。

老锅上年纪了，特别懂事。每天喂他三次，他就翻三次肚皮，翻得竭尽全力。吃完饭他在狭小的书房逛一逛，就自觉地钻进笼子，看见我在外面观察他，他再次翻肚皮，虽然因为笼子小他根本翻不开，也很努力地示好。老锅对所有给予和善意都心怀感激。他淡绿色的眼珠清亮得像水晶，眼神柔柔的，跟能说话似的。我总是坐在地板上看着他，看多久都不腻，觉得他像一个曾经认识的人，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张脸、这种神态，又不确定……

经过一周隔离，老锅开始四处走动，眯着眼睛寻摸，极为好奇。老滑头黄大咪趴在沙发底下，不动声色，来家一年，大咪真成“植物”了，每天坏事不干，好事也不干；小黑围着老锅转，亦步亦趋地跟着警告

着："你丫别动，闪开！你丫来劲了，滚！"小黑不时吆喝黄大咪来联合攻击老锅，大咪却揣着手不理——也许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吧，不禁对同样命运坎坷的老锅网开一面。

小黑刚满一岁，虽然出自江湖草莽却早早进入家庭，一向生活优渥。他就像制服笔挺的童子军孤军奋战长毛妖怪一样捍卫自己的领地，低吼声中带着哭音儿。黄大咪只好从沙发下钻出来，给小黑当打手，上场就把一大口没消化的猫粮吐在老锅的脚下。呕吐也是一种战术吗？大咪太油了，可是善后的是我啊。反观老锅，真是条汉子，面对各种蔑视和警告，面对"敌军"的军事演习，胡子都不翘一下，气定神闲地像在自己家一样，好像随时要让我把存折和银行卡交出来的节奏，这么强悍的气质，如此强大的气场，打着灯笼也找不着。接着，老锅被剪掉擀成毡子的毛结，洗了个痛快澡，修剪了指甲，瞬间宛如高贵纯正的雪纳瑞，风度翩翩、香味扑鼻，老锅换新锅，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小黑主动向老锅行了贴面礼，共享皮老鼠玩具……我倒为老锅捏了把汗，茫茫北京何处是他家？他能有黄保安的运气吗？谁又会领养一只流浪多年的老猫呢？

不到二十天，通过网络，老锅被北京亦庄的一个家庭领养了。那家里的爸爸妈妈和一个上小学的小女孩皮皮，不介意老锅的岁数，都欢迎老锅去。小女孩给老锅取了新名字，叫米恺睿，因她家姓郭，还是满族，老锅的新名字就成了米恺睿·郭布罗，简称老郭。新家有纸箱子做成的一个大别墅，用马克笔画满了花；皮皮妈知道老郭喜欢在水龙头下喝流动水，总耐心等着他喝饱；皮皮姥爷负责煮小鱼给他吃；小女孩的心思细腻，负责聊天和抚摸。春节时全家去外地游玩，小姑娘还想带老郭一起去："我们一家子都要去……"

老郭当然去不了，过了大约四个月，临近立夏，老郭病了，嘴巴和耳朵都在发炎，肝肾衰竭，也许是在外流浪时落下的毛病并发了。大夫说看老郭的状况，有十岁以上了，不必过多医疗干预。大夫说得对，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地走完最后一段时间对多年流浪的老郭来说，已经是最幸福的终点站。

去医院看老郭，他还认得我，一见我就喵喵叫。我跟前台借了小剪子帮老郭把耳朵下打绺的毛修剪了一下，老郭轻轻摇着尾巴，高兴呢。看见我给老郭修毛，一个护士凑过来问："来接老郭出院的？"我说只是朋友来看看。护士笑了："哎，这个老郭可好了……早上来了消完毒，先

放他出来玩儿，他还跟我们聊呢——老郭早上好，‘喵——’“老郭出来玩？‘喵——’玩一会儿，一敲罐头盒，他自己就回笼子去了……这儿的家属还找他玩哪……哦，给你纸巾……”

最后一次看老郭，他更虚弱了，不怎么吃喝，四脚团成一团睡觉，轻轻把笼子门打开，他抬头看见我，硬撑着坐起来，把自己的爪爪儿抬起来使劲和我的手指碰碰，没法子，我又需要纸巾了。我写了短信给桔猪：“想不到老郭要和我握手……桔猪你相信吗？”桔猪说我相信，他们那个星球的，什么都懂。

揣着160块钱走上不归路

老郭病死了，领养到家半年，花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领养人皮皮妈没有抱怨一句。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正赶上北京遭遇百年一遇的降水，淹死了二十多人，媒体上天天都是这个新闻。

傍晚下班把车停好后，我背着包往家走，想着立交桥下泡着的汽车，小铁锤要买一把了，心里沉甸甸的。忽然觉得脚上粘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丑了吧唧的一团毛，大水把老鼠冲出来了？哎，是“死小奶”——两个小爪子抱上我的脚踝。

我停下，她还一直抱着，抬头看着我，还坐到我的脚面上；我前进，她掉下来，又追又抱，用脖颈使劲地贴着我光着的脚踝，让我感受她的脉搏。

旁边经过一个遛弯儿的老太太，一边走一边甩胳膊，死小奶甩开我的脚追过去，抱着老太太的裤腿儿玩。老太太吓一跳，嫌她脏，赶紧跑开两步。这时候，半空飞来一只蝙蝠，您没看错，五环外的北京偶尔也是有蝙蝠的。黑蝙蝠低飞盘旋，她一直仰着脑袋看，又追蝙蝠去了。蝙蝠故意飞得很慢，夕阳洒下浓烈的金色，照着小家伙的细腿子，绒毛一丝一丝的。小家伙站起来去抓，却摔倒了；爬起来再去追，蝙蝠君飞得好慢呀，没毛的翅膀也闪着金色。

这一幕萌得不要不要的，我们的“死小奶”活过来了，过得还不错嘛！

胖三儿告诉我，想做什么要趁早；老郭告诉我，做了就够了，人力不可为，求个心安就好；死小奶告诉我，活着就是比死了强，卖萌有理不分老幼。生命课程是仨猫教的呀，忽然想到咱老郭和胖三儿，回到了喵星球，又开始拦路卖萌了吧？

老郭在我家暂住休养那段时间日子过得有点乱，要给老郭治耳朵天天跑医院，黄大咪又得了结膜炎，我拎着猫箱频繁出入医院，还得解释：“是这只不是那只，这只是眼睛，那只是耳朵，这只是黄色的，那只是白色的……”做饭时自己把手指头给切了，跟朋友去泡温泉全程举着手

蹲在池子里，好像对天空有无数的问题似的。

小侄子来过周末，问老郭和老郭的床怎么不见了？我说老郭在咱家疗养一阵，现在有自己的家了，已经被接走了。小侄子凑过来附在我耳边，郑重地问："老郭被卖掉了？给了我们多少钱？"

钱，这真是个让人急眼的词呀！那天在稻香村买枣泥酥，翻遍钱包里所有硬币，还少5分，我讨好地问售货员能免掉吗？售货员冷着脸说当然不能，旁边一位穿公交蓝制服的女人说："少多少？我这儿有一毛，你用吧！"这个女人看着和我同岁，脸和我一样高原红，也一样胖墩墩的，因为又买了一包话梅糖我就不需要零钱了，谢了她，拎着点心包走了。出了门一回味，觉得真该收下她的一毛钱，帮到别人是多幸福的事。

我觉得，被救助的老郭幸福，救助老郭也是我的幸福。而钱呢？猫们免疫、看病、补充营养、吃喝、绝育，是一笔又一笔愁人的开销。去哪里搞钱呢？

不但要送养、喂养，还要寄养。一个月前送养出去的美猫黄大头君，无缘无故被退回来，家里放不下，就送到朋友李八爪家寄养。她家有两只猫，因此网名叫八爪。"爱猫日"这天，千里迢迢去她家"检查"黄大头的寄养工作。嗯，还行吧。只见八爪小姐半躺在沙发上，黄大头偎着她，先给她舔舔左手；舔干净了，再继续舔右手；都舔干净了，再舔胳膊……八爪发出了如嗑药一样的笑声，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素质！素质！我思谋着，黄大头寄养在她家，买粮买罐头、赔着笑脸送过来完全亏了，黄大头这样有服务意识的猫咪寄养，我们是该收钱的……

因为猫，也因为钱，我和死党老千吵架了。老千，有时候就像疯猫一样不能招惹，绝对是个大写的无情无义。

事情的起因是我打电话给她，跟她絮叨我朋友死小奶的病情和花费，接到我电话她受宠若惊，但一听说是死小奶的事就来气儿了。也不知是从哪句话扯开，她在电话里咆哮："又是猫？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全是猫只有猫！你给流浪猫花钱，就是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你管得完吗！！！你趁早醒醒！我告诉你弄猫就是传销，你跟×××（养了一百只猫在家里的老太太）是一路货色！你们都走火入魔

了！有能力干，没能力别逞强……”一通贬损挖苦。

除了把电话撂了，我别无他法。整天跟我一块儿厮混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你家的小猫不是我帮忙找到的吗？你家猫是猫，流浪猫就不是猫了？

话说老千还在长江商学院念书呢，觉悟还不如一个家政员。帮黑猫妹家做家务的孙姐，在隔壁的小区租房子住，上班前在草丛里捡了一只小奶猫，饿得快断气了，就拿纸盒子装了交给黑猫妹，支支吾吾地说：“你们这个小区好，让它在这儿吃口饭不碍吧？”黑猫妹只能说“不碍”，细看这个已经不怎么喘气的小奶猫，连半斤都没有，好像不只是饿这么简单，就叫我一起带去医院看看。

老千的话，最刺激我的不是“弄猫如传销”，而是万劫不复的“不归路”。在社区里给猫咪提供食水，带去绝育，怎么就不归路了？那只经历过濒死体验的小奶猫现在已经活蹦乱跳，就是傍晚在停车场追蝙蝠的小猫，连打针带驱虫带挂盐水加幼猫猫粮，160块钱。活了之后猛吃猛喝，胃口大得吓人，给取了个洋名叫“约瑟芬”，小名叫“死小奶”，在枣树小院生活。死小奶给自己找了一个哥们儿，每天和大男猫单挑占地盘，看见她我就想起那160块钱。如果“不归路”只要160块钱的话，这“路”也太平坦了，像老千的胸部一样平坦。我暗暗嘀咕：“老千，快把这160块钱出了，咱们好说，不出的话，从今以后一拍两散。”后来老千出了钱，还乘了10倍，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不过，老千的咆哮，也让我时刻警醒着，不要变成滥情的人，做“食堂管理员”要有原则有底线，适可而止，有些事过犹不及。同时也让我下定决心，开发一条来钱的道儿，让猫族出面自己挣钱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能用颜值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猫族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跨小区搬家一般是因为搞对象，或者是逃荒。春天出现的大雄哥大概是逃荒来的，没绝育的大公猫，屁股后头尾随着一只三花女猫，后来叫三花姐。这两口子都病快快的，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大雄刚定居下来没多久，嘴边就挂着脓性鼻涕和口水，因为睡觉时盘着尾巴和爪爪，鼻涕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鼻子不通，吃罐头都没胃口，又瘦又脏。

黑猫妹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抓他去住院，用罐头、用诱捕笼、用抄子，都无果，最后只得把动物医院的小刘大夫请过来打麻醉针。嗖——针被射飞了。小刘大夫脸红了，大雄跳墙跑了，一会儿又跳上墙头瞧着悲催的黑猫妹，旗杆似的竖着尾巴，为自己的智商很自豪的样子。黑猫妹说：“送你去医院，免费的，不用你结账！”请医生出诊的费用相当可观，谁结账呢？后面再说。

医疗不能，只能食补了，又粗又硬的猫粮吃不下，正好桔猪桔大善人送了一打黑罐，就都给大雄吃了，还拌了猫安粉和消炎药。大雄吃喷香的黑罐，别的猫啃干粮，都不跟他争，不得不说“昌平国”的猫族素质之高！口水和鼻塞虽没好利索，大雄的体重倒是增加了不少，5月中旬终于把他抓去医院，他的体重已经七斤二两，小刘大夫对大雄印象深刻，说这猫胖得认不出来了，抓捕未遂的时候，他的体重目测也就最多五斤。

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大雄住在医院治疗口炎，顺便绝育，拔掉了全口病牙后出院。重出江湖后，他每天在院子里视察领地，竖着大尾巴，浑身雪白，有点小肥膘，昂首挺胸，颇有几分雄姿。超大的脸盘子，左眼金黄右眼湛蓝，“颜值担当”一时无两。不但外貌英气逼人，性格也是180度大转弯。原来见人就躲，躲不开就哈，现在各种蹭腿、翻肚皮，拉着老婆三花姐，晚上甚至跟着众猫一起散步。他爱聊天，碎嘴子，常一边走一边喵喵喵地和黑猫妹扯家常。还埋怨罐头的口味、粮食的软硬，或者别的猫没排好队形，简直把自己当成老干部了。

这一年的夏天雨水多，草坪特别茂密。据说前几年，物业撒超量除

草剂把生态毁了，草坪一直秃着，待到今年，赶上雨水充沛，草坪终于回归正常，一片青葱，小蚂蚱小蜻蜓小蝴蝶诸般“玩具”俱全，成了夜晚的猫广场，能想象猫族在这儿跳起《小苹果》吗？除了庸俗的广场舞，还有紧张的军演，猫族很乐意把逆袭地球之前的军事演习开放给我们看，这种信任实在让人很有成就感。

另一种成就感就是终于摸索出猫族“医保和饭补”的解决之道了。这是看脸的世界，就没有颜值解决不了的事，颜值，我们最富裕了。

纵观“昌平国”的猫咪们，就像开了外挂一样，颜值普遍很高，且大多数性情温顺懂事，顾全大局。我盘算着拍些照片，印成台历，年底在网络上义卖筹集粮草，没想到这一招真成功了。从2010年100本都卖不掉到2016年300本脱销，印着社区明星猫美照的台历飞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到日本、美国、加拿大。人民币红着脸蛋从各地飞回，这个芝麻大的公益项目得益于北京和各地爱猫人的支持，偶尔还能收到罐头捐助，不但有钱，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义卖得来的钱数虽然仅够温饱，却是雪中送炭，粮食的品牌从农贸市场的廉价货晋级成超市的大众品牌。几位开办喵食堂的邻居财务压力缓解，猫族也不再愁眉苦脸，吃饱饭各自梳毛洗脸，猫姥姥看见哪个懒货脸上挂着眼屎，上去就一巴掌，我都不敢劝。而关系好的黄家兄弟、白家姐妹还互相梳理美容，心眼儿多的开始健身，太极、瑜伽练起来，力求多出镜，出好镜。

手里有钱心不慌，粮食储备充足，隔三岔五还能开个罐头打牙祭；只要能抓到，男猫女猫都送去绝育，捡了小病猫也能打针吃药补充营养，慢慢找领养。有了医保和饭补，“昌平国”成了猫族福利不错的风水宝地，一时人猫两旺。

掰着指头算一算，这个小小的社区，原住猫、常驻猫也有二十几只。有的是世袭几代流浪，昼伏夜出性格桀骜不驯；有的是被遗弃的家猫繁衍的后代，与人类若即若离。在两边都吃得开的是猫姥姥，猫姥姥是多年前被遗弃的家猫，黑猫大娘和玳瑁大娘都是她的女儿。黑猫大娘就是前面提到的小黑鱼和彪哥的妈妈；玳瑁大娘后来生了两个男娃，为纪念胖三儿和老郭，取名念三和忆郭；四个姨表兄弟都是诸如黄晓明、宋仲基级别的帅猫。

世袭流浪家族的女王是小忧怨女士，她的孩子以白腹黄狸为主，完全继承了她的基因，隔年出生依次是黄贰、黄文、黄武、黄小文、黄星星、黄三三等黄袍帮，混迹在停车场附近。一胎同胞的白家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早已离开本小区杳然无踪，大家早就忘记了她的长相，蓝小白、怪小白和白短圆性格各异，游走江湖从不吃亏。

除了土生土长的，还有来历不明的“空降”猫——白大雄、黄秀兰、黄大仙、虎虎、黄瓜瓜、艾丽莎、小健……白袍帮、黄袍帮、花袍帮、黑袍帮，蓝眼睛、黄眼睛、绿眼睛，个个颜值爆表……“空降”到这儿简直是专为当平面模特而来，天赋美貌不拍下来卖钱就浪费了，我们的故事也因此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意思。



小黑鱼和好基友小健，两个男生耳鬓厮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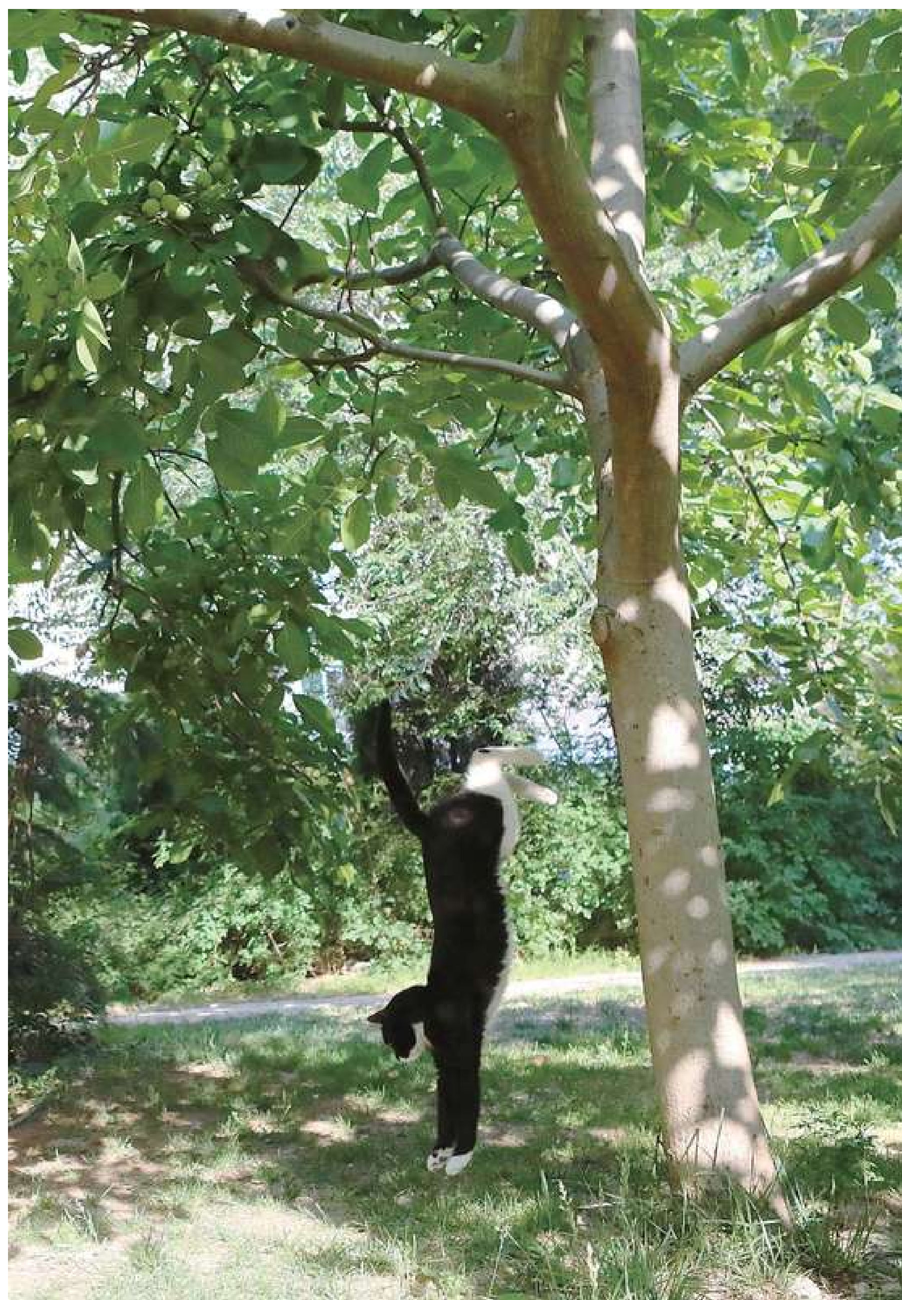
猫族之间的友情比人类想象的还深呢。



一拨一拨的小猫长大，“昌平国”的故事登场了。

第二章
春夏秋冬又一春





毛迷

自打“供奉”流浪猫以来，见到小区里的保安、保洁员，我都主动打招呼：“噢，您巡逻啊？天真冷，多穿点……哦，您扫地哪，扫得真干净……瞧这活儿干的，真够麻利……”我想跟他们搞好关系，希望他们别祸害猫，看见祸害猫的，言语一声。保洁员都是女的，怕添事儿，她们不太愿意自己的打扫范围内有猫，心思都用在收集废纸板卖钱上，保洁员的工资低又辛苦，不赚点外快是不行的。保安都是男的，对猫族的态度比较友好，也许是保安与“保安”之间惺惺相惜吧。

小区比较小，保安就那么几个，一来二去的都熟了。夜里给猫放饭的时候，经常跟保安小周打照面，请求他夜里巡逻照应点儿猫，看见害猫的或者骑摩托拿布袋子偷猫的，必须拦截，尤其是秋冬天冷时，恨不得跟他一块儿巡逻。他觉得这种担心很奇怪，回回都摆手说：“诶，介（这）不能够，介个东西谁抓啊？！抓了也没论（用）处……”“没论处？”看来周保安根本不知道人心贪婪世道险恶，偷猫偷狗跨省市倒卖关系着几千万元的血腥产业链。

还有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孩儿”保安，巡逻时一蹦一跳的，像个淘气的中学生，特别爱笑也爱聊，看见我们给猫拍照，就停脚看半天，然后蹲下，一脸向往。他在猫就躲，越躲他越带劲儿。他笑嘻嘻地说：“我们老家也有猫，我小时候也养，养了一只大白的，长恁大，死了；又养一只，跑了……”他最喜欢猫姥姥，问黑猫妹能不能把猫姥姥按住了让他摸摸她的毛，他想摸很久了。黑猫妹不想违背猫姥姥的心意，支支吾吾地不接话茬儿。我说快给他摸摸呀，快呀！摸了有感情，也给照应着，千万不能得罪保洁啊，保安啊，物业啊，居委会啊什么的，猫失踪了的话，还能多个线索多条门路。

就算绝育后的猫族也会离奇失踪，有的走三五天回来了，有的一去不回，有的前一天还好好的，忽然就尸横草丛。隔日傍晚到家，正遇上“小孩儿”保安在挂红条幅——“选举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我问他前几天传说的猫车祸，“大清早你看清楚了吗？是什么颜色的猫？黄的吗？”“小孩儿”说：“不是黄的，是白的，背上有黄点和黑点，撞得可惨……”我说你确定吗？不是黄色的？不是纯白的？我的问题多得简直成

福尔摩斯了。他说："当然了，周哥喊我去埋，我看见了。等我拿了家伙去埋的那前儿，猫没了，怪着呢，猫没了……""是不是保洁员给埋了？""不会，那会儿保洁还没上班呢。"那猫哪儿去了，死的又是谁呢？这种灵异事件我可不是第一次耳闻了。

夜里散步时，经常遇到保安小周拿着手电在巡逻。有天夜里看见他拿着大手电往梧桐树顶上照，这时候梧桐树刚长出嫩叶，叶片小小的，树上有个废弃的喜鹊窝，我好奇地说你干啥呢？他正儿八经地说怕树上有坏人，照照就放心了……什么样的坏人会躲在鸟窝里？我觉得周保安是在玩儿，巡逻太寂寞了。

他个头不高，人挺瘦，头发稀疏，脸色黝黑，保安制服总是松松垮垮，嘴唇上留着的胡子也挺稀疏，所以邻居们都以为他至少四十往上了。我问他你家孩子多大了？在老家上学吗？

他说我是一个人，还没有结婚呢，然后告诉我说他才三十出头，我光顾着吃惊了，耳朵没听准。为了让话题继续下去，我又问他兄弟几个，他说还有个妹妹正上大学，他供着。我还知道了他一个月挣两千出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因为车位被占这种小事被业主辱骂是经常的。曾经有个女业主夜里遛大狗不拴绳子，小周去提醒了一句，就被痛骂了三天。好在物业公司管吃住，他这点工资，供妹妹上学后还剩点零花。他说供着妹妹上学的时候，胸脯往上挺，个头儿一下子高了好几寸。小周挺厚道，嘴勤脚也不懒，老年人有搬不动的东西喊他一下，他从不惜力。那回邻居投诉他偷果子，真是冤枉他了，小周是个植物达人，特别喜欢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他只是在果树下多转了几圈而已。

深秋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路边的核桃树在秋风里瑟瑟摇曳着，过熟的核桃掉下来，咔嗒一下，咔嗒一下，柿子掉下来的声音是噗叽、噗叽的。远远看见周保安举着手电在前面走，进了停车场，边走边检查车牌车位。夜风凉爽，黄贰、黄武们舒舒服服地睡在车顶上，他一边走一边低声叫："毛迷（猫咪），毛迷，恁（你们）都在啊，恁睡吧……毛迷……"语音特别温柔。

周保安是河南人，口音特别重，听他说话相当费劲。不过，他叫"毛迷"的时候，我就听得很清楚，偷偷叫我们的猫"毛迷"啊，真够亲的。电池乏了，手电都不亮，还"毛迷，毛迷"呢……



此处有蝉鸣声，音量请自行调节。

萤火虫助兴的米其林餐厅

夜里散步，顺道看看猫们。找了两圈只找到蓝小白和猫姥姥，信步走到白短圆的临时公寓，吹口哨招呼她，慢慢地，黑暗的角落里冒出三个小脑袋，又冒一个，一共四个，分别是黄贰、黄武、白短圆和忆郭小朋友。原来他们都悄悄地和白短圆搬到一块儿了，也没通知一声。搬家的原因大概是忆郭他爸饼脸大叔，饼脸大叔没绝育——因为抓不到嘛，见到没绝育的小忆郭就像老虎一样吼他，忆郭什么都不懂，被吓得半死，只好搬家，连黄家兄弟也陪着一起搬了。众猫集体搬家的原因还有，大雄哥的病严重了。

大雄拔完牙刚舒服几天，又转成鼻支了，住院出院几次折腾也不见痊愈，漂亮的大脸盘子上挂着两条鼻涕，又咳嗽又喘。喵星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大雄脸上一挂上鼻涕，除了三花姐就没谁敢靠近了，跟白小姐们套近乎经常被一掌推开，猫们开派对热乎乎地滚成一团，大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只要他轻轻往前一凑，猫们立即就闪了。

大雄虽受到众猫的冷落，倒有人类爱护他。邻居静静姐和她先生何胡子一直关照着大雄呢。何家是汪星派的，有个“闺女”叫小菲。作为“昌平国”著名的白富美，小菲一贯挺傲的。何胡子本来从不搭理猫族的事，自从看见大雄在墙头上歪着，一脸鼻涕，就拿了香肠给大雄进补，静静姐把香肠切成细细的末，那刀工真没得说。后来听说香肠里的盐分对猫不好，就买了猫罐头，又买了牛奶，猫碗里白白的牛奶倒映着蓝蓝的天，柔柔的云，谁看了都感动。静静姐还说，白大雄的治疗费，自己也要出一份。

何胡子和静静姐费心关照着院子里的大雄，小菲姑娘不吵不闹，默默地在一边等着，从那时候起，小菲也不欺负黄家兄弟了，越来越懂事儿了。

初夏，小区里搬来了一个黑猫妹的朋友，叫张豆子。她一个人租了三大间的单元房还带个小院子，作为一个实打实的猫奴，张豆子让黑猫妹把住院的白大雄接到她的屋里，还帮大雄付了全部医疗费！我就琢磨着，这么慷慨有爱的人到底是谁派来的？胖三儿，是不是你？

张豆子的三大间房，一间住了大雄，一间住了水彩妹，她自己住了一间，厨房厕所大家共用。大雄哥的口炎基本痊愈，再休养一下就可以回到广阔天地了。这时候，有个小女猫出现在院子里，玳瑁色的被毛像水彩一样漂亮，就是水彩妹了，一出现就被几个大公猫围追堵截，只能送她去医院绝育。水彩妹做完手术，需要个房间吃点红枣阿胶（开个玩笑）什么的，张豆子很喜欢她，夸她长得美，明明拆完线就可以放归了，还把她扣留在屋子里避雨……谁知道水彩妹完全不领情，趁着张豆子去超市的工夫就开窗户走了，大雄更不给面儿，一看那小娘儿走了，也脚底抹油，踩着风火轮跑了。



每个草丛都是一个宫殿，黄家小王子的“起床气”。



你们背着我吃罐头咯？

这两个二货溜出去以后，并没隐姓埋名远走天涯，而是大模大样地继续在院子里出没，见人也不躲，跟众猫抢饭，嘴里还唠唠叨叨，把张豆子叨唠得手足无措，一个晚上开两个黑罐当精神损失费，丁大姐对此表示压力很大。

6月阴雨连绵，多日没有放晴，张豆子敞开阳台门透气，门外是雨后的青草香和湿乎乎的猫皮子味，门里是水彩妹用过的猫砂盆和饭盆水碗。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玩手机这会儿工夫，忆郭、三花姐就进来吃吃喝喝，吃罢洗脸舔爪，对张豆子热情的巴结完全不鸟。临走，三花姐觉得过意不去，就在猫砂盆里方便了一下，估计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用爱丽思的条砂吧？三花姐的嘴巴比较大，把免费公厕的事跟别的猫说了，然后又有几位进来……因此，可怜的张豆子明明屋子里没有猫，猫砂却必须每日清理。

入夏以来，我不太关心别的猫的事，如果不下大雨的话，每晚十点钟我和玳瑁大娘母子有个固定约会，她俩蹲在杨树院墙上等着我，我拌好饭她俩就下来，要是肉少的话，玳瑁大娘还会凶狠地哈我，忆郭比较礼貌，眨巴着眼睛，冲我笑来着。静夜，鸣虫轻轻嘀咕，刺猬们也来蹭饭，一家子一家子拖儿带女，瞪着绿豆眼儿，坦克巡逻似的爬过草坪，吭吭哧哧的喘息声把路过的狗都吓呆了。刺猬们也同样不让摸，但扎星人倒不像小忧怨那么凶巴巴的，吃一点肉末就滚到草丛里隐遁了。扎星人的缺点是直肠子，边吃边拉，把盘子都弄脏了。然后，黄鼠狼从暗处探出头来，慢慢靠近，不怀好意地盯着小猫崽……

这不是童话世界，大自然也有各种残酷安排。

树影里，两个黑黝黝的小身影走进树丛，从高举的尾巴上能看出来是小黑鱼和黄秀兰；远处那个石桌上黑乎乎卧成一团的，是猫姥姥。又来新猫了？过马路那个是谁？在乒乓球台上乱搞的是谁？行走在这个小区里，我好像揣着一个秘密，虽然花还是花，树还是树，但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与另一个星球的来客做了朋友……

最值得一提的是，夜里十一点，忆郭和妈妈正嘎嘣大嚼的时候，草丛里突然飞来两只萤火虫，把这对母子的餐盘照亮，那莹莹之光看得人心生浪漫，这是米其林餐厅才有的调调儿哦。萤火虫只出现在足够清洁香甜的空气里，好多年不见萤火虫，我屏息静气，看着数着，从“开灯”到“熄灯”虽只有短短十五秒，但已很满足……

夏夜看小猫免入场券

除了成年大猫无缘无故地空降在小区里，还有断奶或没断奶的小猫仔也把这里当基地。半个月前的夜里，我们在院墙下给猫派饭，发现了一只小奶猫，不知是他还是她，所以就称“伊”了。伊又小又软又怕人，也许是太饿了，使劲嚎着在草丛里找吃的，像小老鼠一样钻进钻出，在路灯下拱大猫剩下的渣渣，大猫都不忍心吃了，默默躲开，我们又端了一碗水放下，赶紧闪得远远的，伊就咕咚咕咚地喝水。看伊的勇气和能力，应该有半岁大了，个头呢，也就将将两个月。

看来这喵是个孤儿，伊的娘在这个时候把伊推向社会，绝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后来，连着几个晚上，都遇到伊，给伊加点儿餐，伊往往吃饱就走，一脸倔强，不希望和人类有任何交流。后来，连着一周阴雨，伊就不见了。这位苦海孤雏，能活下来吗？

晚上，轮到我派饭。院墙下有一对牵着泰迪的中年夫妻叽叽喳喳，走近一看原来小猫出来了。女的一直咂着嘴说：“太可怜啦，这只猫饿了，太可怜啦，我兜里什么都没有，太可怜啦。”重要的话真是该说三遍呀。经过大暴雨，小猫不但没挂，还长大了一点点，但依旧饿得嗷嗷叫，泰迪对伊很感兴趣，可能他从来没饿过肚子吧，泰迪希望伊忘掉饥饿，先痛快地和他玩一会儿。伊倒不怕狗，只怕人；躲我，却不躲狗。用小盘子给伊装了点吃的后我就闪开了，伊试探着，慢慢靠近，然后低头大嚼。泰迪的女主人说：“噢，这样啊，我明天也给它带点吃的……”

路灯下，小猫狼吞虎咽，伊的身子是白色的，尾巴是黑的，额头有一缕黑刘海，脖子后面有两点小黑毛，像个冒号。阴云滚滚灯光模糊，空气里弥漫着雨水的味道，那对夫妻也不遛狗了，蹲得远远的，看着小猫吃饭。我也找了个地儿蹲下，三人跟乡下人看演出似的，最简单的剧情却看得如痴如醉。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下楼跑步的时候，只见伊独自卧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双手揣在胸前，弯脖闭眼歇着，也不过五岁小孩儿的一只鞋那么大，而这个老气横秋的姿势，让我实在忍不住笑了。

没妈的小猫可爱，有妈呵护的更善于耍宝。这个夏天小忧怨生了一

胎三个，黄星星，黄月月，黄三三，娘儿四个住在院子西侧的院墙下，南瓜秧爬满了院墙，开着黄色的花。南瓜秧的嫩叶可以炒菜做汤，摘把叶子，也许就能在叶子底下发现毛茸茸的小猫崽，睡觉的一下子就惊醒了，正练武的就冲人龇牙，然后连滚带爬地去找妈妈。

小区里有几路人马照顾小忧怨的月子，大家拼的是人品，也看谁签到早。周末六点半我端着罐头刚到，丁大姐披着睡袍拿着半袋牛奶也到了，她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哎，这袋牛奶我喝不完给她们喝吧……”明明是故意给小猫留的，还怕人知道。人家一番心意，我就不能说小猫喝牛奶也许会拉肚子这种煞风景的话了。

我俩站在栏杆边看娘儿四个吃早饭，我没洗脸，丁大姐没梳头，但是看大猫小猫对着脑袋吧唧吧唧吃饭，真是感觉特别美好。不过，人来人往的围观把产妇气坏了，她带着三个猫仔走了几天，后来可能觉得别地儿伙食不好，才回到南瓜窝棚里重新住下，忍气吞声地带孩子。

猫族是夜行动物，个个皆是午夜精灵。白天的时候小忧怨母子都在睡觉，不睡的时候就藏在杂物的缝隙里。夜里十一二点就不同了，那时候人和狗都睡了，小忧怨爬上院墙自顾自梳理被毛，三个娃就在破木板上追跑打闹，黄白毛线团骨碌骨碌跟电动的似的。天气凉快的晚上我就悄悄走过去看着伊们玩耍，能看好久好久。那个白领巾的小娃独自坐在栏杆下，伊没看见我，正看一根极细的塑料绳被夜风吹着，伊看着看着就站起来去抓，但抓不到。微弱的灯光下我能看出伊的眼膜才刚刚褪去，眼睛萌萌的，胡子弯弯的，这根飘动的小绳实在太神奇了，看伊的小嘴巴噘着，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就一直这样，看了好久好久……





貌美如花、桀骜不驯、对人爱答不理的小忧怨。

麻雀英雄白短圆

秋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最短暂的时光。“有蟹不瘦，有酒盈卮；君若不饮，黄花过时。”

这天下班早，在超市买了8块钱的迷你版黄花鱼，足足两斤，煮了一大锅，黄大爷和小黑吃得很香，我实在是个优秀的大厨师啊！夜里九点半，推窗望望天，满天浓云，雨似下不下的，我就盛了一碗鱼和丁大姐汇合给院里的喵送夜宵，想着得跟玳瑁大娘混出点交情，以便带她去绝育。玳瑁大娘的儿子念三在夏天的暴雨中死掉了，忆郭顺利长大，玳瑁大娘还带着他生活。早该送她去绝育了，但想了很多办法也抓不到。

一大碗鱼肉拌干粮，其实也不够分，小黑鱼和他姥姥、玳瑁大娘，蓝小白姐俩、黄文哥俩、断尾狸，群猫都在。小个头儿的忆郭忙上忙下的，总被猫姥姥拍打，他压根儿没吃上几口。别的猫吃不上也不敢说话，只有他，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大概是怨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为老不尊、鱼肉不嫩、娘不作为……丁大姐站在一边，把我手里的碗拿过去，专门给忆郭，还严肃地说这个小个子得多喂，要不然过不了冬。

群猫夜宴的时候，大家都问：“白短圆呢？”白短圆为什么没来吃黄花鱼？虽然和蓝小白是一奶同胞，但白短圆平时不大到停车场来，来了也不吃饭，进树丛上个厕所就走，真不知道她平时吃什么。好几次我看见她从垃圾桶里冒出来，或者跳进去。这个女猫的性格有点孤僻，她的亲姐妹、姨表兄们都生活在停车场，唯独她离群索居，不与众猫为伍。我们丁大姐性格爽快，对人、对猫一向高声大气、礼数周到。夏天的晚上经常见她把白短圆从东墙带回来吃饭，一边用脚赶着她，一边数落：“你往哪儿跑？回去吃饭！”白短圆的个头不大，表情总是淡淡的，从不刻意讨好，感于食堂管理员盛情难却，她只好摽着小碎步忽前忽后地跟着……

大学生小齐下了晚自习也来凑热闹，举着一杯冰激凌来停车场找小黑鱼玩。我觉得该回家了，夜里十点多，又在下小雨，看见冰激凌，我觉得真冷！远远地，忽然看见一个单薄的小身影来了，走近了，竟然是白短圆。但是，鱼渣都没有了，干粮也就剩几粒，白短圆转了一圈，单

薄的小身影又走了。

走到单元门口的时候，忽然看见树丛里有个白影子，我说你在这儿干吗？你吃晚饭了吗？她冲我喵了一声，又抬头看看，我觉得她是辨认我住哪个单元呢。我说你别动，你在这儿等着，别动啊，我给你拿鱼去，你千万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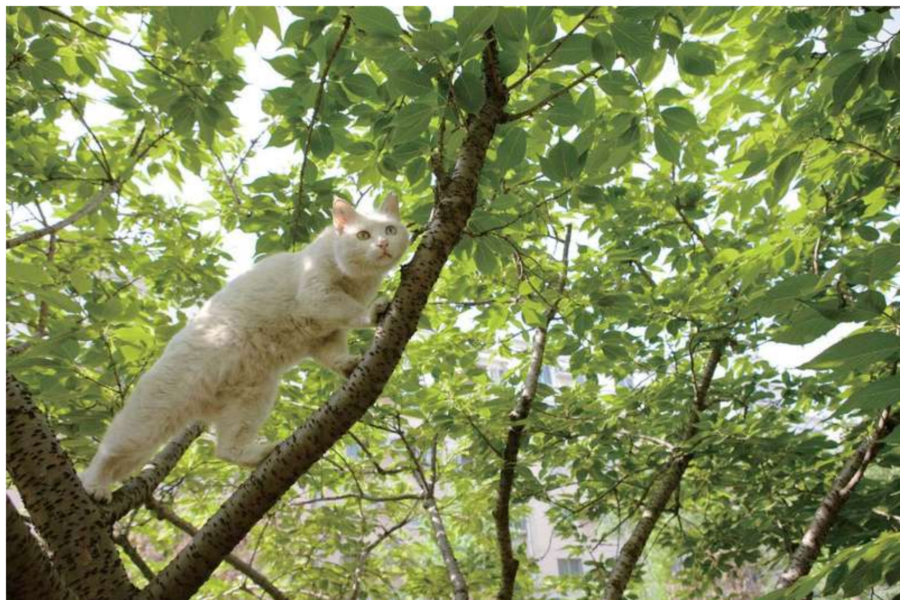
白短圆真的在路灯下停步，竟然来了个“农民揣”卧下了。雨点松松地洒下来，一下子就紧密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家盛了小半碗鱼，立马跑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出门一瞧，白短圆不见了！当时，真挺失望的。

然而，树丛里，白短圆圆溜溜的脑袋又冒出来了，喵……

白短圆像世家名媛一样就着小碗细嚼慢咽，甬路上开过一辆别克，车灯照得雪亮，也没吓着她。风一吹，树上有雨滴落下来，她也不躲。无论从哪方面说，白小姐都不是普通角色。

第二天晚上，黄花鱼没有了，夜宵是小齐送的干粮。这个90后的好小孩儿啊，一直在小区里租住准备考研，还帮忙收留过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奶猫，小奶猫和他住了一个月，顺利找到领养，小齐也特别开心。一大早我就接到他送的罐头和粮食，小齐是来告别的，考研通过该搬到学校去住了，他说得空就会回来看小黑鱼这些猫朋友。

忽而今夏，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小黑鱼、蓝小白和怪小白躺在车顶上吹风，天上飘着的大朵大朵白云随风移动，凉风抚在胳膊上滑滑的，恍惚间北京成了舒爽的海边城市。喵们对研究生小齐发的福利很是喜欢，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我端起碗准备收工。路灯下，忽然白短圆颠颠儿地跑来，白色的身板像一匹精致的小马似的，奇怪，猫族走路为什么这么好看呢？我说你又来晚了，近了，才看出她嘴里叼着一只麻雀。哇，夜里十一点半，白小姐抓了一只麻雀当夜宵。



摘花披叶、低调入画的白三小姐。

众猫围拢过来，白短圆很矜持，叼着麻雀在小黑鱼、蓝小白、猫姥姥眼前转了三圈，满嘴叽叽歪歪的，好像嫌这只麻雀不肥，不太合胃口，一五一十给大家都看清楚了，她才狠心踱到一棵杨树底下，充满仪式感地开吃……

淑女风、朋克风和文艺风

那一年春末，小区里新生了三只白猫仔，像雨后冒出的三朵白蘑菇，又嫩又美。大白披着一身极品长毛，双眼湛蓝，叫蓝小白；二白的眼睛最奇妙，左眼纯蓝，右眼竟然半蓝半黄，简直是猫间难找、世间无双，叫怪小白；三白是短毛小妞，圆圆的脑袋，眼睛一黄一蓝，就是我们的麻雀英雄白短圆。可惜白色猫咪太常见，找领养困难，只能任着白家三姐妹在小区里野着，发育成熟前带去绝育就行了。对女猫来说，适龄绝育是提高生命质量最重要的事。

据丁大姐说，三美女的妈妈是隔壁小区的一个三花猫，把她们生在西院墙下的地柏丛，断奶没多久妈妈就失踪了。按猫族规矩，猫妈妈在断奶后教授儿女捕猎的本事，毕业之后，或者母亲离开，或者把儿女赶走另拓疆土，这位猫妈妈大概是前者。这白家三姐妹，从小就态度冷漠不亲人，尤其是怪小白，见人就闪。蓝小白和白短圆在四个多月大的时候，顺利地去医院做了绝育，从此就老老实实地在停车场玩，和黄家兄弟耳鬓厮磨，友谊长青。

杨树院墙外，唉，我都不好意思说，冬天堆着一层楼那么高的煤块，夏天就是个大垃圾堆，其他时候，煤堆与垃圾堆并存。挨着垃圾场，人倒好说，多洗澡多换衣服就行了，而猫哪，任是猫族爱干净每日梳理，仍然抵不过环境的脏乱，尤其白猫，形象绝对非常糟糕，长毛大衣的白家姑娘看着惨兮兮的，煤渣、草叶粘在被毛上，很容易结成毛结，梳理困难，一使劲儿一大缕毛就掉了，露出粉色的皮肤，曾经最好看的蓝小白，一到冬天就成了邋遢白，除了漂亮的蓝眼睛，一点儿都没有当年的美少女模样。

转过年来，怪小白发育成熟，早就到了戴胸罩的年纪，这边的男猫已普遍绝育，她的朋友都是院外的男猫，经常在院墙下滚在一起。春天时，我看见过不止一次，不禁为她长长叹息，姑娘，注意避孕哪。

因为怪小白心里的小火苗克制不住，各种跑码头、换男朋友，食堂开饭的时候很少看见她。但这个礼拜她出现的次数突然变多，几乎每次开饭她都沿着院墙飞奔而来，来了之后也不怕人，大屁股把别的猫挤开

埋头猛吃，羞涩少女变身大胃泼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姑娘不是怀孕了吧？回娘家养胎来了？果然。

白家大姐一贯淑女风，二姐走了朋克风，三妹白短圆走了文艺风。白短圆是有法术的喵，是人类无法了解的喵，有时消失两天，有时消失一周，然后又毫发无伤地回来，吃点喝点，像梁朝伟去伦敦喂鸽子一样，当没事发生过。







淑女风、朋克风、文艺风——白家三姐妹。

最初，邻居张教授想把她收养在院子里，说这个喵是能听懂人话的，叫她进院吃点心，她受邀进来就吃；说等下给你拿碗水，她就等着喝水，喝完水，教授说你走吧，卢比马上就回来了，别让他看见你。白小姐眨眨眼，就轻盈地走开了，搞得教授站在院子里只剩咂嘴，啧啧啧，这么好的喵，连在院子里搭个窝也是不可能的。教授家的卢比是一

只嫉妒心极强的老狗，小个头吉娃娃，老得胡子都已经白了，心眼儿却比针尖还小。张教授家以前养了一只大白猫，卢比刚来的时候被白猫的大爪子吓了个半死，经常被白猫施暴，心理创伤多年不能愈合，大白猫老死了，埋在树下，卢比还是怨怒，他首先见不得猫，更见不得的是，白猫。

猫科动物是夜行动物，深夜的小区是他们的游乐场。天气好的时候，除了能看见黄贰和忆郭们摔跤，还能看见过路猫在垃圾桶里觅食；没有绝育的猫各种乱搞，呼天抢地的；小黑鱼和妈妈的爬树比赛也在深夜举行。

喵星人的晚间广场舞大型团体操，白家小姐偶尔也参加，小黑鱼带着众猫从西向东，白短圆独自踩着落叶从东向西，在小区中部草坪上相遇后，左右左，右左右，互相亲三遍，脖子贴脖子，然后尾巴绕尾巴，群猫礼毕开始捉迷藏摔跤什么的，或者跑得远远地去拉屎，整个小区冒着和气的白烟儿。

谁知道春节后白短圆就不见了，她是真的消失，要想躲过丁大姐、黑猫妹和我的眼睛并不是容易的事，况且我们社区又小得要命，十分钟就能完整走一圈。入冬以后，丁大姐问了我好几次有没有看见她，我说没有真没有。我们多次去白短圆歇脚的小院找她，发现她住的泡沫箱子不见了，那家一直黑着灯，好像很久没人住了。丁大姐白天夜里都留心着，甚至到隔壁的小区去喊她，到处都没有，“没有了……”

白短圆与人疏离，尤其对陌生人，丁大姐说“没有了”，大概不会是被爱猫人领养去。喵星人的行踪不能按地球人的想法猜度，两个多月不见了，白短圆上哪儿啦，到底上哪儿啦？

如何闯入流浪猫的神秘世界

绘本《野猫的研究》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作者伊泽雅子是日本琉球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猫科动物的生态，由“台湾绘本阿公”郑明进翻译，文字平实有趣，图画也精彩得让人不忍释手。故事讲的是作者跟踪流浪猫“大雄”二十四小时的事。她带着地图、本子、手电和望远镜，把大雄的一天记录下来——在哪里午睡、以哪个垃圾桶为餐厅、吃了什么、遇到谁、行进路线等等。那个详细劲儿，简直像是科学家记录一只稀有的野生花豹，其实呢，大雄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黑白警长猫。

作者说：“你是不是以为一定要到非洲大草原，或是亚马孙的丛林，才能够研究动物？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错了。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动物？如果仔细地去观察它们、研究它们，也会有很大的发现哦！”

书里的流浪猫大雄总是边走边停，停下来左右看看，然后继续走，遇到同类要遵守猫族的规矩。作者说：“我也停下脚步，想找个可以躲藏的地方，怕万一他转头就会看到我。如果我来不及躲的话，就要装出‘刚好和你走同一条路’的表情才可以。”

对于想当流浪猫摄影师的我来说，这本绘本深得我心。玳瑁大娘绝育后被气跑了，已经四五天不见，周日，我到杨树院墙外锅炉院去找她，“装出刚好和你走同一条路的表情”这一招正好用上。锅炉院就在小区的南边，竖着一个六层楼高的水泥水塔，四层楼高的车间，篮球场那么大的煤山，到处是破木头堆、翻斗车，工人不多，都悄无声息地干活，一点儿也不吵。

我一个妇女，背着相机悄悄溜进去，挺怪的，这年头儿背相机的都不受欢迎，尤其是悠闲溜达的，进入工作区，要是有人盘问，怎么说呢？只能撒个谎说猫丢了，我是找我们家猫的。

工人们都在车间干活儿，空阔而破败的大院子里没有人影，院墙下长满荒草，铺着煤渣，楼边的空地上开了几畦菜地，有大白菜和葱，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小果子。浇菜的水管子随手撂在地里，像条大蛇，我怕这个。耳边除了麻雀叫，就是喜鹊叫，难得人声那么遥远，像小时候四

处“探险”的感觉。

车间的外墙叠着几层钢楼梯，出来擤鼻涕的工人奇怪地瞧瞧我，也没张口盘问，就回去了。楼梯外头晒着小孩儿的衣服被褥，看来工人可以带家属的，福利不错。我忽然想，这不是小时候了。小时候，任何煤场都是严防死守闲人免进的，不打招呼进煤场基本上都是去偷煤。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偷”过，我们还偷纺织厂的线辊子和盐汽水……

我知道忆郭他爸饼脸大叔肯定住在这院，树窠草丛里找遍了，没找到。转悠了一会儿，遇到一只大花猫，正穿过菜地好像要去我们小区，幽绿的眼睛，皮外套也是漂亮的玳瑁色，颜色特别均匀油亮，但不是玳瑁大娘，夏天以来我见过她三次。10月中旬，她跳墙过来吃饭，我拍照打扰了她，她匆匆吃了几口就走了，过院墙回头看我还拿镜头对着她，就在地上利索地晾了一圈肚皮，当谢那几粒猫粮。我当时那个羞愧啊，发誓以后再也不在猫族吃饭时用咔嚓声打扰她们了。

那次的1/200秒，堪称惊鸿一瞥。她实在是个难得一见的大美女，和小忧怨的美不同，打个比方说，如果小忧怨是葛丽泰·嘉宝，玳瑁大娘就是安吉丽娜·朱莉，而玳瑁小妹就是艾曼纽·贝阿，也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和汤姆·克鲁斯搭戏的那个法国美女，名气不大，但美得慵懒、深邃、不张扬。细看我们这位“艾曼纽”不但美，且腰身已经特别粗壮圆溜，孕相明显，这美要延续给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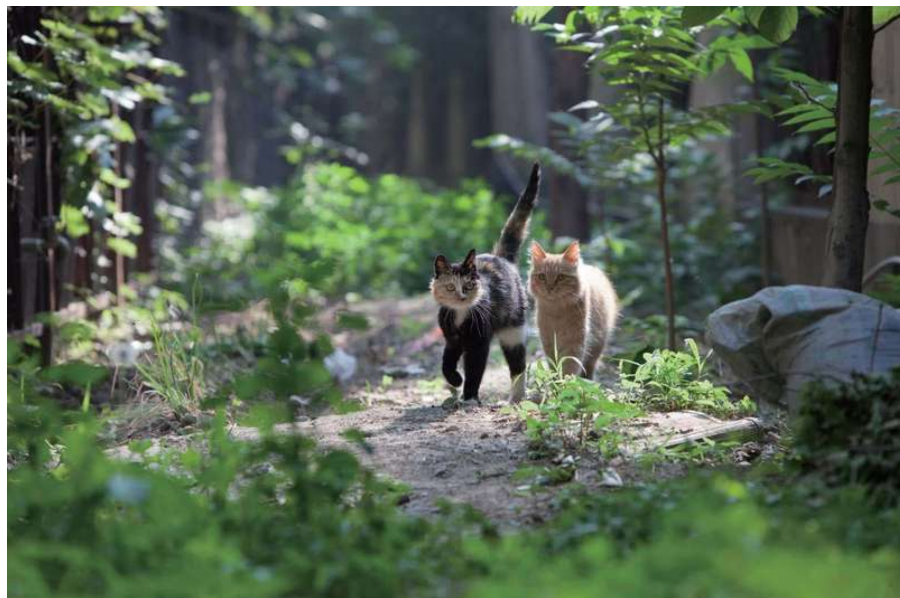
艾曼纽有点怕人，却不是无影猫，隔五六米的距离时，她并不躲，被追烦了就一屁股坐下，好奇地看着我，眼珠定定地，一边看，一边叫，“喵，喵，喵，喵——”各种声调，各种语气，像聊天，像八卦：“你干吗？”“你是谁？”“你住哪儿？”“你闲的？”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随便走走，刚好和你走同一条路哦”，甚至一句话不说，笑眯眯地只顾“咔嚓”“咔嚓”，脑海里默咏着：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唉，有点酸？！隔夜的猫粮也要吐出来了吧。

在锅炉院我并没转悠太久，除了艾曼纽再也没发现别的猫，玳瑁大娘和饼脸大叔迟迟不肯现身，最后连艾曼纽都躲到冬青树墙里，不肯无偿出镜。我只好溜回小区继续拍小黑鱼那几个小伙子打架。

回去不到十分钟，艾曼纽仿佛后悔了，她急匆匆地翻墙过来，落落大方地站在镜头前，希望我再给她单独拍几张。她在瓜菜架子上摆出各种姿势，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有表现欲的模特，一时激动得猛按快门。直到天光暗下去了，大美人才从架子上跳下来，在枯草上翻了一个肚皮，迈起猫步走远了。

后来我才明白，她是来托孤的。世事难料，她肚子里的猫小孩儿，一年后领养失败，留在我家成为第三只猫。







艾曼纽和她的儿子、朋友们。

阳光灿烂，白短圆当了宋江

清静的早晨，我自个儿在“海棠居”附近的甬路上溜达，悄悄寻找喵星人的踪影，小黑鱼和猫姥姥闻到熟悉的味道，迈着猫步聚拢过来。照片还没拍几张，一个单元门打开了，出来个五十来岁的阿姨，手里拎着垃圾袋、塑料袋，大包小包的。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先把垃圾扔掉，就奔我来了，口里叫着：“宝贝，宝贝，快来！今天吃烧鸡！”我一愣，眼前一黑，才明白是冲小黑鱼叫的，她用一个塑料袋包着手，单手从袋子里把一只煮得嫩嫩的整鸡掏出来，举给我看：“烧鸡哦！”然后撕巴撕巴连骨头带肉全放在地上了，鸡脖子断了，俩鸡爪子支棱着，似是不忍撒手人寰。小黑鱼闻到鸡肉味，稍微犹豫一下后，就像洪七公一样扑上去吃了，我没法拍了，站在一旁静观其变。

烧鸡阿姨转向我：“你是摄影爱好者啊？”“是！”烧鸡阿姨很热情，絮絮不休地说这些猫怎么可爱怎么可怜，这么一说我马上把她当朋友了。她还说昨天邻居某某跟她要这只鸡，她没舍得给，某某还不高兴了，她说：“猫吃鸡好，啃得干净，给她吃就浪费了！”我说是。这时候，黑猫妹从窗户里看见我就出来找我，走过来一看满地鸡肉鸡骨头，就愣头愣脑地说：“哎哟，别给猫吃这个，回头卡了嗓子就麻烦了……”黑猫妹说话一向这么直。

烧鸡阿姨很失望，问猫不能吃烧鸡？就跟着黑猫妹把骨头什么的划拉到垃圾桶里，我脖子上挂着相机扎着手没帮忙。

她俩住得近，算是半熟脸儿，烧鸡阿姨知道黑猫妹一直“喂野猫”，就说：“这鸡胸肉最嫩了，我拿着，我带你们去南门那边找一只小白猫去，那猫快瘦死了，贼可怜。”

我们仨走到南门，没有找到瘦得要死的猫，特别拽特别肥的倒有两只，在邻居院子里眯眼晒太阳，怎么叫也不来吃鸡胸肉。巡视无果只好往回走，边走边闲聊。天气真好啊，阳光灿烂，祥云缭绕，就是空气太干燥，头顶上粗嗓门的喜鹊嘎嘎嘎地叫着，围着大杨树飞来飞去。喜鹊们经常偷猫粮吃，猫们看着也不管。忽然，草丛里有一团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黑猫妹说：“你——看，那是谁？”

我的眼神儿不错，相机马上到位，一下子就抓拍到那个小身板儿，那猫忽然回头瞟了我一眼，我说：“是白短圆！真是白短圆！”

然后，我跟黑猫妹忍着笑快步去追，烧鸡阿姨不由自主地跟着。我在后面喊：“白短圆，等等，有罐头，等等！”

白短圆停了脚步，我们已经近得能看清彼此的眼睫毛了，她一脸“大姐你找谁”“大姐我跟你不熟”的表情，孩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李阿姨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一个多月不见，阿姨们还以为你“死了”！丁大姐端着鸡胸肉找了你那么久！我把花花绿绿的寻猫启事都在互联网上发了，连大阪、墨尔本、西雅图的人都看到了，你不但没死，你还在小区里，你还跑？

白短圆转过身来看着我，我用慢动作把罐头放到她面前，自己恭敬地退后三米，和黑猫妹交换了幸福的目光，等着看白短圆狼吞虎咽感激涕零的样子。但是，她没有，她闻了闻，琢磨一下，抬起小爪子又走了！我觉得真挺挫败的。虽然挫败，脸上还是笑着，情不自禁地笑。“烧鸡阿姨”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已经感同身受，动情地说：“跟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似的！”我说这不是孩子，按北京话来说是“祖宗”！

白短圆闻闻罐头并不吃，拔脚往北跑，她个子小跑不快，想把我们甩了，是不可能的。跟着她在院子里转了一百多米，她跳进一个种着绿竹的小院里停住了，回头看看我们，知道我们进不去，就钻进栅栏跳到空调外机上喝水——有个专门的水碗在等她。

我们站在栅栏外边指指点点，不知道白短圆什么情况，女主人从里面探头问：“有事吗？”我们摇头说没事没事，我们找到我们的猫了。主人一听特别惊讶，打开窗户说：“啊？她是你家的猫？我已经养她很久了。”黑猫妹说，不是家里的猫，是大家的猫，唉，总之是咱们小区里的猫。

这位邻居是个戴眼镜的中年阿姨，黑发齐肩，气质高雅，一看就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像个博导。听说白短圆是小区里的猫，马上眉开眼笑，说：“哎呀，我真的养她很久了，好容易养熟了，她在这儿吃在这儿住，跟家里的猫一样，每天两顿都是皇家猫粮、白开水，我刚给她煮了虾，你们瞧……”

眼镜阿姨从窗户里伸出手，从猫碗里捏出一条剥了壳的粉红大虾，

倍儿新鲜的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烧鸡阿姨手里捏着一块鸡胸，马上怂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咽了一口口水。

眼镜阿姨继续说："你们瞧，我给她铺了个窝，搁在空调这边，又背风又得见太阳，我可喜欢她了，哎哟，我的小臭猫，我的好孩子……"这时候，阿姨又伸手在白短圆头上温柔地按了按，白短圆竟然甜蜜地笑了，没躲。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以前丁大姐满院子找白短圆，赶她回喂食点吃饭，每次她都磨磨蹭蹭、爱答不理的，到了盘子前，闻一闻就走，我们捧上罐头拌饭，她也不稀罕，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吃着25块钱的皇家，绝对吃不下10块钱的"农家"，可怜丁大姐每次看见她就给吃的，就怕她饿，唯恐她弱，一把苦心苍天可鉴。

曾经的麻雀英雄白小姐，小别墅一住，精品粮一吃，嘴巴油了，屁股大了，妥妥地被招安了，当了宋江把兄弟们都忘了。当丁大姐满院子找她，轻声吆喝的时候，白短圆一定趴在箱子里使劲地捂着耳朵……不出去、不出去、坚决不出去。

聊来聊去，烧鸡阿姨和眼镜阿姨已经成了朋友，相约出院儿去采摘。临走，眼镜阿姨给我们看她洒在地上的小米，专门招麻雀的，她说："我的小臭猫最喜欢玩麻雀了……"

告别白短圆，我和黑猫妹依依不舍地离开台阶上洒着小米、碗里留着虾仁的小院，高兴，也有点惆怅。

詹姆斯·邦上手术台

下午，在办公室的西翼楼，有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站在楼顶准备跳楼来着。消防车等了大半天，楼顶停车场也封掉，当然，这个姑娘对着万丈晴空，想明白了，就慢慢走下楼。我的窗子正好能看见楼边的她——她站着、坐着、又走开，我就觉得，别的不说，那么晴美的蓝天，你舍得吗？化解心中积郁，和小动物玩玩也是一个办法，对这个世界的超拔之爱，愚蠢的人类未必能和猫族相比呢。

在花丛里拍完几位黄大衣的兄弟，有点腻了，想换个颜色拍拍，没换成。小区里来了新猫，竟然也是黄的，是一只大个头的黄狸猫，身上黄是黄，白是白，衣裤上的花纹特别清晰有规则，还有种来自高贵血统的毛绒感，是貂绒吧！他祖上是貂吗？伊一见我就咪咪叫，凑到我的镜头前，想舔！我哪里舍得让伊的舌头碰到镜头，就在小盘子里撒了一点猫粮，送到伊面前，别的猫凑上来吃，伊不吃，先站在三五步外，站在地上猛烈地踩奶，边踩边叫，然后就围着我转，我不是蹲着嘛，伊使劲贴着我转圈，简直要把我挤倒了，就像当年的胖三儿一样。

我不知伊是谁，拍够了就走开了。满脑子想着这个黏糊的新面孔，太黏了，真猜不出什么来路。深夜遇到丁大姐就指着院墙上的黄猫问："这是新来的？从没见过。"丁大姐说："也许是某某家刚扔出来的吧，扔了一只大的，三只小的，三只小的两黑一花，都刚断奶……他们家扔了好几次猫了，一边养一边扔，有一年冬天，特别老的猫也扔出来，趴在单元门口惨叫……哎哟，作孽啊……"

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事完全对得上，我见过那三只被遗弃的小猫仔，这大黄猫那么精神那么帅气又很肥，袜子雪白，一定是刚刚被遗弃的，也就两三天的事。回家打开电脑，回放白天给大黄猫拍的照片，整理一下贴到网上，计划找个领养，闲得慌，还给大黄猫取了一个国际化的名字，"詹姆斯"，黑猫妹总是嫌我给猫取的名字土，这回来个洋气的，这猫那么大的个头，一定是男猫！男猫中的詹姆斯·邦！让丁大姐喊詹姆斯有点难，叫詹詹也行，就说是粘毛滚子的"粘"。

第二天早上，抓黄武去医院绝育时，詹姆斯黏上来了，只好把他一

起带到医院去，拎着两只猫，沉死我了。到了医院，大夫拉起尾巴瞧了瞧，说：“女猫啊！”又拉起耳朵仔细检查：“没耳标[注]！留下吧！”然后，我就去上班。路上忽然心神不定，给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大夫，詹姆斯厉害吗？”“大夫，詹姆斯不会是做过的吧？”

最后，终于，大夫说：“备皮的时候，我们发现，您那詹姆斯确实是做过的！”

眼前一黑又冒起无数金苍蝇，心里对詹姆斯十万个对不起！万幸在手术前备皮的时候发现了疤痕，否则不堪设想。詹姆斯，对不起！我帮你找饭票啊。如果能帮她脱离流浪之苦，找到幸福的家，一来可以弥补我的粗心之过；二来，在另一个世界的胖三儿也会很高兴，虽然遇害很久了，但他的花瓣嘴一直在我眼前晃……

不过，“刚露面”“成年猫”“已绝育”“无耳标”“极亲人”，几条凑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妥，我就电话问告诉我“遗弃”消息的丁大姐，我说：“您确定大黄猫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谁家散养或走失的？”

丁大姐被我一问也愣了，犹豫地说：“嗯，我觉得，没准儿，也许吧，好像是扔的，反正他们以前就扔……哎哟，你问这干吗？”

坑爹啊坑爹！难道我把邻居散养的猫咪送去绝育了？！医院又来电说：“赶紧来接詹姆斯吧！我们这儿床位不够了！”

詹姆斯，这个名字也不能叫了，重新取个名字吧，一定要取个高端大气好记的名字，才趁得上她出众的美貌与优雅的气质，就叫“黄秀兰”吧。“黄秀兰”黄女士的小肚皮光溜溜的，一根毛也没有，懵懵懂懂地从医院回来，我诱导她在“枣树小院”附近生活，严重怀疑她是走失的，或者散养的——东边有户人家住在一楼，家里的纯种蓝猫都是散养的，也许家人正找呢吧？找到一看肚子上的皮被备了，会不会找我麻烦？硬着头皮在小区里贴了启事：“谁家黄猫丢了？找我联系，电话×××。”当然没有回应。

我真是蠢，丢猫的才贴启事呢，哪里轮得到捡猫的？！



“昌平国”第一名媛：黄秀兰。



黄秀兰空降杨树院，曾用名：詹姆斯·邦。

---

1. 按国际惯例，对野外流浪猫进行绝育手术时，需要在猫耳朵上留下明显标记，通常是剪掉一侧的耳朵尖（男左女右），或者在耳朵侧面剪个小豁口，以免再次诱捕造成伤害。已绝育、耳朵上没有标记的猫，往往是家猫。——作者注

齐步走，夜巡

一夜北风紧，气温越来越低，“昌平国”的“食堂管理员”，坚持每天九十点钟给猫们开晚饭，寒风朔气，冻手冻脚，我端着“嘎嘣嘎嘣”和肉罐头，一边装盘一边嘀咕，心里各种矛盾：放多了，怕伙食费不够；放少了，怕猫瘦过不了冬；又怕吃得太胖了，被坏人和野狗追的时候跑不快，肚子卡在栅栏里。我就是这么神神道道、患得患失，中年妇女相毕露，显得闲工夫多，又滥情，其实深夜派猫饭是一件浪漫又有趣的事，其中美妙，我也不舍得不告诉你们。

小区里有一只叫“低调”的柯基狗，就像穷人的孩子取名叫富贵旺财一样，低调实在不低调，简直像得了嚎叫症一样，早晚被主人牵着遛，一边走一边叫，真不知道回家之后是不是还这样，那真够让人受的。

晚上九点半，最晚十点，听到“低调”短促高亢的叫声从窗下越来越远，就可以关掉电脑，出去给黄秀兰们开晚饭了。

猫们跟我们相熟，吃了一点饭，心情好的话就跟着去散步，离开停车场的排气管和轱辘丛林，沿着甬路慢慢溜达，他们在开阔的绿地上奔跑、蹦跳、蹿纵、耳鬓厮磨，淘气的就玩伏击与被伏击的游戏，真正的“躲猫猫”；有本事的爬树，拼着一股劲儿爬上去——下不来的也有；素质低的挖坑拉屎，一脸郑重。白天猥琐丑怪的黄瓜瓜，变得从容不迫风度翩翩，去电影《哈利·波特》里饰演麦格教授也是可以的。安静无风的夜里，昏黄的路灯，七八只健壮的小型猫科动物在身边奔跑，肉垫擦在干燥的草皮上，窸窣有声，刮风啊，雾霾啊，寒冷啊，通通都被抛诸脑后。

跟着散步的猫们，多的时候八九只，少的时候也有四五只，都是邻居们熟悉的老朋友，猫姥姥、蓝小白、怪小白、黄贰等等，亦步亦趋。

怪小白，绝育手术后在我家休养准备进入家庭，性格暴烈，一言不合就试图咬人，隔着窗子看见丁大姐带着朋友们从楼下走过，端着猫碗开夜饭，就伏在窗前哭叫，像《半生缘》里被拘禁的曼桢那么悲苦。丁大姐为怪小白即将被领养而高兴，笑着挥手，然而这在她看来简直更悲剧。我被她折腾一周实在受不了，就把她放归了。回到浓浓的夜色里，

画风突变，她竟然在我的脚前脚后，不超过两米，跑出几步就回头等着，比狗还默契。黄贰也是这样，两次寄养失败，每天哀号，不肯被包养，放归后欢天喜地，看见小石桌都亲亲蹭蹭，如此行不羁、乐自由源于一出娘胎就野生野长，想必每天玩耍的草窠树丛有致命吸引力。

与猫族结伴散步是自娱自乐，其中更多的成分是“猫的报恩”。“既然你请我吃饭了，我就陪你走一走……就知道你喜欢走来走去的……”散完步，猫们也四处散去，各自去找避寒之所。枣树小院有可以容纳十个猫民入住的木板房，暖和避风，但是每天的入住率不足20%，猫族都是独行侠，除非酷寒难忍，不乐意群居。

夜里散步，也会遇到迷路的家猫。白天，小区的告示牌上贴了几张寻猫启事，真让人高兴，遇到那么多遗弃猫之后，终于有寻猫启事出现了——某家白猫丢失，特征，电话，必有重谢。丁大姐一向热心肠，看见这个启事就留了心，“重谢”俩字让她心里乐开了花，她悄悄跟我说：“要是有重谢咱们就收下，一袋猫粮或者给点儿罐头都行，大冷天的，给黄贰他们加点儿餐……”因此晚上带着猫姥姥边溜达边找，仔仔细细找了两天，真被她在车棚的破纸箱子里找到了，一只绿眼睛的大白猫，好像有些血统的。

丁大姐给失主打电话，失主盘问了半天才从家里“扭搭”下来，接过猫抱着看，说：“噢，真的是你呀，小傻瓜你怎么找不到家了！”然后跟丁大姐说谢谢啦，麻烦您了……丁大姐说不客气都是街坊，我天天在小区里喂她们，用下巴指指脚下的猫姥姥和黄贰，暗示她们很饿，黄贰戏很足，躲到丁大姐脚下，有气无力地喵了两声，舔舔嘴唇。

丢猫人说：“您真有爱心！谢谢！”转身要走，丁大姐假装咳嗽来暗示。丢猫人终于想起来什么，掏出手机说：“您看这样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留您一个电话，回头，嗯，以后，嗯，再谢谢您？”

丁大姐说，“算了，不用谢”，带着黄贰他们大步流星地走了。丢猫人一听“算了”，扛着自己的猫也扬长而去，那猫趴在主人的肩上使劲捂着脸，不敢看黄贰和猫姥姥，估计心想：“真丢脸，怎么跟了这个棒槌呢？！”

忙活两晚却什么都没捞到，丁大姐气了一会儿就过去了，继续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派晚饭，雪后路滑，还被贼冰滑倒了一次，爬起来先看

看自己的玉镯子。“哎哟！没碎！太好了！”冰雪不打紧，麻烦的是那些猫们，以往总是要围着丁大姐的腿蹭几圈的，我好担心那些尾巴绊了丁大姐的脚，有时候感情深也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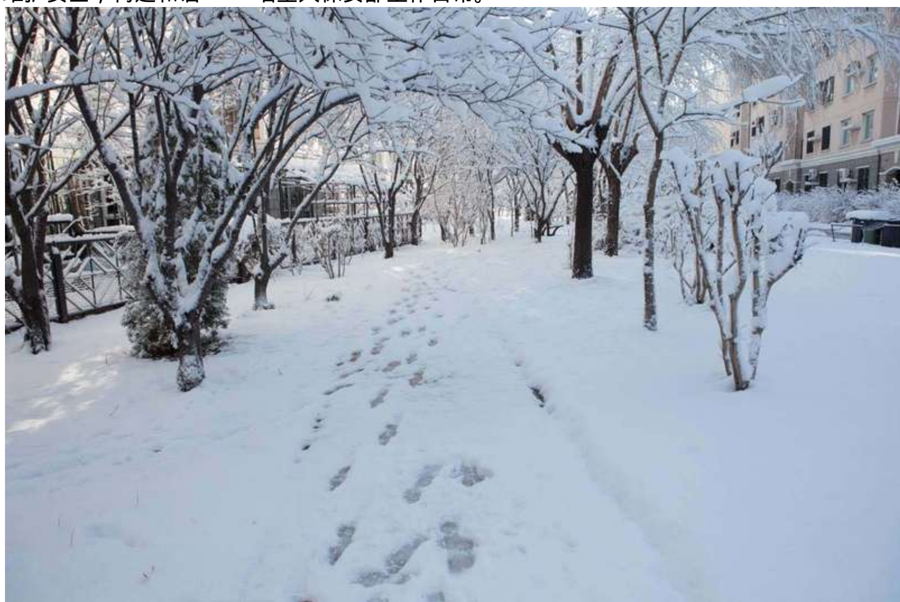
丁大姐全家外出旅游，替班的是我，明摆着不那么受欢迎，我拌的粮已经比平日多加了一个罐头，油汪汪、肥腻腻的，但黄秀兰等辈并不热情，尝了几口都抬头瞧着我，很没胃口的样子。我确实不能像丁大姐那样连安慰带数落的，告诉他们谁该多吃、谁别碍谁的事、谁该喝口水去去火等面面俱到，但我也尽力跟他们聊了：“猫姥姥请吃，黄武请吃，黄瓜瓜请吃，小花请吃，蓝小白请慢走，黄贰要不要加一勺？”但并没什么用，估计等丁大姐回来，猫们会瘦一圈。

去高记食堂放夜宵的时候，遇到小黑鱼、白厚道、高小明和高小丽，四个头凑在一起，小黑鱼不乐意了，转身就跑，跑几步又回头等我，等我跟上又跑，直到把我带到一个干净的台阶前，端正地坐好嘴里不住地喵喵：“我的小饭桌在这里喵，把饭摆上来喵！”我一看，台阶上还真有一个干净的小水碗，确实是有菜有汤的少爷排场……

夜饭和清水补好，跟着猫姥姥大人在院子里齐步走，夜色清明深远、夜空透蓝、星月悦人，如此良辰美景，我觉得特别幸福，跟猫族在一块儿，比跟同类在一起，惬意多了。猫姥姥这位四爪仙，带着我去探寻她的领地，爪感瓷实的树干、口感爽脆的草芽、轻飘耐玩的落叶、没头脑的刺猬党及潮虫等帮派，猫姥姥都一一为我引荐，相比她掌握领地秘密的深度和广度，我混社会的功夫显得多么浅薄。我边走边纠结，要不要拜个师父呢？



“维护安全，构建和谐”——喵星人保安部工作日常。





清早起床，地上铺满了糖，好想尝一尝。

猫冬·白雪·黄袍国

有一年，我在希腊罗德岛旅游，经过一个小巷子，巷子里有十几只自由生活的黑白猫，大猫小猫男猫女猫，有的白多黑少，有的黑多白少，仿佛陷入了奇异的二次元黑白猫国度。没想到回国不久，我就见识了中国式的黄袍国和黑白猫国。

梧桐大道将小区分隔为东西两边，这一年，小区西边的黑猫、黑白猫、玳瑁色猫渐渐隐身，或搬家到路东的范围，黄狸猫固定群居在路西，放眼望去路西简直成了黄袍国。这都是拜“昌平国”第一美女小忧怨所赐，她的性格最是风流，黑、白、黄、花各色男朋友无数，每年冬夏必坐月子，儿子都是白腹白爪黄狸。她的基因实在强大，没有男猫能够扭转。

小忧怨的个头娇小，步态轻盈，被毛干净柔顺，毛色纯白，背部有黄色斑纹，斑纹的形状像个戴帽子的舞女，她的睫毛厚密像扇子一样，淡碧色的眼睛跟葛丽泰·嘉宝似的，深邃又神秘，不奶孩子的时候风情万种，一奶孩子就憔悴干瘪。野外生活残酷，就算有人族投放食物，小猫的存活率依然非常低，女猫连生几胎的话，往往很快就衰老了。对女猫的幸福指数来说，绝育是王道，但是，谁能抓到她呢？

小忧怨实在太狂野了，饲喂她几年，我们从没能在两米之内跟她相处过，诱捕笼对她来说也就是个笑话，病了自己扛，从不翻肚皮，对人类从不隐藏她的反感和警惕，来无影去无踪。她就是本小区的风流女王、一代妖妇。好像为了平衡，妖妇的儿子都是憨厚老实的，尤其她儿子黄贰，大脸盘、小眯眯眼；猫族的眼睛不都是圆溜溜的吗？黄贰的眼睛却小小的、细细的，睫毛厚密如母，眼珠也是淡碧色，从来不跟小猫仔争饭食，甚至连别的大猫吃饭他也站在一边，等大家吃完了，他再吃。这不是怂，是风度。好吧，这不是最“感动社区”的，最感动的是，直到两岁他从没有过发情扰民的行为，不乱叫不乱跑，就跟着老妈看护后来的兄弟姐妹，黄文黄武都是他给帮忙带大的……

丁大姐说：“能不能找领养啊？黄贰真仁义！”丁大姐发这个感慨是因为猫粮频繁被偷拿。我们这边的伙食稍微好一点儿，猫粮桶放在院墙

下的小柜子里，一转眼就剩半桶了；在碗里放了满满的粮，某遛狗邻居路过就松开绳子，狗就嘎嘣嘎嘣地吃。要是站在他身后咳嗽一声呢，那人回头看一眼就会摆出被得罪了的表情，丁大姐叹气：“给流浪猫一口饭吃倒成了弱势群体了。”

要说猫粮仅仅是被偷拿也不客观，有时粮碗里也会冒出一些人类爱吃的食物，除了香辣带鱼、干锅牛蛙、串串香、卤鸭头这样的荤菜之外，萨其玛、炸排叉、绿豆粥也不少见，爆米花、薯片之类的影院食品也有供应，还撒了一地……这番好意让猫族哭笑不得，保洁员皱着眉暗骂喂猫的净给她添麻烦；蚂蚁们倒是很开心，排队搬运昼夜不停。



尝尝方糖的味道。





兄弟同心，把树推倒，尝尝麻雀的味道（右下）。

夏夜里，草丛里蟋蟀的鸣叫声是不急不慌有板有眼的；入秋之后，蟋蟀歌的频率越来越急，像快递员急促地按门铃；中秋过完，蟋蟀歌就成了短促尖锐的鸣笛：“兄弟姐妹请注意，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和人一样，入秋后猫族要贴秋膘了，粮食和罐头也要多破费一些。猫们也争气，一个个吃得胖胖的，开始争夺领地之王。

忆郭的爸爸则完全消失了，傻瓜，为什么放弃这片可靠的饮食点？“昌平国”群猫无首，王座空虚，但大家都绝育了，还争个啥呢，难道就图个高兴？黄武的拳头胖，面相唬人，已经打出一片天下，据我观察，黄武已成了本国西部地区的猫老大，巡视领地、教训怂货、捍卫领土成了黄武的日常工作。若是心里有事，步子就沉重，每次看见黄武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一紧一紧的，怕他检查我的身份证。

隔年的弟弟黄小文就比较怂，夏天被白厚道给打到了本国东部领土，在冬青树丛里住了很久不敢回大本营。白厚道并不是小区的土著猫，左耳去了小尖，已然绝育了，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的皮毛虽然是普通的黄白色，眼睛却是一黄一蓝，黄白猫双眼异色比较少见，身高体壮大脸盘子，特别精神，来了就理所当然地吃喝，还欺负别的猫。静静姐遛小汪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把粮或者一个罐头，在东土找黄小文，叫他：“跟我回去吧，吃饭去。”小文不敢，偷着吃几口，饥一顿饱一顿地藏着，怂透了。

最可笑的是黄瓜瓜。黄瓜瓜是半岁大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喵食堂的，和一只小黑猫同时出现，但是看个头和性格又不像一奶同胞。性格温顺的小黑猫被领养后，黄瓜瓜就定居在枣树小院，每天吃吃睡睡，叽叽歪歪地怨天尤人。他的相貌非常猥琐，举止也欠大方，性格、外貌、体格都不具备优势，脑子倒是好使，给黄武大王当了小跟班儿，黄武吃饭他吃饭，黄武巡山他巡山，可是，被黄武的大王之气一衬托，这个黄瓜瓜更瓜了。和黄瓜瓜一样，黄小明、黄小光也是秋季空降猫，说白了就是遗弃猫，他俩见人就蹭腿、翻肚皮，像男公关一般，大概是希望在严寒降临之前找到饭票，可哪有那么容易！

黄武召集周一晨会，黄贰也召集周一晨会，众猫进哪个会场呢？真费脑筋。虽然有黄瓜瓜这样的虾兵蟹将，黄武大王的宝座也不稳当，为啥呢？因为黄贰。作为王兄，黄贰的打手更多，猫姥姥、忆郭、白家姐妹，一出爪就能把黄瓜瓜拍成“烂黄瓜”。所以，黄武见到亲哥黄贰的时候，总是亲个没完……感情总是这么复杂，当然生活也是。

黄贰脸盘子的变化就是入冬的信号，春夏小尖脸，秋冬大圆脸。梧桐树叶落尽，杨树也秃了，一转眼秋尽冬来，黄贰的脸盘子圆了、横了，厚密的冬毛把眼睛挤得更小了，成了全球小眯缝眼协会会长。虽然年年暖冬，北京到底是北京，寒潮渐次呼啸而至，“昌平国”的气温急速下降，零下5℃、零下10℃、零下15℃……冬季的“昌平国”白雪皑皑，

把黄皮大衣的猫们映衬得黄澄澄、肉乎乎的，成了如假包换的黄袍国。

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猫窝

周六下午和朋友涮羊肉，我吃顶着了，嗓子疼，耳膜也疼。《天下第一楼》里卢掌柜说一个妇女顶500只鸭子，那么周六就有4000只鸭子呱呱叫。吃火锅时的阴雨变成了午夜大雨，又连夜变成暴雪，酿成小雪灾。白天累着了，夜里睡得死死的，什么都不知道，早上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已经成了《纳尼亚传奇》电影画面般的奇景。

我下楼的时候是七点半，因为一夜暴风雪，院子里的树杈断了很多，榆叶梅、柏树、碧桃一类矮树都趴了，杨树、柳树、梧桐一类高树也难逃劫难，喜鹊窝摔在地上，碗口粗的枝杈都断了，压在路上或者路边的汽车上，寒风一吹，树上的雪团咣咣地往下砸，劲儿特大。一个相熟的邻居风雪无阻地遛狗，说："你来晚了，天刚亮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世界末日了呢。"昨夜都发生了什么？

矮矮的冬青树墙倒了，路边开得正旺的菊花全成"冰乃伊"，银杏树的绿叶子冻在冰雪里，几棵如中年妇女腰那么粗的梧桐倒在路中央，积雪足足有十五厘米，昨夜到底发生什么了？劫后余生话苍凉——咱们的喵星人呢？

我在停车场遇到了黄武。不知道黄武昨夜在哪里避雪，他在院墙上站着，好像正在思谋下一步棋，对我的问候并不理会，喵了两声颠颠儿地顺着墙走了。接着猫姥姥从车底下出现了，冲我喵喵叫着，我赶紧把她带到没有雪的屋檐下，把网友送的高级罐头拌干粮舀了一大勺给她吃。她刚下嘴，大雄哥就出现了，嗷嗷地叫着翻过层层"雪山"跑来："谁敢吃我的雪山牌罐头！我是病号，你们偷病号饭！无耻！小偷！"大雄的状态看起来不错，医院几进几出，病症时好时坏，现在四只脚湿了，身上倒是干爽。黄瓜瓜和三花姐的耳朵很灵，听见大雄的叫骂声也莫名其妙地冒出来，跑过来低头开吃。这时候，猫姥姥突然不吃了，躲在一边仰脖观赏雪景。

猫姥姥是个奇怪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是谦让后辈还是完全不饿，抑或是讨厌罐头，或者是为了保持身材，她竟然能对暴雪后第一顿早餐如此淡定，真该写个斗大的"服"字给她。平时也这样，别的猫不吃她吃，

别的猫吃她不吃，坐拥权力中心的架势，仿佛喝点儿西北风就饱了！丁大姐说猫姥姥常常陪她走遍小区里的喂食点，然后送她回到单元门口，用严肃的眼神逼迫丁大姐单独给她开一个罐头。

在西院墙下，有喵喵的叫声，伴着声音，黄小文出现了。这是他出生以来的第一场雪，看起来相当不适应。有的地方雪深，有的地方雪浅，让他完全算不准距离。为什么每踏一步都踏空？太焦虑了，自己是不是喝醉了？在积雪覆盖的荒草地上，他摇着胖屁股，不停地喵喵抱怨。说来蹊跷：黄小文除了脚底，以及钻栏杆湿掉几根毛，全身都没湿！而鄙人我，裤脚和鞋都湿了。

下一个出现的玳瑁猫水彩妹同学，瞪着绿眼睛等着吃大雄的罐头；然后，比较让人痛苦的怪小白出现了，已经半湿了，白猫变成了灰猫，狼狈地边走边舔。真没出息，简直给“昌平国”的喵星人丢脸。都说长毛猫在冬天比较好过，其实遇到雨雪才吃亏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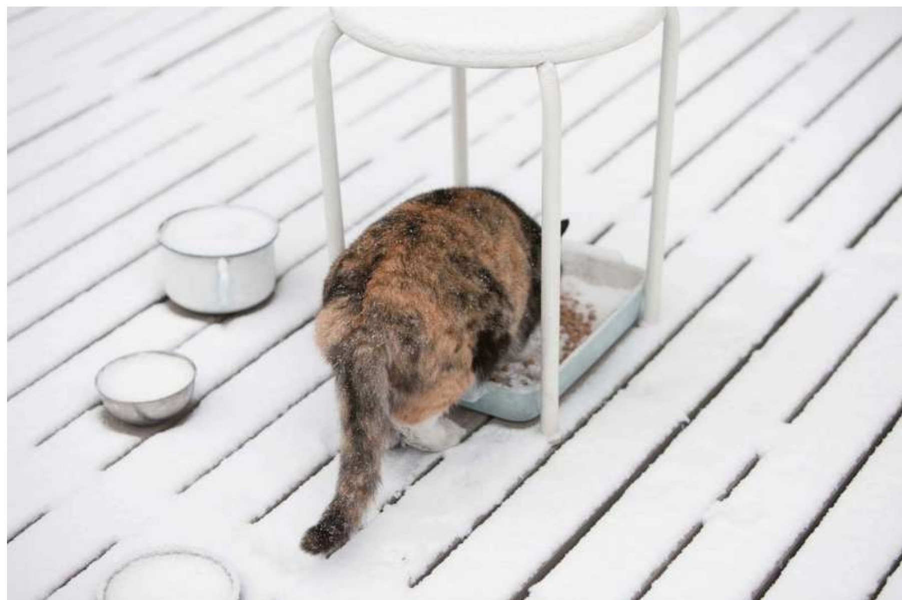
现在，该谁出现了？忆郭？黄贰？他俩是不是已经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小命不保了？我在他俩经常出没的地方找了两圈，嘴里喵喵地呼唤着，没猫应声，枣树小院成了雪窟，地上没有猫脚印，我的好奇心大，弯腰去各个车底下看，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忆郭揣着手藏在车底盘深处，正和黄贰几个朋友依偎在一起呢。

原来昨夜丁大姐以先见之明，把一大盒粮食放在他们经常出没的车底下，车边有雪堆着，我看不见，他们啃干粮看雪景来着，还听着我到处喵喵叫，大概是嫌发音蹩脚词不达意不愿相认。黄贰、忆郭、蓝小白的眼睛在阴暗处闪着雪光，忆郭的眼神冷淡，满不在乎的样子，蓝小白友善地冲我眨眨眼，黄贰向我使个眼色：回家吧，我们很好，别操心了。我站起来跺跺脚上的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万物有灵，老天自有安排。

黑猫妹在楼上发了几次短信，问猫们都在不在，我也没时间回她，又转到自行车棚去看水墨几个女猫受没受灾，简直比民政局的还忙。

水墨和两个陌生的黑猫藏在自行车棚里废弃的车架上，默默地卧着，冲我翻个白眼儿，当然连睫毛也没湿；黄小瘸（以后再说他）和我不熟，看见我就跑开，跑的速度不像个瘸子，倒像宫崎骏电影《龙猫》里的猫巴士，看起来肚子并不饿；黄小瘸的好基友钟小分远远地走过

来，边走边看雪景，脚下留下一串漂亮的梅花印，这也是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第一场大雪。我低头四处寻摸，车棚里死活找不到食盆，好像被积雪埋起来了，只能把食物留在干净的地面上，弯腰放好，我站起来，忽然看见这个庞然大物——说实话，我的鼻子有点酸，谁这么有心啊？哈利路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美的猫窝……





啃冰踏雪，喵星人的冬天也有另一番乐趣。



自行车棚里，邻居用旧沙发改造的冬季猫窝，宽大温暖，近乎奢华。

灭了

雾霾像魔鬼一样扑面而来。

橙色预警的重度雾霾成为一周常态，最后终于被来自张家口的大风化解。立春那天，天晴了，蓝天浓烈得简直化不开，打开胳膊飞一会儿吧，大口大口地呼吸吧……断断续续三十天不散的雾霾，让大半个中国都沉浸在这种焦黄灰臭让人窒息的气体中；一旦蓝天重现，就让人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活下来之后眼睛自动加了“美好牌镜片”，阳光美好、蓝天美好、树影美好、积雪美好、远山美好、堵车美好、活着美好，通通都美好！

天色湛蓝，气温大幅回升，地面的积雪慢慢融化，砖地上湿漉漉的，像用清水洗过一样。忆郭小朋友端坐着，配合我摆出各种姿势。

当时我一直透过镜头看着他，前景的积雪白白的，不错；背景地面潮湿有点反光，不错；忆郭皮大衣锃亮，鼻头粉粉的，不错；忆郭坐姿端庄，像个小兵儿，不错；忆郭双腿并拢，刚好露出四分之三侧脸，不错。但是我没按快门。这时候恰恰有一股微微的风，吹过忆郭的鼻头，他把鼻子轻轻地扬了一厘米，让风划过他的胖腮帮，划过他的胡子眉毛，他眯上眼睛，抿着小嘴瓣儿，嗅着风的味道，我当即咔嚓按下了快门。这是2013年4月，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天。

然而，次年，北京几乎没有降雪，院子里的花草早已旱个半死。转眼到了清明节假期，阳光普照，还是一丝雨意也没有；熬到4月10日，物业才派了保洁员拉着皮管子浇地，也已经没什么大用了。院子里的樱花只有往年十分之一的绽放量，桃花之类的，开个四五天花瓣就焦了、败了，曾经最繁盛的二月兰今年也没几丛。头一年春天在“花海”里拍的“祖孙接吻图”还历历在目，转年，猫姥姥和小黑鱼却只能在裸露的土地上打滚。也许是大眼睛里进了沙子，猫姥姥的右眼有点红肿。

也许是嫌赏牡丹的人来来去去地太热闹，猫姥姥已经从牡丹园搬回高记食堂。张教授为这几十棵牡丹操碎了心，浇水、施肥、谈心，所以，牡丹完全不受旱情影响，开得热热闹闹的，但是牡丹终究高贵傲慢，花期很短，不到一周吧，就“灭了”……

“灭了”是张教授的原话，教授昨天说：“唉，赶紧看吧，眼看就灭了，明天一下雨，准灭……”教授退休前是大学里研究古籍版本的，说话真是有水平，灯灭了、火苗灭了、蜡烛灭了，不是所有发光的东西才能叫灭了吗？





从春到秋，杨树院墙上，小毛球长大了。

花也“灭了”？这个普通的字眼儿让我一直思量着。记得哪次在什么书里看到，剧作家曹禺在那个火红的时代写不出作品，跟女儿万方惨惨地说：“我的笔，灭了……”

小花姑娘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后回家了，她的鼻子还是有点堵，身上长了点小肉，现在跟着黄家哥哥到处溜达还挺开心的。路西的停车场和路东的草丛树丛气氛完全不同，看得出小花真心喜欢爬树啊、捉迷藏啊、摔跤啊、伏击啊这些小孩子玩的把戏。

小花是只孤儿猫，刚断奶就出现在草丛里，叫声微弱，要侧耳细听才能听得到，抓来人为调养一下她又不肯。这个小姑娘很会处理猫际关系，不知道是怎么说服黄月和黄瓜瓜带着她睡觉的，给她挡风。有好吃的罐头也懂得要多吃，撑得走不动了才滚到草丛里打瞌睡，她就这么长大了，这个冬天一片雪都没下，她少受很多罪。她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送她去医院绝育，医生说，她怀孕了，只能引产。

她还是小孩儿哪，哥哥们果断过马路的时候她就不敢，躲在路边的汽车底下喵喵叫：“等等我！等等我！黄贰哥哥自私！”夜里的时候，常常是我等她。虽然等着，但我心里并不甘愿，不想和小花们太亲热，还是点头之交比较好，免得累心、伤心，人与猫的聚散本是缘分，缘起缘灭，都是天意。

2014年1月上旬的一天，忆郭失踪了，枣树小院的陈阿姨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他是陈阿姨家的固定房客，每日包三餐、摸脑袋、捏脸蛋的。忆郭只和陈阿姨要好，看见陌生人就跑远。那个傍晚，忆郭爬上墙头正要翻过栅栏，衬裤雪白，皮大衣闪亮，好一个风度翩翩大美猫，陈阿姨看到了，冲他喊：“哎，你回来，你去那边干什么呀？”忆郭没答话，回头看了陈阿姨一眼，就跳过去了，隔壁的院子也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地盘。这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按理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三年半过去了，忆郭再也没回来……



蔷薇花满开，忆郭和小伙伴围观花丛里的大马蜂，这是夏天最重要的节目。忆郭失联的第二年，蔷薇花枯死了，被刨掉了。



寻猫启事：兹有大美猫名叫忆郭，成年男子，性格羞怯傲娇。2014年1月走失，昌平国的朋友们在找他。



忆郭，小伙伴等你回家。

第三章
喵星人的门牌号




WELCOME

喵星人的门牌号

3号楼东侧的小院里有一棵品种非常好的樱花，树龄将近二十年，树高不到三米，枝叶不能往高了伸展，就使劲横着长，使劲地开花。盛放时满树淡粉层层叠叠，密密匝匝，气势惊人，深夜还有股缥缈淡远的花香。

这棵樱花是我和邻居小珣对春天最重要的期待，晚饭后我俩有空就集结在樱花树边说点八卦，有一回正八着呢，忽然看见保安小周站在不远处的一棵碧桃树边，我很怕小周吟诵出“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这样的名家名句，就主动和他打招呼，小周见我俩也在赏花，一时相见恨晚，把我俩引到他的体己花前，说：“赞闷针儿海由一个硬化，就是校（咱们这儿还有一个樱花，就是小）！”

保安小周是个植物达人，有回我和小珣正看鸢尾，他路过就说“这个鸢尾是滥（蓝）的，我带恁（你们）去看晃（黄）的”，然后真的带我俩去看了路边几个干得要死的“晃”鸢尾。如“买一送一”般，周保安还说这边的单瓣桃花虽然开得多也不稀罕，把我俩带去看重瓣桃花。一看我就惊了，原来我每天路过，根本没注意这个桃花是重瓣的，少见啊。

这还不算，周保安说：“俩晒（色）的重瓣桃化（花）要不要砍（看）？”“要看要看！”周保安把我俩带到我家楼下的垃圾桶边上，指着一棵盛开的花树说：“砍！恁砍（你看）！”哎哟喂，粉色和白色双拼重瓣桃花，就在我家楼下。

周保安说他计划等秋天捡了桃核育了小苗拿去卖，包发财！我说一定一定，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合股。绿色行业前景无限，在小区想种树种花也想了很久了，作为一个流浪猫摄影师，拍摄环境很重要。

我说这个事“赞闷（咱们）”可以一起干，你发家致富，我“艺术创作”。因为我早就看中了院墙西边的一块地，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地柏丛，这地一直荒着，人迹罕至，小忧怨几个女猫在这里养孩子，带着孩子晒太阳。除了极耐旱的地柏这里什么都不长，要是把地里的碎石头清理干净，换一层干净土，混一点肥，随便种点花草就好了，就可以痛快地拍猫与花了，干脆也种一棵樱花，听说“樱花院”的晚樱树苗才花了

100块钱，后来处女座一打听，要换土的话，这块地连工带料得四五千块钱，媳妇不贵媒人贵，还是算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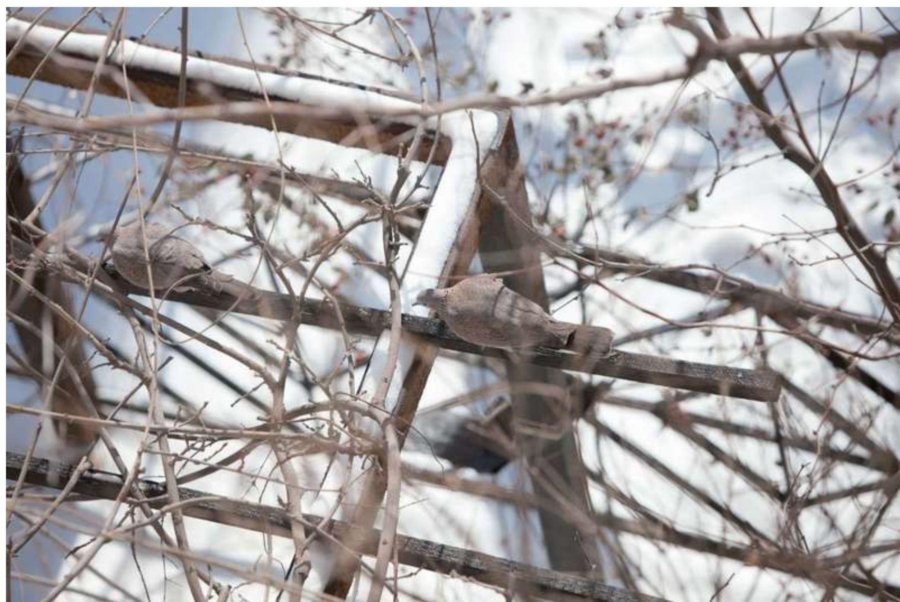
不过，每次从这块地路过我都把它想象成一个美丽的微型花园，算是我的私人猫咪室外摄影棚，概不外借。

牡丹园

有一段时间，我的“影棚”设在3号楼张教授家的院子“牡丹园”，张教授七十出头，身体健康，笑声爽朗，夫妇俩以前都是名校教授。她家的院子足有四十平方米，种了枣树、山楂树、石榴树和一架葡萄，院子外头是月季、牡丹和鸢尾。夏天地上爬着野薄荷，蹲下拍照的时候，能闻到浓烈的薄荷香味。秋天的“洋菇娘”也旺，每天早上开窗换气，探头一看，郁郁葱葱，十分养眼。张教授的花草这么茂盛，主要原因是她舍得浇水，水管子一抡哗哗哗，半点儿不含糊。

不过，让张教授郁闷的是，隔壁的邻居从来不浇水，花草也不比自己家的差，尤其是那架子紫藤，花期长，花瓣又肥又糯。看《御香缥缈录》上说慈禧太后4月里吃“油炸紫藤”“油炸玉兰”，夏天连荷花瓣也裹了面用油炸了吃，不知道炸紫藤是什么味道？那架紫藤就是去年夏天白短圆每天睡觉的地方，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花期白短圆一次也没上去，这家伙太懒了。

春末夏初，自打鸢尾开花之后，白短圆一直住在花丛里，“3号楼南侧鸢尾花丛第二排正中”，这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住址，有“门牌号”的，简直连快递都能收。有时白短圆起得太晚，猫姥姥把她叫起来扇嘴巴，被我撞见好几次。猫姥姥住在哪里呢？就在“牡丹园”竹子茶桌的下层，教授特意给她铺了紫色的棉垫子，猫姥姥闻着牡丹香、薄荷香、月季花香午睡，排场可大了。



本社区生活着三对斑鸠夫妻，伉俪情深。2016年被白短圆误食一只，默哀。

说起来教授全家都挺喜欢猫，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家里大猫小猫有一床，2001年带着老白猫搬到这里，老白猫高龄寿终，埋在院外的紫李树下，那树长得特茂盛，而且树形圆润耐看，谁看了都赞叹不已。除了猫，张教授还喂了几只鸟，斑鸠、麻雀、柳莺（俗称柳串儿），一聊天就是“今天早上我的喜鹊如何如何……”

水碗、饭盆在树荫下摆好——自从2013年初“牡丹园教授食堂”试营业，猫姥姥几乎每天早上都躺在她家的台阶上，搂着张教授的室外拖鞋，早上六点钟就爬起来坐好。教授起晚了，她就瞪着眼睛在玻璃门上蹭蹭蹭，猫姥姥痴迷于此是很奇怪的事，我怀疑她是爱上小汪卢比君了。

张教授的爱犬卢比本来是最恨猫族的，猫姥姥在张家吃饭，连黄秀兰和白短圆也颠颠儿地赶来，所以，有时候张家台阶上卧着三四只猫，胡子和尾巴把台阶都占满了。猫族又最会装傻，都摆出理所当然的痴呆表情，黄秀兰装起傻来是一把好手，卢比要进门还得从缝隙里挤进去，把他气得直哼哼。唉，有些事，气气就习惯了。

何以解忧？卢比君的办法是吃猫粮！他连自己的高级狗粮都不吃，专门吃猫粮，大口大口吃得非常不怀好意。

有一次教授举家旅游，卢比君交给我照顾，每天早晚要遛一次，所

以我早上挺忙的，遛狗、给猫族开饭，喵星人看我和卢比在一起都投来遗憾的目光，就像我是个变节分子一样。卢比对我也不爽，斜着眼睛忍着，我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但两边都不信任我。



3号楼南侧鸢尾花丛第二排正中——“糟糕！我的香闺被发现了！”

给猫姥姥拍照片的时候，张教授扛着竹扫把出现在小院里，大扫把扫啊扫，说：“赶紧扫干净了，让鸟来吃饭，我走之前六七种鸟在我这儿吃碎米，回来后还没瞧见它们呢！”

下雪之前，小区常驻的三对花脖子斑鸠，已经回来了一对儿。下雪那天，我在小区里看见一只很少见的鸟，花翅膀、有羽冠，叫不出什么名字，懂行的邻居说：“这是太平鸟，赶紧去捉啊，叫声可好听了……”想捉鸟的不只是人，还有黄家兄弟，都没得手，太平鸟骂了几句“笨猫”就展翅高飞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鸟们好像都不来了，可能是因为现在白短圆和猫姥姥住在您的院子里吧，我也不确定……教授恍然大悟，跺着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真是有得必有失！”

枣树小院

枣树小院在13号楼一层，院子里铺着防腐木的地板，院门口种了一棵枣树，就是白家姐妹小时候老爬的枣树，后来忆郭也爬。女主人陈阿姨本来不喜欢猫，甚至讨厌猫，但是看小区里的流浪猫实在可怜，就让我们把粮食放在她家院子里，每天早上按时倒水倒粮，还摆了几个纸箱子垫了旧毛巾让猫们住，哪个猫有问题都会打电话说一声，然后，陈阿姨就有点喜欢猫了。

年末年中，陈阿姨和老伴迟叔叔固定要出两趟差，他俩的岁数加起来160岁以上了，竟然还出差！陈阿姨满头白发，戴白金项链；迟叔叔呢，满头白发，长长的寿眉，有时候戴个画家帽，笑口常开，老两口就像保健品广告里走出来的人物，不知道该说啥来表达我的羡慕和敬意。对了，这老夫妇看电视从来不看养生堂，手撕鬼子那种电视剧也不看，难道这就是养生之道吗？

老人家出差了，开早饭的事舍我其谁？9月以来，天气晴朗，朝霞漫天，一会儿就变成了满天的棉花团。迟家的院子方方正正，把落叶扫扫，正好坐在台阶上看着猫吃饭，黄小文和黄小明是另一个餐厅的，现在也悄悄过来了。他们吃完饭，就各自美容美发，然后伸个腰在枣树上磨爪子或爬到树上去玩。不冷不热又晴朗的好天气，谁不享受一下呢？

枣树小院是餐厅也是疗养院，食水充足，位置隐蔽，深受口炎病痛折磨的大雄和有着美丽绿眼睛的断尾狸都住在这儿的纸箱子里。断尾狸是从隔壁小区搬过来的，只有半截尾巴，尾巴上的伤口没有愈合，也没有绝育，非常怕人，和人的安全距离是两米以外。他和大雄一样，口腔炎让他越来越瘦，越来越没精神。阳光好的时候两个病号就靠在一块儿晒太阳，晒的时间长了，断尾狸就头顶头把大雄顶进窝，不让大雄独自待在外面。这些都是陈阿姨告诉我的，陈阿姨感叹，没想到流浪猫也有感情呢。

2013年早春，大雄死在院墙下的地柏丛里，他和媳妇三花姐第一次跳墙过来吃饭，大概也是这儿。猫族一向傲娇，会选择最僻静的地方咽气，极力不被发现。断尾狸更野性一些，大雄死掉没几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道在哪里灭灯。

黄贰是陈阿姨的脑残粉，每天早上一等陈阿姨打开门，他就躺在地上打滚翻肚皮，左翻右翻连环十八翻，跟陈阿姨表忠心，并求陈阿姨抚摸脑袋，直到被摸舒服了，才开吃。有时候，小忆郭把黄贰顶开，把自

己圆圆的脑袋送上去，陈阿姨一个手拿饭碗一个手抚摸两个脑袋，都忙不过来了。黄武看惯了这一幕，也把脑袋送过来，喵道："摸我，摸我。"

除了炙热浓烈的感情，人族与猫族的感情也有默契到心照不宣的。

有一个傍晚去小院开晚饭，忆郭正在院墙上犯愣，一看见我就笑了，一路小跑着到院子里等着。忽然他像见鬼一样拔腿就跑。我低头一看，原来他爹饼脸大叔悄无声息地从冬青丛里钻出来了，咦，什么时候回来的？饼脸大叔一向神秘莫测，有两三个月没见着他了，久别重逢，大叔还是那么神气，黄眼珠子瞄我一眼，隔着老远就把头伸在盆子里开始细嚼慢咽。这时黄贰从隔壁院子过来，看见饼脸大叔立马掉头隐蔽——怕挨揍。我悄悄退后，坐在台阶上看着他吃饭，心中升起一股敬意——老流氓应该混得不错，看吃饭的样子就知道，他的毛色柔顺亮泽，肩膀和腮帮子更宽了，脖子上有几缕毛糊着，估计是打架打的。

饼脸大叔吃完干粮，假装不经意地瞟了我一眼，然后换到水盆里喝水，粉舌头推着水波，一圈一圈地荡了两三分钟，喝够了，抬起头四下看看，又瞟我一眼，胡子颤了颤，向冬青树丛去了。临进树丛，他忽然在地上快速地打了三个滚，肚皮一晾转身起来就穿过树丛，杳然不见。如此礼遇，我和"昌平国"的"穆法沙"饼脸大叔是朋友了，这事要低调，不能告诉别人。



"昌平国"的"穆法沙"——饼脸大叔。

海棠居

小区里有十几棵海棠树，而7号楼东边这一棵是最壮实的，春天开花时花朵粉红枝叶翠绿，像挂了一树晶莹的碧玺，排场真不小。一看见它，我就想起张爱玲说的人生三大遗憾：鲥鱼多骨、海棠无香、《红楼梦》未完，我心里还多着点遗憾，因为我在海棠树下受过一回刺激。

那是黄大咪驾到之后不久，我想再领只小猫给他解闷儿。猫达人丁大姐说7号楼有棵大海棠树那家，康老爷子一直喂流浪猫，三四只猫常住他家，有只母猫刚生了小猫，也许能给你一只。

在院外张望半天，康老爷子才出来，家常穿的白衬衫已经有点黄，瘦瘦高高的个头儿，戴着知识分子的黑框眼镜。他从上向下审视我，一百个不放心，我仰着头冲他笑："听说您这儿有小奶猫，我能看看吗？要是可以的话我想领一只……""小猫啊，倒是有，听我说，可不能跟菜市场买萝卜白菜似的，我这儿，不许挑！"

我呆住了，康老爷子继续说，小猫不能让你挑，猫都是美的，每一只都美，都可爱，哪能像买菜似的挑挑拣拣呢？"哦，哦——"我除了把嘴巴张成O形，不知道怎么反驳，接下来的话，更超出我的承受力。康老爷子继续说："跟猫比起来，电视上那些女明星根本不美，审美不应该一刀切……祸害猫是要倒霉的……8号楼那家人现在就倒霉了……最重要的是，记住，你不要追求名利、金钱和豪车，那些都没意义！"

我被教训了半个多小时，在正午时分的大太阳底下拷问灵魂，那时那刻，海棠花确实一点儿香味也没有。我一边赔着笑脸听他叨叨，一边小心地往院子里看，靠墙码着几包猫砂，台阶下种着大盆的死不了，地面干干净净的，连个猫毛也没看见。

一脸黑线离开康老爷子家后，遇到一只警长猫，跟着气呼呼的我喵喵叫个不停，像是在安慰我呢。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黑白警长猫呀，几岁了？跟我回家吧。我蹲下想摸她，她跳开一丈远，我的挫败感瞬间爆棚。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本小区的女王——猫姥姥，她不跟任何人回家。

求猫未果，经常在小区里遇到康老爷子，老人家穿着白衬衫灰裤子，"开"着一辆自行车，风驰电掣，前边是菜后头是猫粮。车有时候停在物业中心门口，我就想物业要倒霉了，绿化、秩序、保洁，兹事体

大，十个物业经理绑在一块儿也说不过康老爷子，一堂课下来该干啥就得干啥。说实话，那时候小区的物业做得真不错，物业也经常接到邻居对康老爷子的投诉，自行车棚里的猫窝建设实在太高调，各种尺寸俱全，数量不少于8个，够住十几只猫。有的邻居看了一肚子气，说人还没地儿呢，都让猫霸着了。

猫又不喜欢群居，猫房子空置率很高，丁大姐悄悄埋怨老康同志："这不是给猫找对头嘛！就不能低调点？"

低调？老康同志认为动物保护这事就不能低调，越是藏着掖着，越像干了亏心事，都当怂包怕得罪人，什么时候能立法呢？！这一院子猫野生的没几个，扔出来的有多少？老的小的一块儿扔，虐待动物、遗弃动物就该判刑，罚钱没商量……

后来的自行车棚，夸张点说成了猫窝棚，只是棚里摆了一些自行车而已。谁要敢找他去理论这事儿，就是死路一条——"猫狗是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应该写入国策，而且马上会写入国策……欧洲的黑死病源于鼠疫，你说猫是干吗的，猫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不要追求金钱、名利和豪车……"再说一遍，海棠花太美，但确实没有香味呀。

高记食堂

和人类的餐馆一样，喵食堂也是有开有关的。2013年春天，小区里位于"南部丛林"的一个小食堂关张了，那家人搬走了，当年虎虎和黄秀兰曾是这里的固定食客；康老爷子开的食堂"海棠居"，秋天也关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众猫都离开了，我猜是嫌康爷爷脾气太古怪——连猫都觉得他怪；东南部辫子大婶的食堂一直开着，门上开了猫洞随便流浪猫进屋，但是这一家让邻居们颇有微词，因为她坚持不给猫咪绝育，说违反天理人道，物业和居委会找她交涉也没效果，真是过犹不及。



二月兰花园是散步的好地方。

这一年秋天，本小区最受欢迎的喵食堂是4号楼高记。高老师退休前是工程师，设计石油管道的，六十出头却依然美貌。我们本来不认识，因为寻找白短圆才熟络起来。她竟然把我当小孩，一见面就给我糖吃，热情得让人无法拒绝，我说我这个年龄已经要预防糖尿病了，还吃什么糖啊。高老师把院子里的猫们也当小孩，恨不得挨个发糖："臭孩子！你吃啊！你吃啊！"

跟"牡丹园"和"枣树小院"每天开两顿饭不同，高记开的是流水席，"营业时间"也长，还冲窗外吆喝，要是哪个猫不来或者少来，高老师就不高兴，"小咪，小咪你怎么不来了？上我家吃去，走啊！"高老师经常抱怨自己的"生意"不好，要不是碍于面子，肯定去别家拉客了。

高记食堂的位置比较隐蔽，也是"景观餐厅"，绿竹院墙外是一片绿地。粗大的黄栌树早已长成，树冠如盖，春天碧绿、深秋金黄，树干成了天然猫抓柱，爪感超好，当然，我并没抓过。4月，树间开满了二月兰，像铺了一大块厚实的花毯子，猫族频频出没，是个闹中取静的喵乐园。

5月，通往高记食堂的小路上都是湿乎乎的黑紫色印子，像不留神泼洒的墨点子，原来是桑葚熟透而落……有个每天练太极的老爷子路过，自言自语："好可惜这些花青素，泡酒是极好的……"桑葚自然熟

落，啪嗒啪嗒地要掉两个月，最得济的是喜鹊们，吃了大量桑葚，落在水泥地上的便便都是紫色的。

6月，三花姐也从“枣树小院”搬到“高记”住下了。高老师管她叫小不点，三花姐的身子骨一直不好，瘦弱憔悴。为了显示“昌平国”的每年台历生意带来的财力，我买了些营养罐头交给高老师，让她给病号吃。后来艾曼纽的儿子黄小小得了鼻支，猫姥姥得了尿道炎，都在她家书房里养过病，如果不是家里已经有性格偏执的高龄喵，高老师就把小小收养了。猫姥姥呢，是本“昌平国”最重要的猫民，食堂管理员们早已约定，等到猫姥姥没有野外生活能力时，都可以接她去养老的，遗憾的是，那一天没有等来……

樱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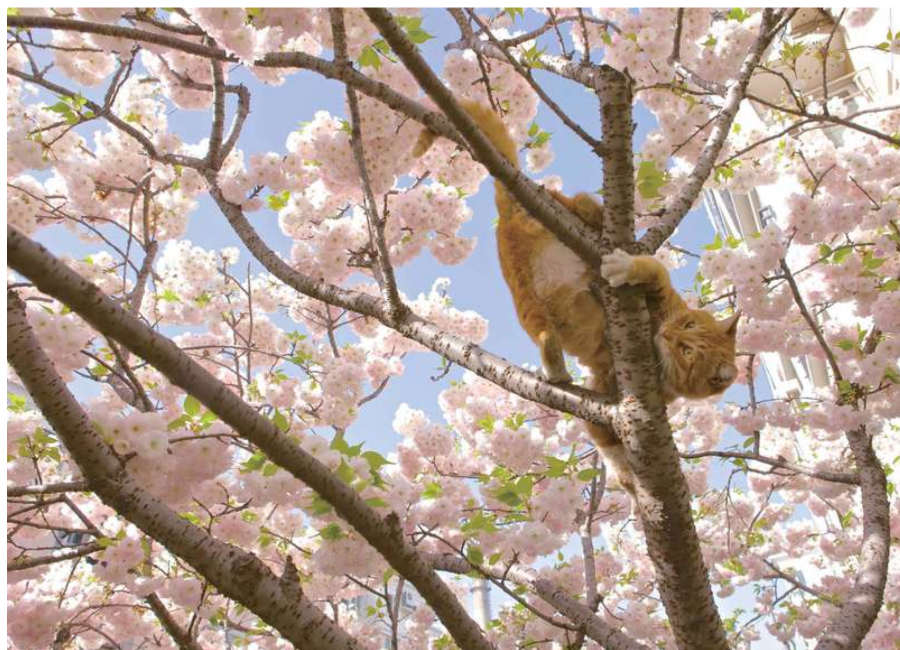
枣疯病是传染的，一棵树得病，一排树都有可能生病。一天傍晚，我端着一碗饭去拉拢猫姥姥，停车场有个中年女子正对着一棵枣树发愁。和陈阿姨家的枣树一样，这棵枣树也病了，几年不结枣，这一年雨水大，密实的树冠压到这位邻居的车上了，树主人也不露面。邻居见我端着碗，马上问：“你去喂猫吗？你什么时候不喂猫呀？”这个问题有点怪，不知道藏着什么玄机，我没敢立刻回答。她继续说：“等你没时间喂猫的时候告诉我，我女儿说，你不喂的时候，我必须去喂！天天打电话来追问你有没有去呢……”我们只有点头之交，连姓名也不知道，听她这一番话，我实在太高兴了。原来有人在窗帘后盯着我的动向，准备随时替补呢，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高老师在“昌平国”住了十年，仍然不习惯这里医疗和交通的不便，虽然喜欢小区的绿化环境和猫朋友，但还是咬咬牙搬回北三环了，临走时嘱咐我经常拍些照片传给她看。

觐见完猫姥姥，我又去西边绿地找黄秀兰。自打高老师搬走后，高记食堂那块儿一直在大兴土木，准备迎接新主人。水碗空了，饭碗空了，做“马杀鸡”用的小梳子也没有了。小黑鱼搬到了南面一个隐蔽的院子，院里停个罩着塑料布的三轮摩托，他就住在座椅上，有时候人家出来赶他，他就跑到西边的水泥管子里睡觉；黄秀兰和白短圆居无定所，搬到了冬青树丛里去睡，下雨的时候怪可怜的。我四下张望半天，发现

树丛里并没有一黄一白，忽然看见黄秀兰和白短圆在“樱花院”的台阶上卧着呢，台阶上不但有猫，还有小盘子和碗，不知道什么时候，喵膳房已经开业了。

我当时惊呆了，这个房子是我“昌平国”的四大名园之一，长期空置，一年365天只有几天会亮起灯光，春天时樱花、海棠盛放，院子外面一拨一拨的赏花群众，院子里连人影也没有。邻居都说可惜了花木这番盛情。现在终于有人住了，看起来院子外面也收拾了，拔了杂草，铺了地砖种了茉莉，我东瞧西看，屋里出来个五十来岁的阿姨，高个子，身材苗条，看着很洋范儿——此处需要搭讪。



樱花院是猫族最喜欢的餐厅和游乐场。

我满脸堆笑：“咦！您这儿有猫啊？”后来才知道，这位邻居姓刘，这个月才从市区搬回来住。当时刘老师指着黄秀兰，慢悠悠地说：“有呀，这个胖胖的，叫小熊，现在住这儿。”又指指白短圆咕哝了一个名字，好像是洋文，玛丽或者伊丽之类的，我心想，怎么几天不见，黄秀兰叫小熊了，我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吹牛的机会，一时嘴快说：“哦，她叫黄秀兰，以前叫詹姆斯，黄！秀！兰！不信您问她！黄秀兰你搬家了也不告诉我……”

刘老师怀疑自己听错了，忍着笑低下头问：“什么，你叫黄秀兰？”这时候，黄秀兰并不看我，好像跟我素昧平生，只顾围着刘老师的

膝盖绕尾巴喵喵喵，跟亲猫似的，这让我有点尴尬，有点失望，也有点不忿。然后，她瞟了我几眼，像在暗示我赶快离开，不要像乡下亲戚似的跟她相认。而白短圆呢，卧在台阶上，垂着眉毛心无旁骛地舔着爪面，看都不看我。刘老师继续献宝：“哎你看这个白的，雪团似的，多么漂亮，一个眼睛黄，一个蓝，名贵吧？”

“啧啧！太名贵了，您可是捡到宝喽！”

当时，傍晚的微风清爽，院子里花木葱葱，茉莉香气沁人，一个慷慨体贴的房东，俩小饭碗，俩“名贵猫”，气温26℃，真是就多我一个不识趣的“乡下亲戚”了！赶紧走开呗。

您看，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猫心似人心，都是实用主义者。

木亭子

小区里有六百户人家，并不都喜欢猫、欢迎猫，不少一楼住户特地在自家栅栏上加了铁丝网，禁止猫族进入，一般来说，这种网子对他们没什么用处。

有天晚上丁大姐正在放猫饭，一个女邻居追上去喊：“哎！就是他就是他！”丁大姐吓一跳，原来说的是脚下的黄小文。邻居拉着丁大姐说，自己在院子里费劲巴拉地挖了个小鱼池，投放了几十条鱼苗，准备养了吃，第二天早上满院子腥气，这猫把鱼苗全捞出来了、一条活的也没有……邻居愤愤地诉说，很有“警察叔叔，就是他”的气势，但是并没把黄小文扭送派出所也没让丁大姐连坐，最后只能叹口气说：“唉，他们也真可怜，沾不着荤腥，鱼都捞出来了，怎么不吃了呢，都糟蹋了……”

然而过了几天，黄小文瘸了，偷鱼被打？不是。

原来，那个邻居眼看鱼养不成了，就改养小王八——家里有孕妇要补身子。黄小文淘气，趁夜爬进去继续捞啊捞，王八一伸头咬在他的腿上，把他疼得在院子里跳。嗷嗷的叫声把邻居惊醒了，开灯瞧见他的样子，笑着说，“恶有恶报”。

每个孕妇都要进补，鲫鱼也好，王八也好，罐头也好，自从发现南

部丛林的阿玉怀孕，夜饭给她加了罐头。春天过半，阿玉消失了几天，听说生了五个猫小孩儿。

阿玉可能得了产后抑郁症，孩子还没睁眼，她就叼着孩子搬了几次家，回回都落脚在二楼住户的空调外机后面，不但神经兮兮，察言观色也不灵。有一回正好搬到一个比她更神经的老太太家窗外。老太太就叫物业经理来把她们娘儿几个弄走。“脏死啦，弄得越远越好，讨厌死啦……”保安本来不想管，这并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但碍不住老太太的电话追击，只好把耗子那么大的小猫都掏出来，码放在树窠下的纸箱子里。

这可把阿玉气疯了，她继续叼着小猫搬家，搬来搬去五个孩子就少了一个。最后终于带着四个孩子落脚在“木亭子”家小院的木地板下面。这家邻居大概经济条件特好，在院子里修了一个豪华的木头亭子，四角挂着灯笼，一派古色古香，奇怪的是，亭子一年四季总是空的，很少有人休息乘凉，白糟蹋了这良辰美景，他家在院子边上种了几棵大月季，开花的时候又香又美，但和樱花树一样被主人冷落了。

不过，自打阿玉带着孩子定居后，这家邻居就都露面了，除了一对老夫妻，还有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总在亭子里坐着。太阳好的时候，他拿着本书打瞌睡。我看他面善就送了一点营养粮去，拜托他给猫妈妈加点餐。那小伙子说：“不用不用，您看我这儿都有，幼猫猫粮，小罐头，水碗，饭碗，都齐了……”

确实，水碗饭碗都是专门的猫用大碗，干干净净的。可惜，阿玉并不领情，除了这户主人经常坐在院子里欣赏她哺乳，还因为院子处于交通要道，遛弯儿的老太太们也常饶有兴味地看着猫仔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地玩耍，边看边指指点点。有个老太太慢悠悠地说，“我以前也养了一只猫，黄的，那是1945年……”

1945年，对于阿玉这样的猫族来说，已经快到大明万历年间了。

大概是对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感兴趣，阿玉在木亭子住了半个多月，又带着孩子搬走了，这一搬，孩子都搬丢了。猫妈妈带着小猫搬家，过程中会淘汰掉体弱多病的，或者说运气不好的。阿玉一家走了之后，木亭子的邻居又隐退了。那是初夏，深粉色的月季花，大朵大朵的，比男人的拳头还大呢，有些邻居去照相，把花枝凑到自己的脸前没

完没了地摆剪刀手，把花瓣都摇掉了。

二楼食宿

流浪猫的“食堂”设在二楼，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丁大姐住在二楼嘛！

丁大姐是老北京，和大量的北京土著一样，在拆迁的庞大队伍中从三环里搬到这遥远的北京偏北“昌平国”，五环六环之间的地方。搬家但口音不改，丁大姐一口纯粹的北京话，爽利清脆，待人待猫都是北京风范——局气、有面儿。

丁家有两只猫，大宝十三岁，二宝十一岁，绿眼睛长被毛三花，工于心计。丁家的女儿小冉在银行工作，逛淘宝时，经常被老妈勒索给流浪猫买罐头。丁家夫妇虽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但对吃住都挺讲究，家具都是红木雕花的，沙发垫子拍得松松软软，电视机、洗衣机上搭着抽纱绣花布，比我家床单还讲究，桌面、地面永远擦得亮澄澄，一进门眼睛就痛快，不像家里有俩猫的样子。不知道丁大姐怎么调教的，大宝二宝从不祸害家庭财物，一丝一缕倍加珍惜，真是猫中楷模呀。

丁大姐自己也以身作则，这么整洁的家居，很难想象她在院子里的流浪猫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上班、炒股、看电视剧都没耽误。冬天九点，夏天十点，每晚都端着猫粮给猫送饭、点数、开恳谈会。作为“昌平国”最敬业的“食堂管理员”，有一次丁大姐去探望住院的亲戚，从礼品袋里掏出了七个猫罐头，只能红着脸赔不是：“哎哟，拿错了！”

丁大姐爱干净，玻璃擦得跟没有似的，楼下的猫总看见她在阳台上干活晾衣服，一下子就盯上她了。有时候丁大姐干完活直起腰来喘口气，一张大脸就出现在玻璃窗前，严肃地盯着她：你在干啥？你一个人在家？你的睡裤是粉色的？看你裤兜鼓鼓的，里面是什么？“哟！是您呀！”——老北京讲礼数，贵客都称呼“您”。食堂管理员再敬业，睡裤兜里也不会装着猫饼干，转身去厨房拿个浅盘放在窗外的台子上，来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抹抹嘴一笑，在窗户的护栏之间左跳右跳，一眨眼就跳到草丛里去了。

猫与猫之间讲究信息共享，二楼某个窗户供应“下午茶”这个事，两天就传遍了本小区。猫姥姥、黄瓜瓜、黄武、黑大头摩拳擦掌，纷纷爬上二楼尝鲜，其实他们吃的都是“剩菜”，丁家的二宝注重养生，不吃引发“三高”的罐头；大宝嘴刁，一个罐头打开只吃正中间的两口汤汁，对肉块一眼也不看，没这口汤汁呢，又围着丁大姐磨烦，所以，剩下的罐头都被攀上阳台的“罗密欧”们吃掉了，一点儿也没糟蹋。

买房子的时候没人会注意，开发商在阳台外留了一块水泥板，除了冬天储存点菜没别的用处，这个地方仿佛是专门为了开喵食堂预备的，可以容纳四只猫平躺。冬天，丁大姐支使老伴儿摆了一个厚实的纸箱子，铺了旧毯子，黄贰、黄瓜瓜和黑大头就住在纸箱子里，安全又背风。二楼食宿开张，早饭之外，下午茶无限量供应，众猫甭提多滋润了，吃了睡睡了吃，除了上厕所连楼都不用下。黄贰的脸盘子越来越大，黄瓜瓜跳下去的时候，巨大的“扑通”声把一楼的邻居吓了一跳，黄瓜瓜爬起来也挺不好意思，拐着腿摸到厕所去：“喵了个咪的，真胖了！”

八宝洞

“高记食堂”换了新的主人，重新装修已经四个月，进入秋天了还是一片狼藉，小黑鱼和黄秀兰在这附近生活了两年，一定很依恋吧？我也很怀念白短圆、猫姥姥等几个家伙在这里随便进出、吃香喝辣的日子。现在绿竹子都砍掉了，原本草木茂盛的院外绿地，只剩一些稀稀疏疏无精打采的花草。

买菜路过时，看到一大片翠绿的八宝，八宝耐旱，倒是长得旺，头上顶着粉紫色的花。这是小时候院子里常种的植物。清凉油要花钱去买，被蚊子叮了的话，我爸就给我掐一片八宝叶，用汁液抹抹。它的学名是八宝景天，药用植物，连疖子、喉炎都能治。小时候，还有一味药材在田埂草坡到处都是的，叫白蒿，可以卖到药店。卖了药材买冰棍，冰棍更耐吃。现在，白蒿和茵陈我已经分不清了，药店也不收这种药材了。

看着粉花陷入回忆的时候，在花丛根部发现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我后背有点凉，难道是哪只猫意外了？！仔细一看，是小黑鱼的脑袋，他

团着尾巴在花丛里睡得正香。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睁开眼，迷迷糊糊爬出来了，可能睡累了，弯腰弓背地做了一套体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原来这儿有个鞋盒那么大的洼地，落叶被压实了，八宝的枝叶把他遮得严严实实，是个清静的好地方，简直是《西游记》里的神仙洞府——我们的“喵星人门牌号”可以标上“八宝洞”了。

有一天我经过八宝洞旁边的小甬路，拎着菜篮子专心盘算着西红柿黄瓜，忽然听天上有只猫叫我：“李青菜！李青菜！”叫得我都傻了，哪只猫成精了？下凡了？抬头找半天，原来是小黑鱼少爷蹲在树上，喵喵地叫着。小黑鱼胆大，腿脚麻利，登高爬树是强项，金黄的树，壮实的猫，实在很上镜……我只好跑步回家拿相机。小黑鱼叫我干什么呢？大概是打听刘老师的去向。

这时候，小黑鱼和樱花院的刘老师也熟了，天天去找刘老师玩。刘老师的先生也喜欢这些小朋友，早上拉开窗帘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食客排队，有食客就急忙冲卧室喊：“快起来！妙鲜包！四个！今天四个！”

黄秀兰，也就是“小熊”，长期定居在樱花院，有吃有喝有刘老师提供的美毛护理和“马杀鸡”。某一周房间里都没人，饭碗空荡荡的，小熊就蹲在台阶上等，一等就是一天，好朋友小黑鱼跑来陪她一块儿等。我只好去当送餐员，直到刘老师出现，说是去外地串亲戚去了，心里记挂着小熊和小黑鱼她们，要不然还得多住几天呢。

前几天太阳好的时候，我看见黄秀兰在路旁的水泥台阶上睡觉，睡得放松极了，这个台阶并不隐蔽，往南往北都是交通要道，人呀，狗呀，快递车轰轰轰地频繁经过，她就在道边上悠然睡着，微微打着呼儿，好像告诉全北京，她一只猫，肚子不饿，没灾没病，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对我来说，看着她的胡子翘着，白手套雪白，皮大衣闪着光，被晒得黄澄澄、暖呼呼的，我也开心得要死，站着看了半天，才依依不舍地走开。村上春树说得对，看见猫睡觉，就觉得此刻世界上一定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喵，才七天就落了……”“七天对我们猫族来说，已经是一个月了……”

老丈人弯了一下腰

无论寒暑，每晚给猫们送饭，风雨无阻，丁大姐坚持了将近十年。尤其是冬天的夜里，谁愿意从暖乎乎的家里出来，还拿着粮端着水深一脚浅一脚地伺候这些猫“祖宗”啊？喜欢猫，自己家里有，又没什么稀罕的。因此，我特别佩服丁大姐，始终如一，不张扬不抱怨，心眼儿特善，当然丁大姐也有缺点，那就是歧视外来猫。

我们这边因为每年的“台历生意”，粮食充足，猫族每天都可以沾点腥儿，除了本院猫，还有附近小区的猫也来蹭夜饭，要是瘦弱的小女猫来了，丁大姐就立刻把饭分给她，要是愣头愣脑的大公猫来了，可能就会被虚踢一脚：“滚一边去，等会儿吃剩的！”要是谁敢抢黄贰几个老家伙的饭，那就得挨两脚。

“飞脚姐”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嗓门大，夜里呼唤猫族吃饭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很低调了，隔着玻璃还能听见她那清脆的、故意压低的北京话：“猫姥姥，猫姥姥你在哪儿呢？猫姥姥……”夜深人静的，这种呼唤很有二次元的萌感。

丁大姐的爱人姓冉，我们叫他老冉哥，刮风下雨的时候，老冉哥就自愿当跟班，拿着水瓶跟着丁大姐一起溜达。丁大姐一边走一边叫：“咪咪，咪咪……”老冉哥则一言不发，像个深谙秘书之道的秘书，错后半步，对领导和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不误事也不碍事，更不出风头。

老冉哥总被家里的猫欺负，看电视的时候，常常被大宝从主位上赶开，座垫坐热乎了，猫就来拉他的裤子；这家人晚上吃什么鱼也是猫决定的，多宝鱼吃腻了，吃黄辣丁，带鱼平鱼要换着口味吃，小冉说：“我们的猫已经13岁了，家里就是她大……”马克·吐温曾说：“假如一个家里没有猫——一只被精心喂养、百般宠爱、获得极大尊重的猫，或许你可以称它为一个完美的家，但是它要怎样证明这个头衔呢？”

除了一起照顾猫，我们很少串门子，猫的事儿都在派饭的时候聊，和老冉哥更没说过五句以上的话，路上遇到就笑一下。因为我有社交恐惧症，最怵喋喋不休的北京爷们儿，尤其是自恃见多识广的中年大叔，话特别多，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经常能把我说得休克了。

沉默是一种美德，遇到不爱说话的人是一种幸福，这也是我喜欢猫的原因啊。老冉哥从不剔着牙议论时政，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穷不富，穿着“中年大叔牌”的夹克衫，头发向后梳着，两鬓有些花白了。他也从不呵斥保安或数落收废品的，拜高踩低的事儿从来没有。老婆照顾流浪猫出钱出力他从不反对，早晨七点钟出门去上班，老冉哥先去院墙下的饭碗前打卡，干粮哗啦啦地落在饭碗里，水碗添上水，就是一天的开始。有时候，还要提示一些领导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哪只猫吃得少，哪只猫有点蔫巴，都是在认真观察后进行的汇报。女人一看电视剧就忘了猫族的开饭时间，老冉哥还要注意看着挂钟，差不多时间了就咳嗽两声：“嗯，到时候了！”

而且，他还捡猫呢。

9月上旬，老冉同志去隔壁的小区办事，估计是给朋友送喜糖去——他家姑娘9月当新娘。忽然在路边的铁篦子上看见一团脏毛袜子，老冉哥心情好，多看了一眼，唉，原来是个小奶猫。弯腰细看，是个半死的小奶猫。一时不忍，老冉哥暗暗对那猫言道：“我现在有点事，过一个钟头我还从这儿过，你要等我，我就帮帮你。”一个钟头之后，那猫还真没挪地方，估计想动也动不了。老冉哥看这袜子还在，心中叫苦，一弯腰，把袜子捧起来带回家了。回家怎么跟老伴儿交代呢？他把小猫放到地板上，招呼老伴儿来看，竟然说：“你发现了吗？芝麻长大了，你瞧这个头儿！”

丁大姐说：“你这不是胡说嘛，芝麻是芝麻，她是她！这是俩猫我能看不出来吗？这猫哪儿来的？”芝麻是丁大姐正在喂养的一只小流浪猫，小区里捡的，来的时候没睁眼呢，用奶瓶喂活的。“袜子和芝麻一样是小三花，大一个月的样子。”老冉哥用这句非常无厘头的话打了个岔，莫名其妙的，老伴儿只能把袜子安顿下来。我能理解老冉哥的无厘头，老伴儿总是喂猫捡猫，自己也这样的话，这日子还过不过？

脏袜子后来叫靓靓，和芝麻一起在丁家吃住，吃幼猫猫粮，喝羊奶粉，身体越来越壮实，重要的是，长得非常漂亮！摸着靓靓光滑鲜艳的被毛，我觉得很神奇，从来没摸过这么滑溜舒服的毛。有几天丁家两口子去外地旅游了，把俩小奶猫托我照顾几天，我家阳台上的猫童摄影棚不是吹的，吃饱喝足来拍美照，找领养喽！

老冉哥捡的猫，一定要帮他好好地找个领养，我想，让一个两鬓斑

白的中年大叔弯腰捡个脏脏的、半死的猫，绝对不是个容易事儿，他得多犹豫啊，这婆婆妈妈的事，回家怎么面对老婆和女儿女婿啊！别的不说，作为新上任的老丈人，不得威严点嘛！



丁大姐照顾的姐妹花：芝麻（左）和靓靓（右），被领养后生活奢华幸福。

奥利弗·退斯特

雾霾绝对影响人的判断力，开车在二环上两次走错路，在灰黄色的天空里，所有的楼都长得一样，甚至有一种楼宇在慢慢消融的错觉，这种感觉之下，即使走在悬崖边也不想踩刹车。幸好傍晚下雨了，雨打在车窗上，一层一层的泥浆被擦匀了，可这毕竟是雨啊，小雨贴心地转成中雨，雨过天晴，终于可以顺畅地呼吸了。

吃罢晚饭，处女座说外面的空气不那么臭了，我俩就下楼遛弯儿，地面湿透了，反射着灯光，看着半扇月亮朦朦胧胧地挂在天空，杨树的枝杈发了新芽，嫩叶指日可待。转脸遇到邻居李大叔也在遛弯儿，就一块儿走走。小区里的花草越来越惨了，草坪完全秃了，往年的二月兰因为干旱都没发出来，桃杏一开就败，好像因为严重的雾霾都没兴致盛装打扮了。除了议论雾霾之毒和唉声叹气，邻居们相见也没什么新鲜话题。

正聊着，忽然一个大叔远远地走来，手里托着一个盘子，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迎着春风，踏月而来，非常风骚的样子。走近一看，原来是老熟人虎虎爸，虎虎爸托着个白瓷盘，里面整齐地码着四条炖鱼，白白的、嫩嫩的，鱼汤闪着一层油光，一看就是高级鲜鱼。虎虎爸在一家外资酒店当首席执行官，一向对饮食很讲究，他家的咖啡机，比我家冰箱还贵。看他走来的方向，是冲黑猫妹家去的，估计是给黑猫妹家送鱼去，我就故意退后两步，免得虎虎爸因为没给我家送鱼而尴尬。



虎虎和黄秀兰曾在南部丛林形影不离，转眼分离乍，一个得遇金主，一个继续漂泊。

虎虎爸见我倒不尴尬，似遇到行家了一般，马上走近："你呀，遛弯儿呢？你看这鱼怎么样？"我说看着真不错，但黑猫妹她们家去外地了，没在家。虎虎爸说："噢，你看见猫姥姥了吗？这盘鱼给她吃，我们炖了六条鱼，小儿吃了两条，这四条给他的伙伴们吃了吧，可鲜了。""小儿"是谁？我脑子快，一下就反应过来是指虎虎。虎虎爸第一次给猫送菜，有点拿不准，追问到："看这样行吗？高压锅压得刺都酥了，院里的猫会吃吗？""绝对吃，肯定吃！"我们六只眼睛都看得出来这鱼又香又鲜，绝对是春季进补佳品，李大叔羡慕得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鲜鱼易得，难得的是摆得那么整齐，不破不碎、连汤带肉的，即使是在玉华台直接上桌都能得满堂彩，现在却要给猫姥姥吃？讲究！

可惜猫姥姥不在，只有黄贰、蓝小白、黄武和黄瓜瓜在。猫族的口味特别刁钻，黄贰和蓝小白闻了闻不吃，瞟了虎虎爸一眼，翘着尾巴走开了；好在黄武、黄瓜瓜比较给面子，低头猛吃。虎虎爸一看2：2，平！很满意，摆摆手就回家了。

虎虎爸是本小区的一个"萌物"。春天，我在"南部丛林"遇到性格黏糊的大黄狸虎虎，找领养之前先找家庭寄养，接受虎虎的就是他家。住了三个月，虎虎被领养，走了十几天了，虎虎爸还不许虎虎妈打扫虎虎的房间，猫砂盆不许收，地面不许擦，地面有一层薄薄的灰，上面有虎虎的梅花脚印，虎虎爸说，要是想虎虎了，打开门还可以看看。虎虎妈

说灰就算擦掉了，被虎虎抓成流苏的皮沙发也擦不掉，您直接欣赏皮沙发吧……

不承想三个月后，因为和原住猫无法相处，虎虎被退回“昌平国”，只能回到虎虎家再次寄养等待领养，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小儿”的那个家伙，据说此时虎虎心情不好，需要吃鱼补身子。不就是寄养吗，还“小儿”呀？真是猫慈父。虎虎爸位高权重，不但对小区里的猫族尽心尽力，还命令属下把酒店范围内出现的流浪猫都妥善绝育与养护，专门为他们盖了木头别墅，一来控制鼠患，二来酒店做的是人的生意，要的是人情味。

这个猫慈父，还是文艺中年。

从胖三儿出意外那年开始，每年元旦前虎虎爸都会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给猫族买冬粮的心意，我用指头一捻，感觉钱不少，沉甸甸的，心里特感动。细看，信封上附着用铅笔写的字条，清晰地写着：“给冬天的奥利弗·退斯特。”

我被吓了一跳，问：“奥利弗是谁？咱小区有这猫吗？”心里暗叫：“又多了一张嘴！”

虎虎爸说：“什么猫？奥利弗·退斯特不是《雾都孤儿》里的孤儿吗？他代表咱小区所有的流浪猫，你难道没理解我的深意？你难道没读过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虎虎爸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脸狐疑和失望，貌似在想连《雾都孤儿》都不知道的人怎么能照顾好小区里的猫啊？！个人素质和能力行不行啊？！

“噢——是外国人啊！”原来“奥利弗”没来“昌平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雾都孤儿》实在没看过，《战争与和平》也不是我的菜。我爱看傅东华翻译的《飘》，卫希礼、白瑞德、郝思嘉、饿狼坨……还有张谷若译的《还乡》和《苔丝》也不错……面对这个厚实的信封，我最想跟虎虎爸交流的不是文学，而是“神学”。直说吧，对一个“半职业”送养人来说，我最见不得的就是“退”字，什么退斯特、退特斯、斯退特都不行——太不吉利。

看不见的美好

入夏，往往是捡猫的旺季，春天出生的小猫崽已经满月，妈妈的警惕性低了，将小猫挪窝的时候就免不了遗失，尤其是病弱的小猫。这个夏天我们捡了一只病歪歪的小奶猫，看起来刚满月不久，还没两张A4纸重，一身跳蚤屎，最惨的是两只眼睛，一只混沌不明，一只严重化脓。医院的护士给他清理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大夫说是一只眼睛先天有病，另一只后天受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开了一堆贵药后我带他回家，休养了好几天也不见好。很难想象一只小猫的眼睛里能装那么多脓状物，清一次眼睛要十七八根棉签。我从没照顾过瞎眼猫，为了省事就直接叫他小虾米了。

小虾米很神奇，每次上药都乖乖地卧在我膝盖上，使劲儿打呼噜，真是有点吵啊，我说“小虾米你别吵，你呼呼噜噜的我都没法专心了”，他还吵，小朋友也是蛮拼的！

在我家寄居不到两个月，小虾米很争气，眼睛不好但身体好，视力不好但精神好；白手套整整齐齐，白袜子从不脱线，黑外套配雪白打底衫；一身小肉结结实实，抱起来就打呼，还会舔我的手。慢慢养到三个月大，变得长手大脚的，性格也开朗活泼。每分钟都在玩，没有小伙伴就自己玩，有大猫在就和大猫摔跤。小虾米虽然爬树第一，短跑第一，吃饭第一，但这个追风少年为了博取大猫的欢心，甚至把自己的小奶糕让给大猫吃，自己坐边上等着。小家伙不怕黑暗，只怕寂寞。

他的活泼把猫叔搞得很无奈，他不是盲的吗，竟然爱捉迷藏？抓了大猫的尾巴后，立马跳开等大猫来追，结果自己撞墙上了；闻到大猫的味道躲到墙角伏击，但这个伏击根本不成立，哪有站在人家面前伏击的？真是瞎啊你！噌噌噌爬到一米多高的树上，睡午觉，然后，就下不来了，一直叫；埋便便时像个大马力的挖掘机，白手套使劲刨，便条儿都飞出去了还在刨，他看不见嘛，总怕埋得不深……不停地跑、跳、蹦，像只上满了发条的神经猫。在喵的世界，开心不开心，原来跟视力没关系啊。

小区门外有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姓朱，才三十出头，这个东北小伙

子是弱视，双眼视力也就0.1左右，收钱记账都要凑到离眼睛一拳的距离才能看清楚。他的老婆比他小几岁，胖乎乎、笑眯眯的，也是东北人，个头儿很娇小，视力比小朱还差，估计只有一点光感，只能分辨大色块儿。

夫妻俩经营这个小店，除了按摩保健，还有拔罐艾灸之类的，客人不少，都是回头客，进店的都是熟人。比如我，去年秋天得了严重的颈椎病，去三甲医院被老中医老西医各种治疗，药费检查费花了四五千，仍然没好转。熟人介绍我去找小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就去按摩了一次，第三天竟然就好了！我很疑惑，是我前面的治疗终于在这一天起作用了，还是小朱的手艺真好？无论如何，我觉得小朱挺不错的，有好的气场，能把病人的情绪往好里带。

按摩店在城乡接合部的马路边，隔几步就是那种“按摩院”。他家四十平方米的面积，外间二十平方米摆了三张按摩床，里面十平方米是治疗室，剩下的十平方米是厨房，夫妻俩吃住都在这里，不然根本别想省钱。外间除了等候区的俩沙发，就是鱼缸、乌龟缸，还有几盆绿植，米兰、巴西木之类的，都是养了很多年，很壮实的植物，客人一进屋就能感受到很旺的生命力。小朱没事的时候就掸掸叶子，花盆挪进挪出透气晒太阳，因为他们的房间朝北，有点阴。他们还养了一只白色的土狗，叫春春，脖子上拴着红脖圈、系着铃铛，跟客人很好，算个称职的前台。

东北男人都爱聊天，按摩一次三十分钟可以聊出很多内容。这个小朱的视力障碍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了才知道，原来他的眼病不是先天的。上初中的时候，他已经一米八了，有回老师训他，他气盛顶了句嘴，老师一拳就照脸上打，他没躲得及，脸肿了几天后眼睛就模糊了，后来却被地方医院当结膜炎治了一个月，转到上海大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视网膜成破布了，根本没法补，凑合补补，贴上去又掉下来，下公共汽车那样的动作都会掉。小朱本来是个成绩不错的阳光大男孩儿，老师一拳下去就打到盲校去了。

小朱盲校毕业后该找工作了，盲人的出路基本只有两条，按摩或者调琴。小朱不想学调琴，但他爹也坚持不让他学按摩，因为他爹说他个子高，按摩会很累，还说他养着小朱不会没有饭吃。不承想，老头儿没多久就去世了，小朱同学还是学了按摩，最后靠这份手艺吃饭，闯荡北京，还娶了老婆，养了一条狗。

小朱跟老婆俩人特别腻，小朱因为眼神儿相对比较好，负责了所有家务活儿，里里外外全是他一人张罗，他老婆除了按摩什么都不用干，时不时一边听相声一边按摩还笑得咯咯的。没客人的时候，她就吃零食，山楂卷、葵花籽、大红枣，累了就到里间睡觉。有一回只有我一个客人，为了老婆打盹儿要盖薄被这个事儿，小朱手里干着活，嘴里还千百遍地嘱咐，就差把我晾着去给老婆盖被子了：“枕头！拿我晒好了的那个；被子，毛巾被盖两层；把门留个缝，通风；手机调静音，别吓自个儿一跳……”他老婆笑嘻嘻地满口答应，我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我就说，看周边身体健全的夫妻天天打鸡骂鸭刺刀见红的，人家盲人夫妻怎么相处得这么好？因为看不见，世界更美好？

店里的价格真心不贵，半小时35块钱，每天营业十五小时，没有节假日。但是小朱说今年春天的时候关门一天去土城看了海棠花，还拍了好多照片，海棠花好看，真好看。每天的十五小时里客人并不全满，虽然熟客多，但有时半天也没人上门，再刨去房租水电之类的，估计一个月也就能剩10 000元吧。小朱还接济他姐姐一点儿，他说他姐姐和姐夫在东北老家挣死工资，没钱。

跟他聊天没什么负面的，东北人高声大嗓，跟客人套近乎自有一套。有时候嫌他话多，我就装睡，但无论疼与不疼，也要时不时去照顾一下他的生意。小朱的植物、乌龟、鱼、狗，以及他对老婆的态度，都不输健全人，一个视力0.1的人，心里比视力1.0的人敞亮太多了。

我们的小虾米也是这样，每分钟都不闲着，心里装了个小太阳，一点儿阴影也没有……小家伙不怕黑暗，只怕寂寞。而我什么都怕，黑暗我怕，寂寞我怕，没人领养我更怕。

我在豆瓣网为小虾米贴了领养启事，真的有个姑娘冲上来说：“我要我要我要。”她就是潼潼酱。

小虾米的新家很小，领养人潼潼酱是个90后，刚刚到北京工作一年，和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子合租一个三居室。当时为什么选择她呢，因为基本上没有选择，只有豆友辗转介绍的她，一直在QQ上追问我，能否上门看猫。后来我跟她熟了聊起来，她说在网上找了好几个送养人，态度都很拽，一听她的年龄和合租状态，全都秒消失，只有我，肯和她约上门看猫。

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怕，90后、合租、新鲜北漂，稍微有点脑子的送养人都会滤过，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大概是觉得，她虽是90后合租，但主动要一只眼睛全盲的小猫，我能不让她看吗？她要是不爱猫，能要一只瞎眼猫吗？

对这一点我当然犹豫了几百次，水晶球一样的明眸是猫族最重要的标志，而小虾米的眼睛只是两道小缝。领养前我说："虽然我问了很多遍，但请你再回答我一遍，他两眼全盲，你真的不在乎吗？""也没什么区别吧。""你真的会爱他照顾他一辈子吗？""会啊。"

我觉得这俩答案听起来保证力不足，好像是随口答应帮我去超市买包纸巾一般，90后，二十出头漂在北京的小姑娘，能给出一辈子的承诺吗？一辈子有多长？但是我想，就算30后、40后也不可能给出一辈子的承诺吧？与其猜个不停，还不如勇敢相信一次天荒地老，大不了再接回来。

我和潼潼酱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有空就查问一下，我成了那种喋喋不休的送养人。有时候她也主动发照片来，说小胖子很乖很可爱。有一天潼潼酱发微信来说："他刚刚在窗台上舔毛，然后回来的时候，没有跳准，只有俩手牢牢抓着床沿，然后就慢慢慢慢地滑了下去……"你看，人家说"俩手"不说"俩爪"，我是不是该放心了？

“飞船失事”黄小瘸

“飞船失事”

黄小瘸是个小糊涂，他竟然在8月的一个傍晚降落在“昌平国”某立交桥的匝道上，说是“飞船失事”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落在匝道边的树丛里会不会好一点？傍晚的立交桥车流汹涌，自行车、电动车乱成一团，他扁扁的小身子在路中间匍匐前进。正好丁大姐和老冉哥两口子开车回家看见他，他已然被车轱辘吓傻了，据丁大姐事后说，桥面上的车都停着，谁都不敢动，因为他的样子太可怜了。丁大姐犹豫着不想管，老冉同志说：“你犯什么愣？把他弄上来！”丁大姐这才下车去捞他，一个出租车司机对她喊：“甭管他了，准活不了。”这话丁大姐听得真真儿的，再一低头车里的小瘸不见了，他像钻进河沙里的小泥鳅，藏在车座椅下面的缝里，连根毛都没露。

回家停好车，老冉哥在车里掏了一个小时，也没能把他弄出来——这说明我们的宇航员饿得是有多扁。还没掏出来天就黑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小瘸才得见天日。丁大姐先带他去医院，他的右前腿从肘关节以下是萎缩的、向外偏的，全耷拉着，大夫说这猫也就两个月大，残疾的部位是先天的，并不是车碾的，但体质太弱也不能马上做截肢手术……没办法，丁大姐只好把他搁在车棚附近，每天端一点肉给他加餐。丁大姐的人和语言都非常朴素：“对付对付吧，看能不能把他对付活了，没法子啊。”

9月初，天气不冷不热特别舒服，夜里散步的时候，我经常看见丁大姐穿着花睡裤端着一个塑料盒在院墙下面轻轻地喊：“咪咪出来，咪咪来吃饭……”喊半天才有条灰老鼠似的东西慢慢挪出来，小瘸藏在废料堆里，只有在深夜才敢露面，一边猛吞一边哆嗦，他的胆子实在太小了。

后来，我在小区里看见他几次，觉得很没前途，除了丁大姐，他见人就跑，因为残疾，跑起来的样子特别狼狈，带着那么一股子自卑和悽惨，仿佛自己不配出现在太阳底下似的。静静姐和何胡子喂他的时候都不忍心看他，因为看了之后会很难受。

我们小区除了阿姨们很友善，猫也好心眼儿。进入10月之后夜里就冷了，一同生活在车棚附近的钟小分和其他几只猫一直照顾他，夜里带着他睡觉。尤其11月之后，有钟小分这样的朋友罩着，小瘸白天都敢露面了。他跟小分特别好，小分梳着中分头，是个小男猫，还没绝育呢，本来他和黄小文最好，现在和小瘸最好了，有吃的让小瘸一块儿吃，别的大猫也不能欺负小瘸。因为伙食不错，小瘸长了一点儿肉，精神也不错，除了给自己舔毛，还帮小分舔。有一天钟小分吃什么东西吃呛了，使劲儿咳嗽，小瘸蹲在旁边把那条好的左前腿搭在他背上，一直冲他呜呜叫，貌似在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按"知音体"的话说就是——心疼与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幕正好被静静姐看见了，把她感动得够呛，跟院子里好多邻居说，没想到小瘸猫这么仁义，这么关心伙伴。

神秘血迹

11月下旬的一天，静静姐在"柿树餐桌"的地上发现好多血迹，有点儿慌，就喊何胡子来看。俩人以为是"凶杀案"，看看猫们都没事，忽然发现小瘸躲在树丛里，残肢不知道为什么血淋淋的。何胡子本打算在小区里敲着锣开骂，谁他妈虐待小猫了？！出来！我捏死你们！北京老爷们骂人挺横的。后来两口子蹲下一点点地靠近，抓住小瘸仔细看了伤口，发现好像是他自己擦破了皮，一肚子火才消了。何胡子去上班，护送小瘸去医院的是静静姐和丁大姐，小瘸在笼子里还是一个劲儿抖。

大夫拨拉拨拉小瘸的腿说："壮实了！现在可以截肢了，交钱吧。"小瘸留下做手术，但晚上得接走——他们的病房满员了。丁大姐说，咋办呢，先回我们家"对付"着吧，就用笼子养在自己家客厅的窗户下面。

小瘸在客厅的阳光下休养，战战兢兢地吃煮小鱼，眼泪哗哗的，连着几天都要打针。丁大姐知道小瘸跟小分好，就抱着他站在窗户边往外看，天暖和的中午就放他下去到车棚跟小分玩一会儿，这么精神肉体双重"对付"着，小瘸的伤口恢复得很好，一下子就胖了。我和黑猫妹去丁家串门，丁大姐说小瘸还是怕人，老哆嗦。我想找领养家庭是没戏了，有残疾不怕，有残疾性格还紧张哪能找到领养，只能放归了，放归好，

放归最轻松了。

可是那天黑猫妹和我俩倒霉妇女，正好送黄小小去医院，黄小小鼻涕眼泪挂着直咳嗽，貌似得鼻支了，天冷冻的。小刘大夫无意中说："你们小区那个截肢的小猫性格老好了，打针、换药、拆线一声不吭，怎么弄都行，可惜是个残疾……"我说他性格真的好吗？你确定吗？"嗯！"

小刘大夫是真爱小动物的，这个能看出来，他抱着病猫有时候会下意识地做个亲的动作，还有一天，他照顾完一个病猫，病猫跟着主人走了，小刘大力地消毒擦地，一边干活一边满肚子心事地问护士："你说，这个猫能好吗？"我在旁边听着，我觉得小刘大夫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医术，是担心那个小病猫的运气……

转到我家静养的第一周，小瘸完全处在"精分"状态，抱着就打呼，放下就先跑后藏，关笼子里就浪声浪气地叫。他对小黑特别感兴趣，可小黑很不喜欢他，黄大咪也不喜欢他，当然黄大咪谁都不喜欢，因此小瘸在我家是非常孤独的。因为孤独慢慢就自卑了，无论何时何地，尾巴都紧紧地夹着，我说你为什么老夹着尾巴呢，我拉开看看吧。拉起尾巴一看，小瘸，是女的。

处女座是不管男女的，屡屡指着鼻子问我，这猫什么时候走？下周能走吗？月底能走吗？客厅里放个笼子到什么时候？甚至黑猫妹来喝茶，他也追着黑猫妹问，搞得黑猫妹都不好意思来了。

最后的黑暗

这几天处女座没问小瘸什么时候送走，因为上周小瘸去医院绝育了，现在穿着约束衣住在笼子里。处女座说你们这些人可真忍心啊，她都瘸了你们还送她去绝育！我说那怎么办？难道瘸姑娘的怀里再揽上几个孩子你们看着就顺眼了？处女座不言语了。

他老人家后来没唠叨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邻居大叔，入冬以来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频繁追着我问为什么在院子里喂野猫不干脆把所有的猫都带回家去养。"你们不是有爱心吗？呵呵，都带家去啊！"大叔非常认真（简直认真得可笑）地说把流浪猫养在家里才是真的对猫好，否则都是假爱心，沽名钓誉来的。脸上无端被贴上伪善的"小纸

条”，我回家就跟处女座学舌，搞得处女座也挺生气的，觉得这个男的脑子糊涂就算了，还对他老婆语言暴力，实在不地道，也就不忍心再逼着我把黄小瘸送走了——这位大叔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帮了黄小瘸，小瘸可得一些安生日子，等调养得胖胖的再找饭票。

邻居跟邻居真的不一样，偷猫粮那家人搬走了，他家的房子也被法院强制卖出抵债，因为诈骗。我们这边大部分邻居都对停车场野生野长的猫咪持无所谓的态度，喜欢的多看两眼，不喜欢的就躲开。有时看我给猫咪拍照，他们牵着狗的话远远地就绕着走，很少遇到板着脸斜着眼的。有回一个半熟脸的牵狗大姐指着猫姥姥问我：“哎，你说，这个猫不是怀孕了吧？”我说不会，她早就绝育了。大姐有点急了，说：“那别是有病了，瞧肚子大的，别是得了高血糖高血脂什么的，×楼×家的狗就高血脂死了，还是小心点吧！”我说那更不会了，她一个流浪猫都沾不上荤腥，哪儿那么容易就三高了。

还有一个女邻居，也是牵着狗的，我们根本没说过话，她突然主动跟我搭讪，表情特别敬佩，说：“嘿，你真棒！听说，你给那谁找到家啦？真棒！”我说谁啊，我以为她认错人了，她冲我比画了瘸腿，满脸是笑，笑得我的脸腾地就红了。我说没有啊没有，那个瘸小猫还在我家呢，本来有人想领又改变主意了，领养太难了……邻居很同情地说：“哦，那真是那真是……她这么一……你真棒。”我觉得小瘸这事儿还得加紧了，个人力量有限，还是找专业机构吧。

小瘸去新家

星期六的“昌平国”是个大晴天，阳光普照万里晴空，直到傍晚都是这样。所以微博上吵吵三环里雾霾重重、白天伸手不见五指的事我们完全不知道。下午黄小瘸的爸爸妈妈来接他，因为聊得太高兴，小瘸走的时候，我连她吃惯的粮食也没给带，罐头更别提了，显得特别没心肝。

黄小瘸被领养的速度快得惊人。记得6号那天，她的领养启事登上幸运土猫的推荐页面，也就一个小时吧，我收到土猫领养部主管的电话，说：“哎，有个土猫的老领养人，去年领了我们的桂花……”“啊，嗯！”我不知道她想说啥，这位主管继续说道：“她人很好，很爱猫咪……”我嗯嗯嗯，“她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很爱猫咪……”“而且，她男

朋友更爱猫咪……”我说哦，这样嗯哦了几遍我也没明白会跟黄小瘸有关系，最后，她慢悠悠地说：“她，说，确，定，领，养，黄，小，瘸！”

放下电话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因为之前土猫的老大让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残疾猫的领养必然困难重重，三五个月都有可能，半年也没准儿，当时我嘴硬说不怕，其实心里怕得要死。我又想，会不会弄错了？冷静！冷静！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找黄小瘸的。“您，是要领养黄小瘸吗？黄小瘸？咳咳，您知道她，她是只残障猫，而且性格也不大好……”“对！对！我知道，就是对上眼儿了！”

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我特意跑到无人的走廊里去聊，要不然对话被同事听到挺怪的。一聊我就放心了，黄小瘸的新家长，没找错人，也不是忽悠我的。她家喵叫桂花，是八大处出身的苦孩子，性格特二，根本不知道争宠闹别扭，我们黄小瘸一去马上就能当家做主，一点委屈也不会受。伙食呢，也比我家强，罐头都是十来块钱一个的。我要是再说“好，您先拿号，排队，要领养小瘸的人家很多，您的情况基本还行，达到了平均值，我们会考虑的”之类的话，是不是太找抽了？所以我就说：“好，周六来面试！不用穿正装，大家随便聊聊，一面二面，三面就能见到小瘸了。”

挂了电话回到座位上我觉得眼睛特别舒服，眼睛湿润得像刚用完润洁一样，心怦怦直跳——邻居又得夸我“真棒”了。周六下午，女领养人和她高大的欧巴就来了，欧巴歉意地说：“我们的房子有点小，能给我们吗？”哎哟喂！当然能给了，我们黄小瘸就喜欢小屋子，省得费腿……

就这样，黄小瘸真的去新家了，东三环繁华地区，确定领养只用了一小时，进家之后原住猫桂花姐也很稀罕她，把自己的玩具给她玩，大方极了。黄小瘸，深谙时间管理术，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紧紧凑凑，妥妥帖帖的。不高兴的只有小黑，他已经和黄小瘸成为好朋友了，天天在爬架上玩攻山头的游戏，玩得正嗨，忽然玩伴儿消失了。这两天小黑在屋里走来走去，到处叫，好像在找小瘸呢……

office lady灌饼小姐

和邻居一起照顾“昌平国”的社区猫，必须承认——既辛苦又琐碎。出了小区，我不爱谈与猫族相关的事，猫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办公室都以工作为重，自然不能多说自己的爱好，所以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我也是爱猫的人，更不知道我是业余流浪猫摄影师，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也许不知不觉间我也变成了猫的性格，能少说就少说，能低调绝不高调。所以，当同事捡了猫在办公室里养，我也只是默默地旁观。办公室里还能养猫？也许有人要说，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真好，工作环境真好云云，其实，这猫的来历是这样的……

饼姐驾到

某日，网络部的满仔捡了一只小白猫，看伊一身猫癣，没着没落，就放在会议室里养，给伊取了个名字叫“灌饼”。灌饼同学的眼睛是浅绿色，大脑门儿溜圆，耳朵塌塌的，貌似是折耳串儿，真奇怪，这年头折耳都出去乱搞吗？

灌饼是自来熟，又活泼又温顺，跟每个同事都亲。同事们上班的时候，都捞到膝盖上让伊卧着，或者让伊睡在肩膀上，停！伊是有猫癣的，我说：“听说猫癣是能传染人的哈。”他们也不怕，还是抢着抱，早晚给伊上药，一天俩蛋黄，一个妙鲜包。伊逆来顺受，心满意足。戴着迷你型号的伊丽莎白圈，蹲在苦逼气氛极浓的办公室里，伊的萌气一拨一拨地扩散，搞得大家都喜笑颜开。我也想揉伊，但是想想家里的小黑和大黄，就远着点。

公司里喜欢猫的同事很多，大家希望能把灌饼同学留在公司里养，譬如，开会的时候有只猫跳上桌子，大家的火气都会小点；加班的时候，有只猫在腿上打呼，效率也会高点；客户来访看到有猫，心一软，保不齐多给一两百万元佣金……可是，二老板有洁癖，明确表示不同意；大老板还没发话，不过她以前说过自己不喜欢带毛的东西，灌饼同学能不能留下？小柏艺高人胆大，在公司里很有威望，她一拍大腿

说："灌饼先在这儿治病，病好了在BBS（留言板）上弄个投票，敢不给留下！"

灌饼，根本不是折耳

没过几天，在卫生间遇到俩同事聊天，说："知道吗？灌饼根本不是折耳，她的耳朵竖起来了！我们被骗了！"我正洗手呢，甩甩手上的水就跑上楼看新鲜，灌饼正从会议室里蹦跶出来，戴着小铃铛，每根毛儿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她的耳朵嘛，有一只确实竖起来了，虽然竖的不是90度角，但是，80度角总有了，然后，另一只，也竖着……

我凑上去问："这怎么可能？"灌饼的某奶妈控诉说："我分析，她是因为又病又饿，耳朵才耷拉的，现在不饿了，就竖起来了！"某奶爸说："她可能想装纯种猫比较容易找人嫁了，现在大家都喜欢她，她不用装了，就不费事了……"奶妈奶爸们凑在一起，仰天长叹：这猫太精了，我们成天挖空心思骗了上家骗下家，倒让一只小猫仔给骗了，说出去丢人啊。

周末时，灌饼被一个奶爸带回家，养了两天，回来后，小奶爸悄悄问我："听说您家也养猫，您看这猫没事儿吧？表情有没有忧郁？我的室友不喜欢猫，可能吓唬她来着，她的尾巴一直竖着，别是给吓坏了吧？"

平时很少有俊俏男生跟我说话的，因为在办公室嘛，我岁数比较大，又是一张扑克牌脸。我赶紧温柔地跟他说："别怕，猫竖尾巴是高兴呢，美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别人都不知道。有问题你多问我，别客气。"

小奶爸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崇拜地对我露齿而笑。我马上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他，让他转交某某同事，灌饼要治病要买粮，同事已经发起给她的捐款了，每人10块，我能不主动吗？小奶爸又冲我笑了，酒窝甜甜的。

唉，这小奶爸怎么那么帅啊，一米八，T恤短裤夹趾凉鞋，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儿一块儿的，小白牙笑得我心都稀碎了。放下钱，我就板起扑克牌脸走开了，当没事发生过。

过了两分钟，另一个更帅的小哥冲我跑来，他来了半年我们都没说过话呢，急切地问我：“您好，您看见灌饼了吗？”我说刚听见铃铛响了，别是出公司大门了吧？小哥说：“噢，我去找，这个小妖精！”然后，他就沿着走廊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两条长腿，那走路姿势啊，真帅气，一路走，一路轻轻地喊：“小灌饼，小灌饼，你在哪儿？小灌饼？”

这班儿还怎么上啊？气温38℃的春心荡漾啊。

失而复得的灌饼

上周，灌饼丢了。因为在公司里很受宠，肚子不饿，想法就多，甚至“去野”。有天早上公司刚开门，她就溜掉了。据说是先去了员工餐厅吃了早饭，准确地说是揣着一身肥肉讨饭，最后看见她的是餐厅的保洁，然后，猫影渺渺不知所踪。

几个同事当然急坏了，楼上楼下寻找，在大堂和电梯都贴了寻猫启事，谁知三十六小时了还没有消息。绝望中，小曼想起了“微博大法”，嘿，居然马上就找到灌饼的领养启事，是同楼另一个公司的美女发的，灌饼溜达到人家门口，被收留了，正给她找靠谱家庭呢。

原来两家公司装修非常相似，怪不得灌饼走错门呢。灌饼接回来之后，最先告诉我这个消息的竟然是讨厌猫的那个男副总，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灌饼找到了，根本没出楼门……”我说：“哎呀不会吧，您不是讨厌猫吗？您来发布这个消息我可真意外……”

副总说：“我也没喜欢她啊，但是她丢了总不太好。你不知道，那天她趴在我桌子上跟我相了一个钟头的面，眼珠都没动一下，我也没敢动窝儿。”副总的表情很复杂，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就默默地走开了。

天上掉下一灌饼

灌饼真是个精力充沛的小疯子。今天早上，她从楼上掉下来了。

公司的格局是双层复式结构，楼上有个天井，早上男副总和女财务

总监并肩进门，正有说有笑、眉飞色舞的，突然一团白色不明物就从头上掉下来了，啪！落在脚边的水磨石地上，定睛一看是灌饼小姐。

男副总马上一捂脸，不敢看，女财总嗷嗷惊叫，男副总说："赶紧看看，死了吗？"女财总说："好像没死——"然后，男副总才把手拿开，俩人蹲下看灌饼小姐的伤情，好在灌饼没撒汤没漏水，连葱花儿也没掉，活生生地躺在地上喘气，肚皮微微有点起伏。男副总说你来吧，我不敢动她……女财总就轻轻地把灌饼抱上楼，搁在财务室的椅子上，等灌饼的"爸爸妈妈"来了带去医院拍X光、照核磁共振检查伤情。

灌饼跳下来的高度，足有四米多，这孩子一身肥肉，重力加速度也够她受的，当时我没在场，等我去财务室看热闹的时候，财务姐姐说灌饼在椅子上躺了半小时，现在去老板屋里玩去了……我悄悄进去把她抓出来喂了四颗芝士小球，她立刻嗨了，推着个小纸团（某爸爸给她做的玩具）满公司疯跑。

八卦一下，怎么早不掉晚不掉，单掉在男副总脚下呢，我说，这货好像畸恋了。也许这小娘子一见男副总进门，超级激动，想跳到他怀里，没算准，掉地上了……我就是这么跟男副总解释的，他哼了一声不肯多说一个字。

嘴可真紧啊！

灌饼搞公关

灌饼在公司里住两个月了，大家习惯了叮叮的铃铛声，每天都跟过圣诞节似的。灌饼最喜欢开会，人越多越欢实，经常不请自来跳上会议桌，四脚朝天地翻肚皮，毫无节操。或者两个前爪蜷在身下，眼神半眯半睁，淡定地听汇报，屁股烤着投影仪，很有深度和高度的样子。同事们开着会，思路不顺，就把她像面条一样捞起来，抱在怀里揉揉。灌饼还把下巴仰起来求挠挠，肚皮摊着，打着一串小呼噜。

以前怕猫的同事也慢慢接受了她，女猫就是这点好，谁会狠心地讨厌一个白富美小萝莉呢。我发现，公司里的男人比女人更爱猫，我去找灌饼玩儿的时候，经常在男同事的大腿上找到她。

公司里大力推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员工专业素质。需要邀请业界大佬来讲课“洗脑“，培训费有点少，事情有点难办。朋友辗转介绍了一个大佬，江湖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但是，几封邮件往来，大佬始终不给准信儿。咋办？

到大佬的个人主页一看，他家有仨狗俩猫，成了！我就写邮件说：“敝司诚意拳拳，万望您百忙拨冗，早日莅临，一解后辈求学之苦，不胜荣幸……我们公司有只猫咪，系流浪猫转正，出身草莽，好学敏求，也很想听大师您的方略。”这封信写得十分酸腐，相当欠揍。但是，没半天儿，大佬就回信：“××日××时，ok？”瞧，咱灌饼的罐头没白吃，可以搞公关了。

灌饼“嫁”了

过了一个来月，有个合作公司的头儿来开会，看见灌饼小丫头蹦蹦跳跳地，特别喜欢。小曼说我们这行忙起来没日没夜，经常把她忘了，办公室周末没人，眼看就是长假，她还没着落呢……那边的头儿说我带她回家度两周假吧，要是住得惯，以后逢长假都可以接灌饼走。

然后，那人就把灌饼带回家了。大家听说灌饼外出度假，都替她高兴，赶一周没回来的时候，互相就问，灌饼呢？灌饼呢？一帮女的都说，灌饼不在没法工作了！小鑫奶爸一脸苦恼：“听说下礼拜才能回来，我这心里挠得慌！”说着就用爪子在自己的胸口使劲儿挠了几下，我只能劝他用专心工作来化解思念之情。小鑫是真爱灌饼的，上个月给灌饼洗澡，灌饼使劲儿挣扎，他特别郑重甚至惆怅地说：“灌饼真的长大了，不愿意让爸爸给洗屁股了……”我听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90后，心思真细，竟然细到这种程度。

真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小曼却满办公室通知大家，灌饼不回来了，人家一家子都喜欢她坚决要留下她，还开玩笑说，不让留下的话，合作也不会痛快了。这个现实大家只能默默接受，喜欢灌饼的同事都抱怨没有开正式告别会……灌饼的小厕所和小卧室还在会议室里搁着，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没有撤，不知道是忘了，是懒，还是不愿意失去灌饼小姐给冰冷的会议室带来的活力与欢愉。



地柏丛母婴室，护崽狂花小忧怨带娃。






夏天出生的小猫是幸运的，有机会吃饱长胖熬过寒冬。

第四章
传说中的Mr. Right





黄大仙抄了一勺稠的

现在有三个奇迹，先听哪一个？

先讲一个小的，咱小区的邻居，枣树小院的迟叔叔和陈阿姨庆祝金婚，手拉手坐地铁去三里屯吃大餐去了，还没带儿女护驾。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有点吃惊，一般“金婚”只能在报纸电视上见到，没想到身边就有，还是熟人呢，这可真美好。

第二个呢，迟叔叔陈阿姨回家之后，院子里多了一只大猫，通身黄色长毛，挺干净，眼神温顺，一看就不是野生野长的。借着金婚的喜气，迟家老夫妇摸摸头算是“盖章”，给了无限期的落地签。我也屁颠屁颠地跑去认猫、起名、检查绝育状况（捂脸），男猫已绝育，被命名为“黄大仙”。

自打黄大仙入驻小院之后，陈阿姨就不得安宁了。黄大仙全天蹲在门口，要求进门，趁人不备就钻进去，端坐在沙发上，被轰出来之后，继续蹲在门口，脸朝门，趁人不备再钻进去，躲到床底下赖着不走。三更半夜，他竟然钻进窗户，噼里啪啦地踢倒一片跳进卧室，把老两口吓得不轻。白天，黄大仙扒阳台门，纱窗全给抓烂了，不让进门就继续叫，继续挠。阿姨脾气虽好，也公开表示不高兴了，因为无法想象天气转暖后不能开门换气的情景，只要开门，黄大仙就挤进来，只要关门，黄大仙就抓纱门，黄大仙哪里都不去，就要进家。

陈阿姨把黄大仙收养了——会不会是好办法？不行，阿姨有哮喘病，对猫毛过敏，身体再好也快八十岁了。这也不能怪黄大仙，不知道被谁给扔在小区里，甚至是偷偷扔在阿姨家的小院子里的，已绝育、没有耳标，喜欢家，沉溺于沙发，超温顺，那么大岁数了还爱踩奶，把陈阿姨家的纱门抓坏了，我们确实不能怪他。影响阿姨家的正常生活了，他只能走，但天大地大，一只弃猫能去哪里？

黄大仙让迟叔叔很疼惜，看看“老板”——也就是老伴儿的脸色，刚刚过完金婚的老伴儿也没办法。他老人家是“80后”——八十出头了，闲时画画娱情，不画水墨专画彩铅，还拿个塑料水桶去水站打纯净水，一桶水也十来斤呢。迟叔叔拿着水桶出门，后面跟着几只猫，竖着尾巴全

程护送，迟叔叔特有童心，觉得这样很好玩。迟叔叔是科学家，二十多岁时在苏联留学，还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会说俄语和德语，回国后一直在中科院工作，当了不大不小的干部。

第三个奇迹呢？——黄大仙找领养。

身边的朋友不够用，只能上“幸运土猫”想想办法。黄大仙的照片上了幸运土猫的领养页面，哗哗的，竟然有一万多点击，我有点诧异。但是，光叫好不叫座，足足等了半个月才收到一封有意向的邮件，来自建筑师王老师。王老师在信里说：“我目前还有能力多照顾一只猫，我不去看他了，直接送来吧。”

一看这个话我倒迟疑了，不看猫就领养？开玩笑吧？而且您就是确定领养，黄大仙也不能马上送到府上，因为黄大仙“外出务工”了。这事挺复杂，本来，黑猫妹想在南锣鼓巷的猫家具店给他找份店小二儿的工作，家具店没看上他，嫌他老，嫌他有伤；这之前他在朋友家借住，又被原住猫冷落和侮辱；来到我家，处女座、黄大咪和小黑又摔盆打碗的。不得已，只能拜托以前的领养人临时寄养，给人家的小猫当保姆，给小猫舔毛解闷儿什么的，这份工作黄大仙完成得非常优秀，小猫和小猫家长都喜欢他，大仙每天都能吃到罐头……这可是他自食其力挣来的。

春末，黄大仙的劳务合同结束，黑猫妹和我把黄大仙送到王老师家，也就是黄大仙正式的领养家庭，地址竟然在二环边上，还是那种贵气的大院呢！说实话，这还不打紧，我们一进门就当场惊掉了下巴，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级的家，房间的挑高足有四米半，全堂中式家具，雪白的沙发套，比我老板家还富贵，三只原住猫咪不过是中华田园猫，肥头大耳、冷酷傲慢，对客人呼呼地冒着寒气。而初次见面的王老师，个头不高，一口爽朗的北京话，要知道北京话也分地域的，王老师的口音是西二环味，招呼猫咪也热乎得像火团儿似的，奇怪这么热情的人怎么养了这么三团高冷猫呢？黄大仙也带感，往地上一站，头上顶着流浪的草屑，袜子上还有泥，但落落大方、神态轩昂毫不扭捏，跟西二环的地价、跟整个家庭的气氛要多合拍有多合拍。

没出息的是我，基本上手足无措。余光瞟到王老师家的罐头柜子，说实话，我只在宠物店看过这么多罐头。而且，王老师为了给黄大仙接风，已经煮了一盘鲜美的小嫩鱼，然后心肝宝贝似地呼唤黄大仙赏脸去

尝尝。大仙闻闻，觉得还成，但是没马上下嘴，迈着四方步在屋子里到处巡视，沙发、多宝格、冰箱，屋里的制高点都爬到了，才消停下来吃鱼。

这时候，我在墙上发现了一幅送给王老师父亲的书法作品，朱色宝印熠熠生光，并非印刷品。我当时就惊呆了，您猜上款是谁？落款是谁？打死也猜不着哦，我也不能说。黄大仙，真带仙气啊，一不留神成了名门贵胄。要是能换，我都想跟大仙换换。我们当初嫌你老，嫌你丑，嫌你土，是我们的错；想当初，让你去家具店当店小二的主意真是可笑，对不起！黄大仙，你就好好享福吧，这匀稠的你算抄上了。



我叫黄大仙，我是有法术的喵。

春夜难得，遇到失足少女

我们希望更多的猫能被领养，或者说，让他们能过上不受冻挨饿的安稳生活。日本动物摄影家岩合光昭说："猫好了，这个世界就好了！"这话确实有道理。流浪猫是城市底层居民，对一个社区来说，如果野生猫都能够不慌不忙地走在路上，能够安逸地在秋千上打个哈欠，人类的小孩儿就更可以享受这种安全了，这说明我们的社区安全和谐，邻居宽容友善，是宜居社区。

周末的天气特别好，我看见三花姐正在枣树小院的椅子上晒太阳，一边晒一边专心梳理身上的毛，因为梳得太专心了，都没注意到我在偷拍。三花姐最近能填饱肚子了，终于有心思收拾毛发。阳光明媚，看着一只猫卧在椅子上舔毛，实在是很开心，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呢。三花姐初来时又脏又瘦，眼屎又多，身上的毛黏着毛，还腻着莫名其妙的东西，丑得让人不忍直视。这段时间她一直闷吃闷喝，老伴儿白大雄已经死掉了，留下她孤孤单单的，丁大姐和高老师总是加罐头和营养膏给她吃，她胖了，身体好了，漂亮了，不再辣眼睛了。三花姐如果能进入家庭的话，不出一个月，就能变成居家大美猫，对流浪猫来说，每一次被领养都是小小的奇迹。

那一夜星光灿烂，微风拂面，天气好得不能再好，晚上遛弯儿儿的时候不禁长吁短叹，感慨人生苦短，春夜难得……

众猫聚首，食堂管理员刚把干粮拌罐头拿出来，脚下就冒出来一只小瘦猫，她全身雪白干净，唯独背上有两块拳头大的黄斑，尾巴细细的，眼睛圆溜溜的，在夜色里灵动透亮，盖着浓密的睫毛，像小忧怨那样美貌动人。虽然瘦弱，但她一脑袋就把男猫们都挤开，头深埋在盆子里大嚼起来，别的猫竟然都不抢，大家闻着罐头味，默默坐等。

一看夯夯苦吃的这货，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她肚子鼓鼓的，百分之百怀孕了。这个孕妇不是头一回出现，记得去年12月的夜里见过她，那时候她还是个四个多月的小猫，胆子小，孤零零的，叫声里带着颤音儿，只敢远远地在边上吃点渣子。当时甚至觉得她过不了冬，没想到她还挺能干，不到半年不但出落得美艳无双，妹妹头，小短裙，肚子都大

起来了。唉，失足少女啊，失足少女！

小孕妇一直低头猛吃，并不怕人，吃完了转一圈，回来继续吃，黑猫妹抓粮的手慢了一点，她竟然去抓黑猫妹的衣服。我和黑猫妹不断夸赞她的美貌，又愤恨又开心，“恨”不用多说，乐的是我们也许又要有小奶猫了，只是不晓得这个失足少女会把孩子生在哪儿？

从这天开始，一周七天，夜里至少碰到失足少女四次。半个月后，她的肚子瘪了，饿得像母狼一样，见到罐头就埋头狠吞，食量大得没边。无论男猫女猫全被她挤开，不吃粮只吃肉，扑上来就拽人的裤腿，我的裤子薄都不敢靠近她。她还脏，一身煤灰，又瘦，又霸道，一点儿没有喵星人的素质。我听说哺乳的母猫只会趁小猫睡觉的时候出来吃一次饭，就让她吃了半个罐头，想象她胸前挂着八九个猫仔的可怜样子。奇怪的是，很久以来，她只在晚上十点来钟出现一次，白天从不露面。

昨天下班，快到小区的时候我该停车买菜，不留神开过了，只好把车停在路边往回走。经过牛魔王面馆门口，无意中往三轮车底下看了一眼，惊见一个灰溜溜的小身段非常眼熟。我喵了一声，“灰溜溜”抬头看我。“这不是失足少女吗？你怎么在这儿呢？！”原来她给牛肉面馆当保安——捕鼠妹，那么美的猫还是取个新名字吧，从此失足少女就叫“卜淑梅”了。

女老板问我喜不喜欢猫，可以送我一只小奶猫。跟伙计去了隔壁的灶间，我才明白失足少女为什么总是灰溜溜的一身煤沫子了，原来她住在煤筐里。伙计在漆黑的灶间摸了半天，笑嘻嘻地掏出一只小奶猫，也就刚满月的样子，像个小耗子。我说大猫平时喂什么啊，天天在外面讨饭？伙计说剩菜，还有牛肉呢，她不缺嘴。我说猫不能吃咸的，小伙计不搭话茬。我又说小猫断奶该送大猫去绝育了，不绝育不行的。小伙子一脸糊涂地看着我，觉得我这人完全没法聊天。

女老板追出来，拿个纸箱子，说：“生了四个，就剩这一个了，你把它拿走吧，不要钱，拿吧！”

我只能说我不能拿、不想养猫，我只是买菜路过。老板翻个白眼走了，嫌我耽误功夫。没办法我只能撒个谎走开，给猫找领养实在太难了，朋友早就用光了，在豆瓣上吆喝领养很多次，也无人问津，小奶猫总是有人要的，至少跟着妈妈吃剩菜吃老鼠，冬天睡在灶间也不冷……

但是，这两天，这灰突突的“小耗子”一直在我的键盘上爬来爬去，我一上网就想起伊，不知道伊怎么样了。





失足少女卜淑梅。

汤面的老板和剑桥公爵夫人是校友

那“小耗子”太能爬，好像就在电脑屏幕上爬呢，一边爬一边叫，让我没心思工作了，咬咬牙，跑回面馆把卜淑梅的儿子接出来找领养。小奶猫有了日本名字，复姓牛肉，双字汤面，纪念母家出生地。也许是名字取得好，转眼间“牛肉汤面”就收到邀请函，被“老板”带回家了。在幸运土猫的领养博客贴启事才三四天就如愿以偿，为啥这么顺利呢，因为这个小哥是土猫的老领养人，他把黄小帅领养回家半年，正想给黄小帅找个伴儿，正好看见汤面君找工作，正合适。

凭人力是不可能这么幸运的，我觉得这是黄大仙暗中发的力，黄大仙现在叫黄大帅，他是有点法力的喵星人，通过声呐让哥们儿黄小帅向主人发功，确定了牛肉汤面的住所。冥冥之中帮忙的还有，黄文。黄文大概已经回喵星去了，手里有点权利，优先照顾老家的朋友，都是白肚肚黄狸——牛肉汤面得济了。

连我都得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男领养人，90后的英俊小哥。王小哥来看汤面的时候，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一点骄矜之气也没有，我就觉得当寄养婶婶这条路是对的，曾经的朋友老千阿姨总是骂我成天跟一群中年妇女混在一块儿，她哪有我的远见？！这个月，通过猫咪的公益活动，我还认识了一个优秀帅气的80后男设计师，有时在QQ上聊聊，哎哟喂，我终于摆脱了60后和70后的社交圈，我得继续做公益啊！带劲儿！

当老千听说有个90后小哥要来我家看小猫，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说家里富余一个猫砂盆，洗晒干净了正好给我送来，顺便来凑凑热闹。那天下午她骑着电驴子往我家赶，春心荡漾，为抄近路竟然逆行五十米，虽然是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却撞在正常行驶的出租车上，把人家车门撞了一个大洞，猫砂盆飞出去十多米，碎了，老千爬起来活动活动，一根头发都不少，真是万幸。面试现场没赶上，倒花了1600块钱给出租车司机修车……

“面试”就在我家书房进行，老千缺席，副面试官是黑猫妹。看得出王小哥是真心喜欢猫的，不错眼珠地看着汤面满脸是笑。光喜欢不行

啊，喝茶的时候我就随口问问他的经济实力，要知道我们牛肉汤面每周要吃三次罐头的，而且得吃好粮。王小哥告诉我一个外国名儿，没听说过，那猫砂呢？他又说了一个外国名儿，我说怎么都是外文啊，对了你在哪里念书？他又说了一个外国名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记得老千去年带闺女去英国上夏令营的时候去过，回来后赞不绝口跟我们几个妇女说了整整一个冬天。那个大学的名字是——算了，我不能过度透露领养人信息。

下一个问题是，你女朋友喜欢猫吗？不喜欢，你会怎么办？王小哥说，我女朋友学的兽医专业，还在英国×××大学，马上要毕业了……这么一说我们家黄大咪也要得济了，他的泪管堵了，整天眼泪汪汪的，回头请“女朋友”给看看，就别挂号了。

总之，喝茶的时候，汤面君和王小哥已经打成一片，两情相悦。一切都很顺利，我和黑猫妹故作矜持地把汤面和他的老板王小哥送回家，顺便见了见“二老板”小帅。小帅长得跟黄大仙特别像，只是毛色比大仙浅一点，看起来很好脾气，汤面分分钟就能把他搞定，不在话下。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听说汤面已经吃了罐头在老板的腿上睡着了。

这个老板家的条件嘛，别的不说，猫用的一切都是进口的，光猫用毛刷就有四种，有三种我都没见过，估计是给猫“马杀鸡”用的。出了汤面家，我跟黑猫妹庸俗地闲聊，我说，以王小哥的雄厚财力，把牛魔王拉面馆收购了都是可能的。这个高帅富啊，可以把牛肉面馆那条街买下来，这样的话，汤面的老妈，他的三个兄弟就都可以过上吃进口天然粮的好日子了，想想这个画面吧，汤面像个王子，穿着丝绸晨袍，招呼三个穿保安制服的哥哥吃蛋糕……

有意思的事儿还没完呢，隔天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王小哥上的那所大学，就给老千打电话了，我说：“你知道吗，昨天刚送出去的那只小猫咪，领养人跟写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是校友，你看，我的猫都送给柯南·道尔的校友了。”老千说：“哦。”

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搜索，还得给老千打电话：“你知道吗，那个领养人跟达尔文、戈登·布朗是校友，跟J.K.罗琳也是校友哦！”老千说“好”。

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午，学到好多有用的知识，继续跟老千分享，我

说：“那个领养小哥跟现任剑桥公爵夫人凯特和凯特的妹妹也是校友啊，你看，我们的猫被凯特的校友领养了……”老千果断地挂了电话，挂之前高呼了一声“马勒戈壁”。

如何帮助幼猫走出面试恐惧症

不是每个领养都能成功，砸手里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而且砸得挺疼。

黄小小的妈妈是艾曼纽，小小断奶后被妈妈带到枣树小院，那时候他还没有名字。陈阿姨出去旅游了，食堂的早晚事务由我负责，我坐在台阶上看着艾曼纽，她看着我，秋风吹起，枣树叶子飘落一地，她低下头去给小猫舔毛，一个小旋风把树叶卷起来，又散了。猫妈妈一胎总要生四五个，难道只剩一个了？同情心顿起，我又加了点罐头放到盘子里，退开，小猫不敢过去吃，艾曼纽走近去闻，小猫也凑上去，她长长地舔舔小猫，又抬头看着我。猫族之间是不能随便四目直视的，直视就是要打架了，艾曼纽你看着我这么久想说什么？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初冬时一次严重的鼻支，让小猫涕泪交加不吃不喝，开始住院。住了个把月，见人抖的性格变得温顺亲腻。痊愈后放归野外？鼻支随时会复发。琢磨半天，我就把他留在了家里，充满信心地等待领养。但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家，比他丑的、比他蠢的、比他老的、比他脾气暴的都如愿被领养，唯独小小少有人问津。小小知道我家处女座看他多余，就使劲儿讨好处女座，夜晚处女座起夜，小小无论睡得多死，都爬起来陪他去卫生间，在地板上翻肚皮，连续十八翻，处女座的铁石心肠都扛不住了。

跟他妈妈一样，小小喜欢隔一点距离默默地凝望，同样是四目相对，要搁黄大咪一定会别转目光，很怂；小黑肯定凑近前打呼，很吵；而小小就默默地看着你，耳毛微微动，仿佛在用小雷达探测你的脑电波，跟自己是不是一个频率，还能听见嗒嗒嗞……嗞嗞嗞……转频道的声音哦。

小小仰着脸盘子看久了，表情就有点失望，悄无声息，垂了头想心事。我们的小小心事好多呀。

李安蹄（阿姨）逛淘宝这会儿工夫，黄小小又来谈心了：“安蹄，小

黑蜀黍（叔叔）不跟我玩……”

“那你别跟他玩，找大黄玩去——”

小小：“安蹄，大黄蜀黍也不跟我玩，他们都在睡觉，他们太没活力太没品位了。他们俩跟咱们俩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干脆你陪我玩吧——”

安蹄：“安蹄也想睡觉，困死了，你这么顽皮，以后到了新家会有人陪你的！”

小小本来兴冲冲地跟一团火似的，忽然鼓起嘴巴，沉默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安蹄，我早想问你了，我为什么要去新家？新家是什么样的？他们会照顾我吗？每天都有饭吃吗？”

安蹄：“那当然！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家人会来接你，给你准备暖和的小床，满满的饼干桶，肉包儿、皮老鼠、羽毛棍，陪你玩陪你聊天，你喵一声，就至少会有两个人围上来问小心肝儿渴不渴饿不饿爽不爽……”

小小：“安蹄骗人！真的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安蹄：“矮油（哎哟）☆¤々∈⊙‰☆¤喂＊☆Σ！”

“咱们谈谈心吧——”小小跳上桌子，把头靠在安蹄的手腕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的眼神有点暗淡，看得安蹄都心酸了。小小说：“安蹄，我们认识半年了，你跟我说实话，万一你说的‘家人’不来接我怎么办？万一，没人喜欢我怎么办？”

安蹄抚摸了一下小小的脑门，揉揉小小的肉肚子，说：“孩纸（子），你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小猫啊。而且，世界上有一个人家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停地找，找不到你，他们的心都不敞亮呢。”

小小还是不放心，把头枕在胳膊上，闷了一会儿：“唉，我真是饿怕了。

“嗯，我还是有点怕人家来看我，我才不会马上又亲又抱呢，和陌生人这样多尴尬啊，羽毛棍表演我也不喜欢，小小不是马戏猫，安蹄，我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是闷骚型的。”

安蹄：“咳，这个你放心，安蹄也是闷骚型的，大黄叔和小黑叔也是闷骚型的，咱们全家都是闷骚型的，咱们就慢慢、慢慢地等一个特别闷骚的闷骚人家。记住，面试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矜持！”小小糊涂了：“安蹄，矜持是什么？”

“矜持就是骄傲，猫族就得有猫族的骄傲，初次见面根本不用那么干柴烈火，跟金毛儿汪似的口水流一地，你就稳稳地坐着，尾巴盘成圈儿遮上你的胖屁股，保持礼貌就行了，要是碰见喜欢的，甩几个媚眼勾搭一下，让他们百爪挠心回家琢磨去，其他的事由安蹄去解决。”

“嘻嘻，这样才好。黄小小我是世界上最闷骚最帅气的喵啊啦啦哩……”小小在桌子上边扭边唱，扭了几扭，忽然又皱眉了：“安蹄，有肉条嘛？嘴巴里没味……”安蹄说：“肉条下午茶马上就来——”



铃——铃——来吃肉条下午茶。

阴谋酱

邻居南婶养了四只狗，其中一只因为岁数大了，瘫痪了。后来南婶的同事送她一大包红景天，据南婶说自己泡水喝的时候也给狗狗倒了一碗，然后这狗就又能走路了。我说南婶你家狗既然都喝红景天，你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碗？我脑子老断片儿也该疏通一下，但是南婶不理我。我问她能不能领养我的猫，她次次都听不见，这是特别值得学习的优点，就是选择性接收信息，说白了，就是鸡贼，不过，任她如此鸡贼也有掉坑里的时候。

一个周六，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之前，电话响了，南婶在大风里吼："怎么办？我碰见两只小猫特别小，饿得走不动，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先别动这些猫，先观察一下，也许是猫妈妈正在搬运孩子呢，你给捡走了小猫活不了大猫也得急疯了。好比你家搬沙发，上楼拿手机的功夫，邻居把沙发搬走了，你不生气吗？！南婶说："别扯沙发，这边有个老太太说这俩猫在这儿待了一晚上了，本来是仨的，昨天让大黄狗叼走了一只，怎么办？"我的头皮发麻，生怕她捡了之后送我这儿来，我就劝她先别捡，观察，一定要观察。过十分钟听她在微信上问："怎么办？小猫吃什么？我买了儿童牛奶，有只小猫的眼睛里全是脓，哎哟喂是独眼龙，来帮忙！！哎哟喂，快来给我送袋猫砂来——"我正擦口红呢，套上裙子往她的画室送了袋猫砂，然后去参加聚会了，同学聚会是最好的借口，真怕这个女人硬把小猫塞给我，领养太难了，朋友早就用光了。

周日的时候，我没借口了，上门看小猫去。南婶的先生老吴是个画家，俩小猫是在画室旁边的墙根儿捡的，已经养在卫生间里，干干净净的，都有名字了，一个叫蓝莓酱，一个叫苹果酱，南婶给我形容怎么把苹果酱眼睛里的脓挤出来、怎么滴眼药、怎么开着浴霸、暖着他俩……完全是弄猫高手，搞得我完全没有指导的余地，我使劲儿掩饰自己的失望，默默地跟小猫玩。这俩小猫只有饭碗那么大，搂在一块儿睡得正香，扒拉到手心里看，蓝莓酱完美无缺，苹果酱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但是，我觉得他俩的神情有点怪，又说不出哪里怪。南婶又给我讲是怎么看到猫的，猫怎么爬管子，当时还有个老太太怎么怎么说，特别兴奋。大画家老吴捋着胡子也插话："她一捡我就跟她说给你送去，现在正好你来了——"我说谢谢您，别给我送来，我现在给您送俩也就回趟家的

事儿，您打算怎么办哪？都送人还是留一个？

南婶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薄荷在视频上看到高兴极了，她本来跟我们一直不大说话，刚才说，‘真恨不得在家和你们一起照顾酱酱’。”南婶说你看，要不然我先养养，等眼睛好了再说吧！现在薄荷和我们可有话题了，一说话就没完没了。薄荷是她家闺女，在“霓虹国”上学，从来不黏爹妈，性情高冷。是自己留下还是送领养这个问题，画家老吴比较坚定，说得赶紧送走啊，不然把我的画给挠了怎么办？那时候就麻烦了……

南婶连饭都不做了，上网买粮食、药品和小猫窝，拍了照片在网上各种秀。上一年我们有只叫油条的小奶猫被南婶的朋友王铮峥领养了，王铮峥也是个画家，而且还是个腰围一尺八的美女画家，她第二天就跑到画室里来看这对眼膜未褪的小奶猫，一看见就被融化了，说小奶猫在地上爬呢，怎么地板这么脏？！然后挽起袖子拿墩布擦地，120平方米的画室给擦得锃光瓦亮，老吴在一边捻须而笑，南婶在办公室听说这一出更高兴了——家政员的钱都省了。

我跟南婶在微信上说：“我这边有个领养资源，朋友一场我帮你介绍吧！现在资源特别紧缺，能送赶紧送别砸手里——”南婶沉吟了一会儿说：“老吴有点不想送了，他想擦地大扫除想很久了，要是猫咪在的话，王铮峥就老得来看猫，顺便就把地擦了，这不挺好嘛！谢谢你介绍，你把那边回绝了吧……”我心说：“把那边回绝了？人家根本没说要，八字没一撇，还真以为手里的是香馍馍呢，真可笑。”

这些事不是我写这堆话的重点，在微信上看蓝莓酱和苹果酱的各种表情，我忽然顿悟为啥觉得这俩猫有点怪，虽然他俩的样子是刚满月的小奶猫，但是他们的表情太成熟太理所当然了，从草丛里饥寒交迫、命悬一线到锦衣玉食、珊瑚绒的床铺，完全是他俩演的苦情戏，设的一个局，我觉得他们互相使眼色呢！

“这户人家怎么样？”“还行。就这样吧！”“你想换地儿吗？要不要再挑挑？”“甭换了，长胡子的那个爷爷很好糊弄。”“嗯，这屋子墙面也不错，是我喜欢的颜色！”“我觉得你演得很好，看你眼睛流脓那一招，使得多逼真多到位！”“你也不错，是你先抱那个女人脚的！”“还是你好，你往草丛里躲的时候，速度掌握得多合适，正好让她抓到小腿腿！”“哎你还别说哈，三舅妈变身演那个看热闹的老太太才会煽情呢，要不是她

提起大黄狗吃小猫的事，也不能这么顺利哈哈哈……”

我跟南婶讲了我的猜想，南婶这回没装听不见，她捶胸顿足地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的画室开了那么久，我从来没见过那个邻居老太太，而且，自打我捡他俩回家之后，那老太太再也没出现过！这确实是一个阴谋！”

普通心机男和“昌平国”心机男

有个深谙猫经的朋友说，猫的温柔其实是一种武器，跟尖牙大爪子一样的武器，针对不同的猎物他们会不同对待，千万不要因为猫对你腻歪就认为自己受猫喜欢，你就是猎物——兼具自动投粮器、自动饮水机、活体逗猫棍三种以上的功能，可以让他享用一辈子……

后来，我发现更惊人的内幕，聪明的猫族还会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各种培育、改良、修理，通过舔揉、拍打、眨眼、装傻、打滚、嚎叫诸般手段，让“猎物”生长得更忠诚、更合口味。而据美国科学家2014年的研究报告，猫的心眼儿，比人类多13.7倍。我这么一说，你后背发凉了吧？！

所以，跟喵星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他们的计谋可多了。小则有南婶家的阴谋酱，大则有我家黄小小。黄小小是个心机男，明明温顺娇柔，等领养人来看时却表现得很狂躁，耗了半年多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领养，最后只能落在我家。虽然无数次想把他放归，处女座却叹气说：“算了，别放出去了，小小对我不错……”让挑剔冷漠的处女座说出这句话，小小你是费了多大心机呀？！说起来，黄小小并不是最心机的，“昌平国”第一心机男是白大肥。

去年夏天，在小区的垃圾桶边上遇到一只干瘦的白猫，头尾瘦成一条，被毛乱得像刺猬，路灯下，他瞄我一眼并不躲避，蓝眼睛澄亮，沉着地翻垃圾桶，里面除了烂树叶破纸盒什么都没有，唉，真失望。我从楼上端了粮和水下来，他大大方方地在我面前把三份猫粮和水全部干掉，饿得那么狠了，吃东西的仪态还是不紧不慢细嚼慢咽，边吃边打量我，看什么看？给我打分吗？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东张西望，乃是要给小区环境打分。

我就说白猫都特精，打这顿夜宵之后，他就在我们这里扎根了，索性安居在枣树小院里，有吃有喝迅速长胖。

这位白猫长胖后就是白大肥，俗话说马瘦毛长，大肥吃胖了，被毛还是长长的，蓝眼睛像韦小宝似的鬼机灵，每天卧在台阶上，脸朝里，监视着陈阿姨家的一切，经常举起小爪子敲玻璃……半个月后，宁静的

日子被打破了，一只没绝育的大黑猫来砸场子，白大肥被追打了几次，他发现陈阿姨并没有出来干预，就改变了戏路。

一天深夜，忽然发现白大肥的背上缺了手掌那么大的一块毛，皮肤红彤彤皱巴巴地裸露着，三九寒冬呀，白大肥焉了，这是让大黑猫给打的吧？那几天夜里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10℃，我硬着头皮拎他回家，让他养养伤，性格这么好，养好伤就找领养吧。白大肥在小单间的第二天，我发现天上地下全是毛，原来，背上的毛是大肥自己扯下来的，这是洁癖还是苦肉计？背上有两巴掌大的毛没有了，光溜溜地看着瘆人，扯下来的毛都铺成了一个毛褥子。大肥嘴里还叼着一缕毛儿，吃得很香的样子！带他去医院，做了皮肤化验，一切正常，大夫（挺帅的）开了一点镇静剂（挺贵的），说没准儿是心病，抑郁症，吃点营养餐，让我有空就陪他玩玩，分散一下注意力……

戴着脖圈在我家“休养”，大肥可以很安静地待几个小时，看来身上并不痒，是“心理性嗜毛症”吗？一旦去掉脖圈，他马上就会去梳毛，好像是严重的洁癖，越梳越用力，直到把毛撕下来，眼神直直的，吃饭的时候也是，吃几口饭就去舔毛，舔毛为主吃饭为辅，没唾沫了，就喝水，再吃几口饭，狠狠舔毛直到被毛脱落才甘心。

很难确定他是被大黑猫揍后心理有阴影，还是生活富裕了注重仪表，大肥是我见过的猫族里最喜欢梳理的，饭前饭后梳，晒太阳前后梳，游戏前后也梳，爱毛敬业乐此不疲。如果猫族有出版业的话，他一定会写：《做最好的自己——丝般顺滑的七个习惯》《有些毛现在不舔一辈子都舔不开了》《今天也要好好过生活——脚趾缝和腋窝的十三步清洁法》《让自己白一点离成功近一点》。当然，白大肥最著名的作品，会是一部《我不是教你诈——忠诚猫奴之魔鬼训练法》，他真是有几分脾气的，轻易得罪不得，也轻易沾不得。

搞定白大肥这样的怪咖，其实也不难，毛大衣剪短就行了，舔毛可以，撕毛不行，撕毛症不治而愈。过了一个来月，屁股和背上的毛长出来了，他已经成了一只肥头大耳的帅猫，可以找主儿了。领养启事刚发出去几天，二十出头的琦琦酱就上钩了。

琦琦酱真是好姑娘，长腿细腰，一笑俩酒窝，跟大肥一见钟情，完全不介意他的抑郁症史，黑眼睛对着蓝眼睛怎么看怎么喜欢，家里粮食罐头砂盆预备齐，样样都是精挑细选，我仔细检查挑不出任何毛病，把

大肥送过去，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顺便把大肥的祖宗问候了一万遍——想进家就直说，没事撕什么毛呀。

一般来说，普通心机男演到这里就该收工领盒饭了，然而白大肥这“昌平国”心机男仍不罢休。明明大饭桶一只猫吃三只猫的饭，到了琦琦酱家，绝食绝水三天，卧在沙发底下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琦琦酱从没见过这个阵仗，不知道哪里伺候不周，以至于活猫要变死猫，第一次领养就要出猫命了？急得她眼泪都掉下来了。

直到我拉着李八爪阿姨奔波28公里，紧紧抱着大肥说：“肥宝，都是我不好，没跟你说清楚，这姑娘人不错，虽然肤色黑了一点点儿，多喝柠檬水也就白了，你跟她过比在院子里强，不喜欢我再接你回去（才怪）……”八爪阿姨的演技更好，她一惊一乍地说：“哎呀，瞧这粗粗的肉掌，瞧这墨蓝的眼睛，你就是那名贵的山东狮子猫吧？！”（天空中有个声音说：“是个屁——”）李八爪又冲琦琦酱递个眼风，琦琦酱就当着我们的面，右手按在左胸一再承诺：“名贵不名贵没关系，白爷，吃口饭吧，以后咱家一切都是你做主！”这话一说，规矩立下了——

立了规矩好办事，“忠诚猫奴之魔鬼训练法”第一步成功，白大肥娇喘着，嘴角一抹微笑，开始吃饭了，还是不紧不慢细嚼慢咽，然后和琦琦酱共用一个枕头，一个枕头他占四分之三……

传说中的Mr. Right

4月下旬的一天，收到白大肥的领养人琦琦酱的一条信息，说：“青菜，快点把地址发给我，给你寄一盒高级曲奇！”一看这个，曲奇还没吃到口，我心里已经甜滋滋的。首先，她不叫青菜大姐，不叫青菜姐，直呼“青菜”，把我当成同学叫了，怎么不让人心花怒放？要知道，有时收到领养猫咪的邮件，开头是：“李青菜老大姐你好！”——这样的邮件绝对是没前途的呀。第二，平白无故为什么给我寄饼干呢？大概是白大肥领养一周年纪念吧！没别的理由了。这个姑娘的情商真高，总是能让人开心，并印象深刻。

最初和她接触，是邮件沟通白大肥领养，领养问卷填好后，她把文件名添上自己的名字再回传，这个细节，多少久泡办公室的人都做不到呢；来看大肥的时候，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先发短信来说会迟到几分钟，目前到了什么位置；进门之后不着急看大肥先送我一盒巧克力，说：“冒昧打扰……”

看着这盒巧克力，我心里真是喜极而泣，这是我个人送养史上里程碑般的瞬间，因为领养资源太少，送养人一直是弱势群体，为了让自己的猫受欢迎，要给来人端茶倒水，嘘寒问暖，空调也是要开的。一看这盒巧克力，我就打定主意，王菲来领养也不给，只给琦琦酱，确定领养后大肥还需客居我家一周，她又寄了罐头零食来，小黑和黄大咪他们也跟着打牙祭，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好事，小黑对大肥的态度一下子就好了，主要原因是，我对大肥的态度好了。

虽然琦琦酱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毕业后远离家乡在北京工作，二十出头，IT业，未婚，合租，但我觉得她一定会是个好主人、好员工、好女友、好主管，升值加薪都会顺风顺水，懂得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姑娘，大好前程是肯定的。

白猫都是心机婊，有个叫白冰冰的男猫被领养前，性格多情，长得又美貌，谁知到了领养人家里性格突变，人送外号“高冷冰”。凡人不理每天吹胡子瞪眼，一言不合大爪子就拍上，我直给领养人道歉：“不好意思，原先他真不这样，我并没骗你！不然我接回来吧？”领养人说没关

系，性格嘛确实有点六亲不认，不过，冰冰对我一直很客气，挺好……要是想养个腻人的，早养狗了。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Mr. Right！

我们的白猫遇到好主人，黑猫的运气也不错。

比如超级热门的黑猫小咩咩，有三个家庭都喜欢她，对于一只猫而言，同时有三家感兴趣，真是三生有幸。其中一位领养人听说别人也会来“面试”就说算了，不折腾了。最终的领养人老德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哥，也是豆瓣友邻。他的条件在众多领养人中并不好，IT、单身、租住，家里已经有两只喵了，他小小的房子里要住三只喵，我觉得实在有点挤。但这个小哥让我惊艳的是特别执着，一直彬彬有礼地发豆邮表达对咩咩的喜爱和敬仰，我只能勉强约他来家里见咩咩，见机行事想推掉他。

最钟意的第一顺序领养人也是个小伙子，高大英俊，刚刚结婚，自有住房。家中有一只猫也是流浪猫转正，现在希望咩咩去，和家里的白猫搭配成黑白双雄，多好的事呀。然而，当我和黑猫妹按约定时间把咩咩送到他家楼下的时候，小伙子说：“不好意思，我没法招呼你们进去，把小猫直接给我吧！我老婆正在睡觉，这时候要是家里来客人，她会揍死我的！”

开了三十公里，送猫上门，连门都不能进，这也太没人情味了吧？！其实不可以送进门这种事，在“昌平国”的领养史上，还不只一次两次呢。领养资源稀缺，每次都要挖空心思才能找到一个，而信誓旦旦的领养人一周后就可能因种种不适把猫退回来，前面的努力全白费。不让进门的领养人，算什么领养人？放弃吧。那咩咩叫的小黑鬼怎么办呢？再开三十公里折回去？

我把车停在路边，拿起电话跟老德说：“怎么样，我觉得你和咩咩很有缘，我们现在送咩咩到你家好不好？”老德愉快地说：“快来快来，我家正在吃虾……”嚯！又一个Mr. Right！

最后，我们的咩咩去了环境局促的新家，能吃能睡能玩，和一只黑色的猫姑娘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煽情片段来了，一个月后，咩咩爸爸用微信发来好几张照片，照片里的咩咩大衣油亮眼睛烁烁，个头儿大了不少，看起来过得不错，最后他说：“……前天，咩咩换了四颗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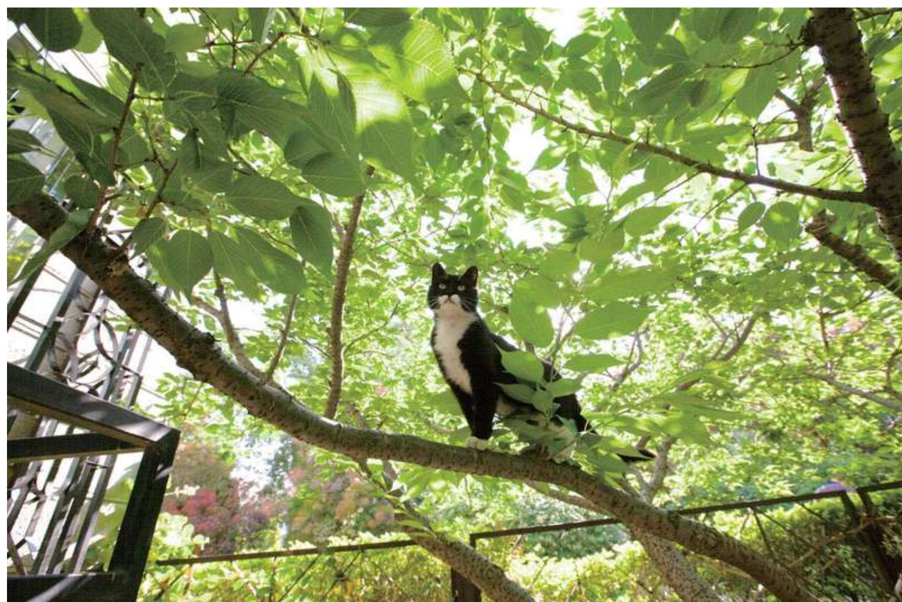


龙猫巴士，四引擎推进，因机体过于沉重，飞行高度仅达到50厘米。

一步之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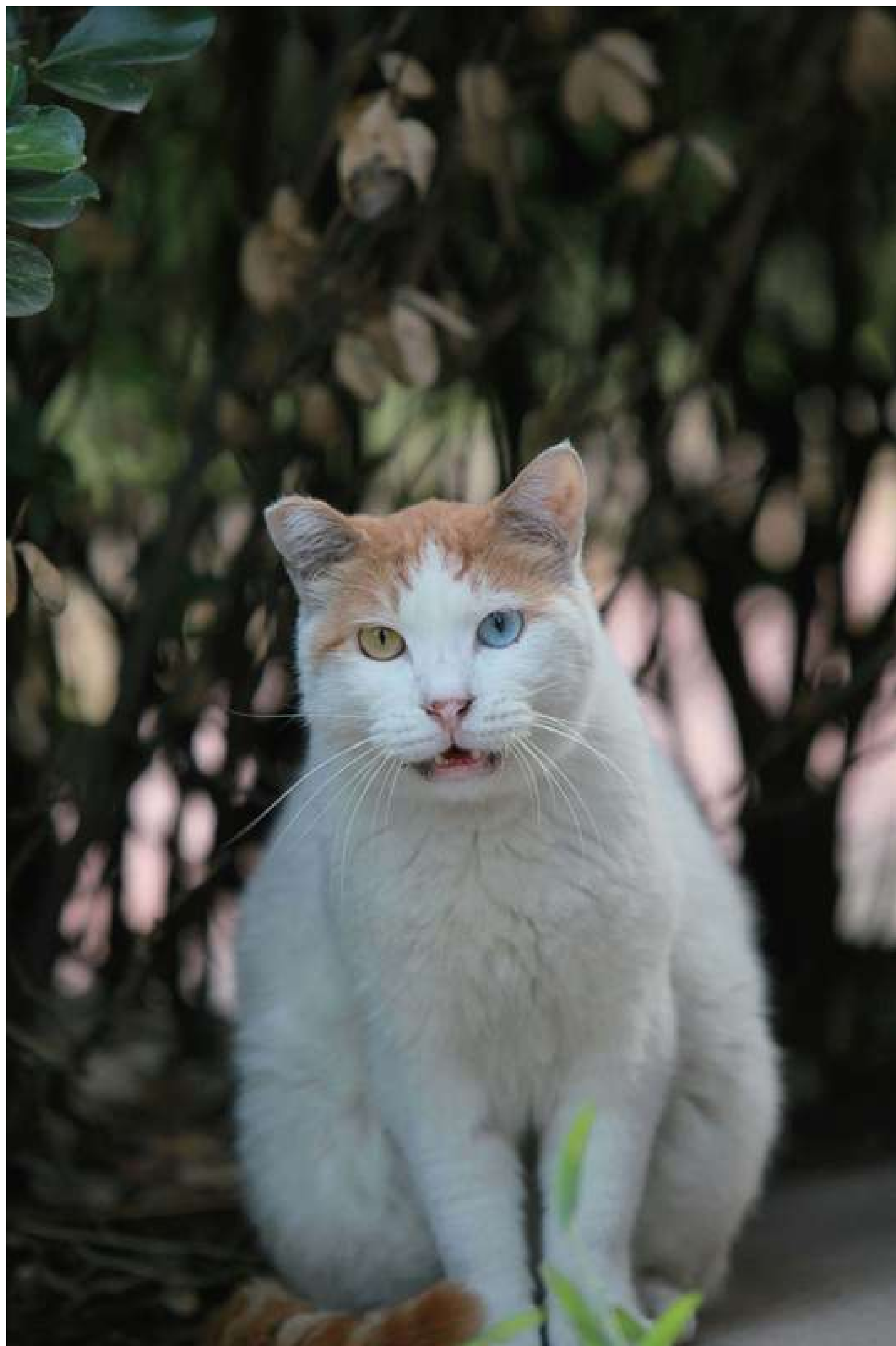
遇见白厚道的时候，我已经和来来往往的猫族相处五年了，虽然日久年深，关系只算君子之交，除非他们愿意，结伴散步的事并不常发生。早晚在停车场相遇，人有人道，猫有猫道，各走各路。对，他们总是在墙头上走，偶尔会站定看我。“哦，原来是你！”“停，别靠近我！”“嗯？看起来有吃的？”“咳，算了，我现在也不太饿！”“再见，我先走一步了！”除了早年间的胖三儿和一两只被遗弃的傻猫，没有哪只猫能让人近距离好好摸一摸，绝大部分都要保持五六步的距离。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像黄贰黄秀兰猫姥姥这种性格温顺识大体的，带去医院是很容易的，顶多嘴里哼唧一下，什么检查手段都可以上，到医院也会引起围观。“哎哟好漂亮啊，看不出是流浪的呀。”我们“昌平国”最漂亮的男猫是小健，风姿绰绰直逼金城武，与猫中吴彦祖白厚道并称“金吴”双璧。带小健去看鼻支的时候就想，我从小没和漂亮男生谈过恋爱，能陪着小健这么漂亮的男生去医院也值了。





如果有下一本书，小健和小黑鱼是绝对主角。



时也命也，白厚道一次出镜就领了盒饭。

众猫之中，白厚道是非常特别的，大个子圆脸盘眼珠一蓝一黄，一脸忠厚老成，因此叫厚道。双目异色的黄白猫很稀少，“昌平国”姓黄的猫太多了，我们就给他改姓为白。虽然姓白，但是白天从不出现，只是

每天晚上的饭点，在高记食堂前的小圆桌吃饭，这是他一天中唯一的正餐。干粮“哗啦啦”落在饭盆里，他就从树丛暗影里飞跑出来，四脚踢踏，树叶颤颤，带着一股子快乐的风。“吃饭，真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可是，嘎嘣大嚼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跳起来，使劲儿嚎叫，看起来嘴巴里有一股剧痛，甚至在树坑里弯腰忍痛，几分钟之后就好了，重新回来连吞带嚼大快朵颐，像没事发生过一样。白厚道与食堂管理员的安全距离是两米，不可能扒开他的嘴巴观察。我猜厚道的牙床上一定有根刺，如果让医生打开口腔用镊子夹出来，他就再也不用疼得跳了。这样过了一年，到年底的时候，募款台历都卖光了，兜里有钱世界和平心痒难搔，我跟丁大姐说：“年底了，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带白厚道去看看牙。”

我把白厚道骗进航空箱，带到了一家著名的医院，白厚道气愤地在箱子里撞头。医生说，看牙啊，把他给我拿出来吧！我和白厚道绝对没有熟到可以把他从箱子里顺利拿出来的程度。医生说：“拿不出来那你让我怎么办？一只流浪猫，要全身麻醉来看一口猫牙吗？我看他没有口水，也不瘦，不算严重的口炎，全麻看牙就过分了，我的手要是被抓了，一周都做不了手术了……”医生的话给我很大压力，和猫族相处久了性格也会像猫——惧怕压力坚决逃跑，心愿未了，我就带着白厚道灰溜溜地跑了。

2016年1月下旬，正赶上极寒天气，发放夜饭时看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异，后腿总是夹着，我想大概是冻得发僵了吧，吃点肉菜喝点温水就好了；接着，这只性格孤傲的大猫忽然连着三晚围着丁大姐叫，使劲蹭腿。画风巨变必有缘故，我们把他抓进航空箱，带去某“三甲”动物医院看病。说实话，是诚心要治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白厚道还是一副暴脾气，在航空箱里紧张地卧着，嘴里呜呜地骂着。老大夫问，这家伙是怎么回事？抓重点描述一遍后，大夫说，这是流浪猫吗？你们谁能把他抓出来让我检查？

我和丁大姐互相看看，都没本事把白厚道从航空箱里拉出来，护士来帮忙，厚道成了霸道降服不住，大夫无奈，开始给我们讲道理，说这样没有明确外伤和症状的流浪猫没有必要都带来治，群护也要讲技术和艺术，这种情况也许上千元的检查费，把护士抓花了也查不出来病因，你们的钱还要给猫吃饭，几十张嘴都要吃、要绝育，有这个钱还不如吃点罐头呢，老大夫叹口气说，这个天太冷了，还是加点罐头给他们

吧……

转脸又问：“这个怎么回事？”当时带去医院的还有小花，小花在这场严寒里严重消瘦打蔫儿不吃东西，本来住在枣树小院的，现在跑到丁大姐家的单元门口等着她，也是蹭腿喵喵叫着求助，就一块儿带来了。

小花的表现更糟了，大夫往笼子里一张望，小花就哈他，绿眼睛小尖牙，大夫说：“这猫怎么治呀？我一看她就要咬我！”七八个患者家属围着，当时我和丁大姐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瘦、因为打蔫儿就把猫送来看病，确实群护得过分了。这位老大夫说自己也饲喂着小区里的猫，提醒我俩尊重大自然的选择，群护不要过度，还讲了几个例子，听得我俩心服口服，琢磨着带回去再观察一下吧，然后开了30公里回家了，把小花和白厚道放归原处，小花在医院里被大夫讲了道理，完全听进去了，回家后胃口大开，罐头拌了消炎药，没半个月就胖起来了，就花了10块钱挂号费，真懂事，真争气。

白厚道从医院回来的晚上，还一颠一颠地跑出来吃晚饭，吃一会儿歇一会儿，从第二天晚上就不见了。那几天的气温骤降，丁大姐一早一晚就专门在小区里找他，深夜摇着猫粮桶，沙沙沙，那是猫族最喜欢的“音乐”。树丛、车棚、停车位都找遍了，呼啸的寒风里总是听到白厚道微弱的叫声，叫声沙哑时有时无，丁大姐怀疑自己幻听了，后来叫声没有了。搜索范围固定在一户加了一人高的挡板的院子，经过主人同意，我们搬了梯子爬进去，在一个纸箱子里找到白厚道，已经僵硬了。

三天的时间，白厚道也许得了胰腺炎或者肠梗阻之类的病症，去了医院，却没办法让大夫明白自己哪里不舒服，生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一块挡板之隔，时也命也。

和猫族相处近十年，是熟悉还是陌生？我仍然是不懂猫的，怎样才能取得猫族的完全信任？群护的界限在哪里？有效医疗和过度医疗的尺度如何把握？有限的时间和钱该怎么用？这些问题还是没有标准答案。

阿贵小年输液记

阿福和阿贵是花小春的儿子，2015年春末出生，跟着妈妈在静静姐主理的“柿树餐桌”吃饭，在自行车棚里睡觉。不知道为啥这母子三口运气特别不好，先是阿福在12月上旬无端受伤，脖子上有个血洞，发现时已经严重化脓了，好不容易抓到医院去治，一场手术把大夫累得满头大汗，连说惊险，好在术后恢复得很好，住了半个月医院就回到院子里了。

白腹狸花的阿贵性格比较温顺，从小和哥哥形影不离，入秋后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也许是哥哥住院的时候阿贵独睡冻坏了，寒冬一场大降温，阿贵得了鼻支，病情发展得特别快。这时夜里的气温已经跌破零下十度，只能去住院——哥哥出院弟弟住院。因为鼻子不通或者先天不足，住院时又添了巨食道的病症，换着看了几家医院全无效果，最后严重到大夫只肯给开点葡萄糖维持生命。阿贵本来可以被领养的，因为生病，领养的事告吹了。住院，寄养，出院，又住院，折腾了两个多月，最后在我家寄住度过最后的时间。阿福到处找不到弟弟，在冬夜最冷的那几天也失联了。最可惜的是他们的妈妈花小春，和水彩妹一样是美女猫、遗弃猫，阿福兄弟断奶后顺利绝育，在院子里晃荡着还算自由自在，不幸在春节前遭了野狗的袭击，惨不忍睹。

腊月二十三晚上，带阿贵去附近的医院输液。九点钟关门的医院，七点钟就已经没了往日的热闹，接诊的大夫脸色有点僵，语速特别快。这天是医院年尾聚餐的日子，手里没活儿的同事早早去饭馆等着了。

前面带猫看病的是个矮个儿小伙子，平头，迷彩衣运动鞋，站在医生面前晃晃悠悠的，站没站相，口音是北京偏北但是没出张家口。他的猫是只黄白猫，瘦了吧唧，精神萎靡，在医生的办公桌上溜达，但是比我包里半死不活的阿贵强太多了。我以为大夫会三言两语打发他走，谁知小伙子特别心细，连珠炮似的问大夫，这猫怎么了？会死吗？又痛说猫史：“俺家住一层，去年这猫自己进俺家院子里了，我说来都来了就住下吧，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只要你不怕狗，俺家有俩大狗——猫打蔫儿了两天没吃没喝，大夫您说它是不是被狗吓坏了，您看看怎么治，别让它死了，人家投奔我来了……”

吧啦吧啦吧啦……这俩人年龄相近，小伙子对大夫挺尊敬，一口一个“您”的，我在一边一直等着，心里觉得很抱歉，阿贵输液的话，会耽误护士聚餐的。年末聚餐喝大酒，一年就一回，再说我也想早点回家，不是我心狠，阿贵这病治也是没用的，只是耗时间。

虽然着急关门聚餐去，大夫还是给小伙子开了一沓化验单，让他交800块钱押金，先让猫住院，小伙子翻了兜只拿出五百元来，说：“我这只有500，先交400，留100吃饭，明天给您补上余下的400块？”话音未落大夫就说“行”。真到400块要出手了，小伙子忽然醒过闷儿来，弯腰把红票子举到猫脸前，使劲摇晃，声音都高了：“瞧你丫这德性，吃我喝我，还得花钱看病。我病了都不舍得花钱看，你丫下辈子得托生成人，报答我呀！听见没有！”

那猫就坐在医生的办公桌上，而且坐在医生的计算器上低头不语，小伙子质问着，她跳下桌子，开始抓椅子的呢绒面，小伙子呵斥：“还抓，这是公物，再抓人家不给你治了！”外面太吵了，阿贵从包里露一下头，又缩回去了，连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

大夫把“400块”黄白猫抱进住院间，一个小笼子铺着尿垫，干净温暖。小伙子追过去跟猫说：“瞧你丫现在享福了吧，这儿不错！大医院！我都想找地儿清静清静，你瞅我累了这一年多，什么事没经历过，净有人想欺负我，我想跟你换换，也躲起来清静一会儿！说谢谢呀？”猫当然没说，也不看主人，在笼子里溜达，笑眯眯地到处闻，看样子挺满意的。目睹这出活剧，我觉得这小伙子太紧张了，心又善，有这冤枉钱，买俩罐头吃吃得了。

护士准备给阿贵输液的空儿，小伙子又开始跟猫唠叨：“明天我再给你送钱来，好好治，咱家外头还欠着钱呢，我能扛，你住着吧！”又转头噘着牙花子问大夫，眉毛拧成疙瘩：“您说，它这得花多少钱呀？800块钱够吗？”大夫说，应该够了，没大毛病的话明天就出院，花不了多少……小伙子一听就乐了，觉得遇到了良心大夫，咧开嘴说：“太好了！没事就好，我明儿给您送条烟来，得谢谢您！”大夫连说没事，千万别，我不抽烟。小伙子说那我先出去吃碗面，再回来瞧瞧她，丫头认生呢，谢谢您了。“别来了，我们这儿马上关门了，放心吧！”小伙子琢磨一下，才咬着牙说，“得”，走了。

然后轮到我们阿贵输液，就在“400块”的旁边，阿贵弱得连挣扎的

劲儿都没有。护士心里火急火燎的，嘴上还挺耐心的，问阿贵什么病，还摸他的脑门。“喵——”阿贵轻轻地回喵了一声，转头向我眨眨眼，“我是懂礼貌的喵哦……”，我也摸摸他的头毛，说：“阿贵最好了，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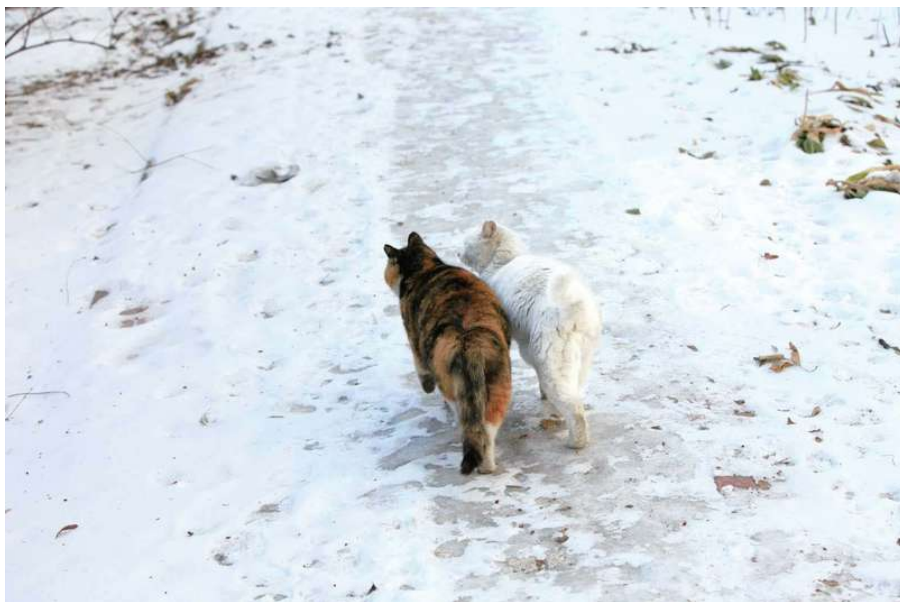
这时候屋里只有值班护士、阿贵和我三个了，那大夫已经脱了白大褂，换好厚外套，绕围巾系扣子，又跑进住院部，探头看“400块”，说：“可怜的小东西，吃完饭，我再回来看看你。”打个响指，风一样地跑去酒池肉林了。

2016年的寒冬，比往年更冷一些，“某壳网”推出“寒潮与灾害”的帖子，说：“北极漩涡，汲取地球之寒气，即将南下，其南下之深，史上罕见，近30年来只有1991年的寒潮可以与之相比……”

回家的路上，慢慢开着车，车里挺安静，我跟阿贵说，只要你能自己吃饭了，也不会再放你去流浪。我把你塞到王老师家去，她家有个“名额”，你有病也能接下你，我打包票，她家阔气，喝酸奶不用舔盖，罐头一柜子一柜子的，阿贵你争口气，阿贵……阿贵……

小年夜的烟花在远处、近处绽放，红红紫紫黄黄一撮一撮的，夜空亮了又暗下去，爆竹声连片响起来，嘭嘭——咣——刺啦——滋滋——刺啦——钻天猴冲上天，像牙钻似的声音让人心里酸苦，小阿贵在包里默默无声。

过年了，希望人和猫都平平安安，每一年都是。



水彩妹和白短圆已经回到喵星，想必那里洒满阳光，每朵花都结一个小鱼干。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冬天的雪化了，春天就会来了。

后记
“一期一会”

已经读到这里，我猜你是喜欢猫、喜欢这些四爪仙的，不然图什么？

猫族为什么如此迷人呢，伊们长着小孩儿一样圆溜溜的双眸，无知而好奇；脸颊上的胡子又像个固执的老人，什么都听不进去；身材像女人般曲线玲珑，精通古老的媚术，迈着优雅的步伐，又能像男人一样挥舞利爪，撕咬猎物。他们终日睡着，爬起来伸个懒腰，您就巴结着奉上美餐，伊们喵一声，整个世界就美爆了——建金字塔那伙人把猫当作神明供奉也不无道理。

那天跟阿贵说，只要你好一点、能自己吃东西了，我就把你送到王老师家去，她一定会收留，王老师心软，也因为黄大仙失踪。2014年底，黄大仙悄悄走了，王老师在大院里找两个月未果，半年后，忽然在大院的饮食点发现黄大仙，外形几乎没有变化，比住家时脏了一些，和一只白色女猫腻着，屁颠屁颠的。

猫族真是奇怪的动物，健忘的动物，不负责任的动物，他们以人类五六倍的速度冲向生命的终点，一时盼望回家，一时奔向自由。王老师抹起眼泪，几个月不见，黄大仙已经完全不认识她，转头就走。两年的相处，记忆全部消掉，这么快就“一期一会”了？

“一期一会”——日本茶道用语，一生是“一期”，“一会”是仅有一次的相会。漫漫人生似短又长，每个瞬间都不可复制，当把每个瞬间的机缘，看成一生中的唯一……因为记忆力差，我一直坚持在豆瓣上写日志，记录刺猬咳嗽着爬进树丛；忆郭和黄贰在蔷薇花下围观大马蜂；小健和小黑鱼化敌为友耳鬓厮磨；一拨一拨的小奶猫长成大猫，也许进入家庭，也许继续流浪。猫生冷暖，缘起缘灭，我都想记录下来。春天在埋葬猫姥姥的地方种上一丛马缨花，也是怕忘记了。

2015年11月末的一个傍晚，猫姥姥在停车场溜达，脑袋被汽车撞个正着，当时就没气了，她的被毛光滑油润，软乎乎的，摸着还温热，用

一块干干净净的小花布把她包好，挖开冻土埋在松树底下，一锹一锹的土把这个坑填平，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棵树离小石桌特别近，是每天夜里十点钟派饭的地方。隔了三个多月，这里又埋了小阿贵和她作伴，阿贵因病不治，终究回了喵星。

日志已经写到第八个年头，猫族在“昌平国”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像萤火虫一样明灭无常，有一天丁大姐隔着窗子看到“忆郭”从院墙上回来了，细看又不是，心酸半晌；白短圆仍然形单影只享受孤独，三不五时穿上隐身衣消失几天，直到2017年5月的一天，她被隔壁小区的野狗攻击而死，也埋在猫姥姥的墓旁，“食堂管理员”们终于知道她的地址，不必再花心思寻找。虽然有风花雪月蚂蚱蝴蝶，猫族的流浪生活艰辛又残酷，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有一天，陌生的豆瓣友邻发来照片说，一直看你的日志，在某处看到只喵，活脱是老郭……

嗨，老郭你好，投胎了没有，幸不幸福？正好有事问你。

“咱们的‘台历生意’要不要扩大经营？拉下脸来使劲吆喝或者干脆众筹，卖2000本、5000本，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老郭打个哈欠说：“你省省吧，少一点，慢一点，长久一点，整日忙忙叨叨呼天抢地的，可不配当猫族之友哦。”

“老郭你的意思是，轻松一点儿？”“嗯，喵！”我掏出笔记本，猛记。

喵星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昌平国”亲爱的邻居。

谢谢豆瓣上多年支持的友邻。



感谢这一场相逢，有缘再见。